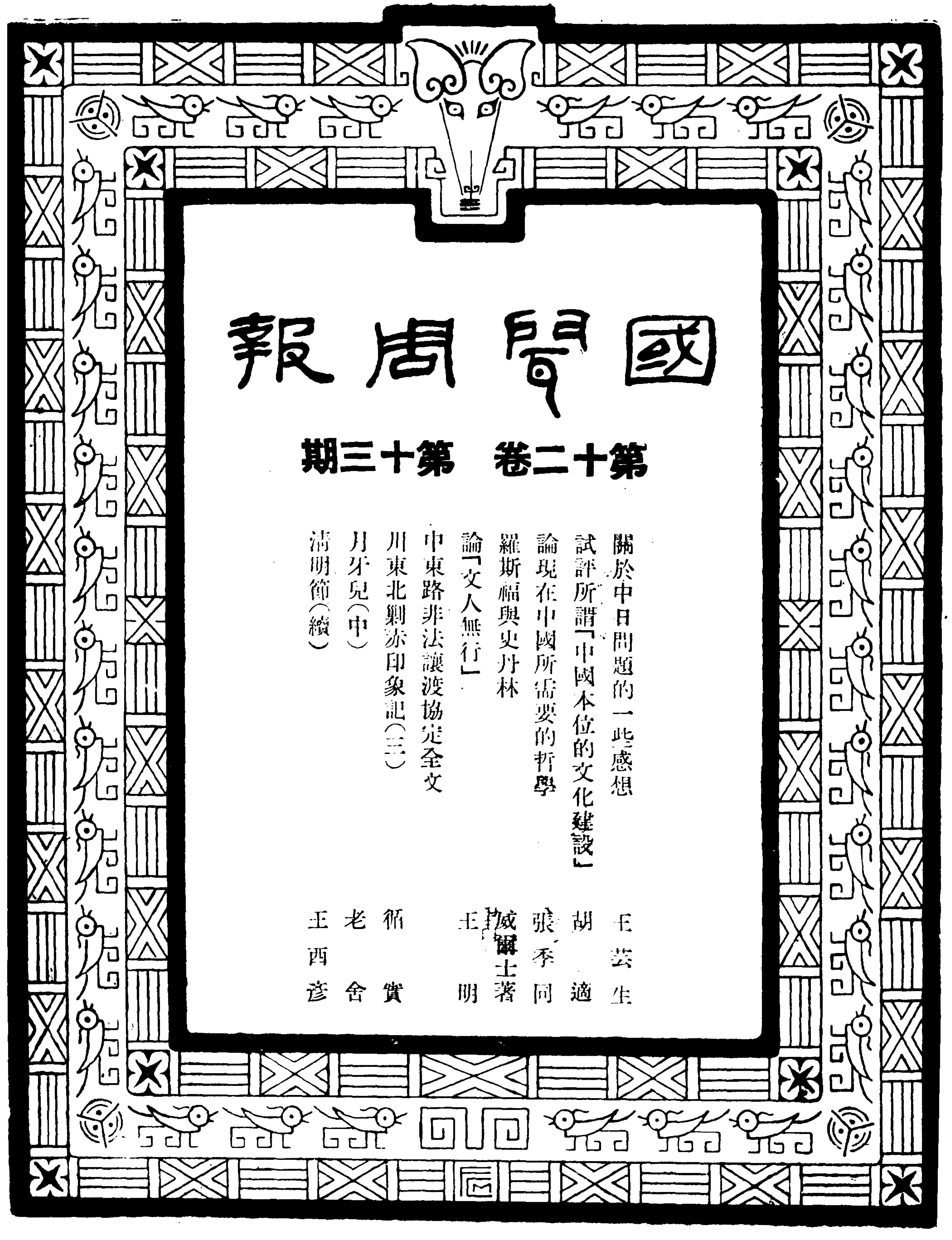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十三期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梅蘭芳

——在蘇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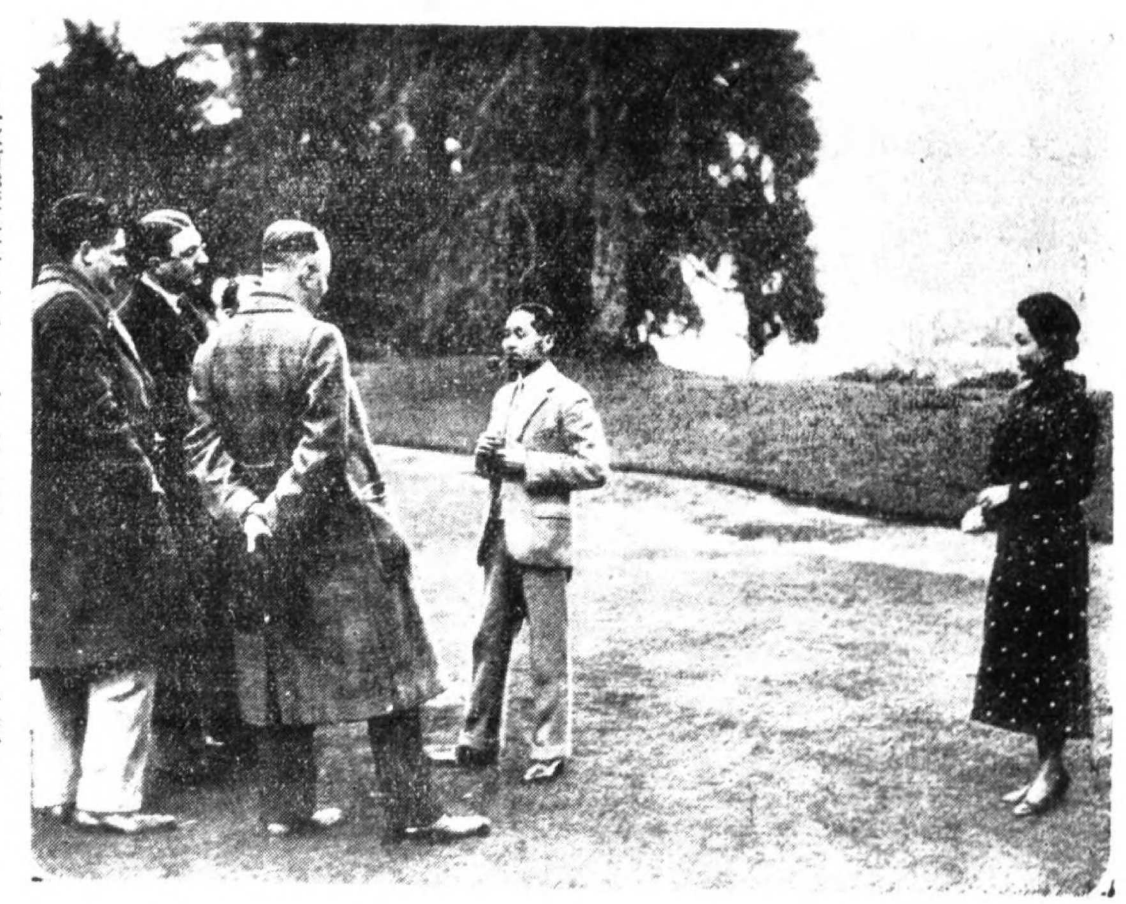
（上）梅劇團三月十二日抵莫斯科，在車站上留影，右首第一人爲梅蘭芳，餘爲姚玉芙霍文元張蓬春王少亭余上沅等人。



（中）十四日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宴梅留影，其左爲卡美尼劇院院長泰依洛夫，其右爲名導演家愛森坦。（下）胡蝶女士與蘇俄文化協會藝術部主任乞爾梁斯克，攝於莫斯科車站。

暹羅王位之遞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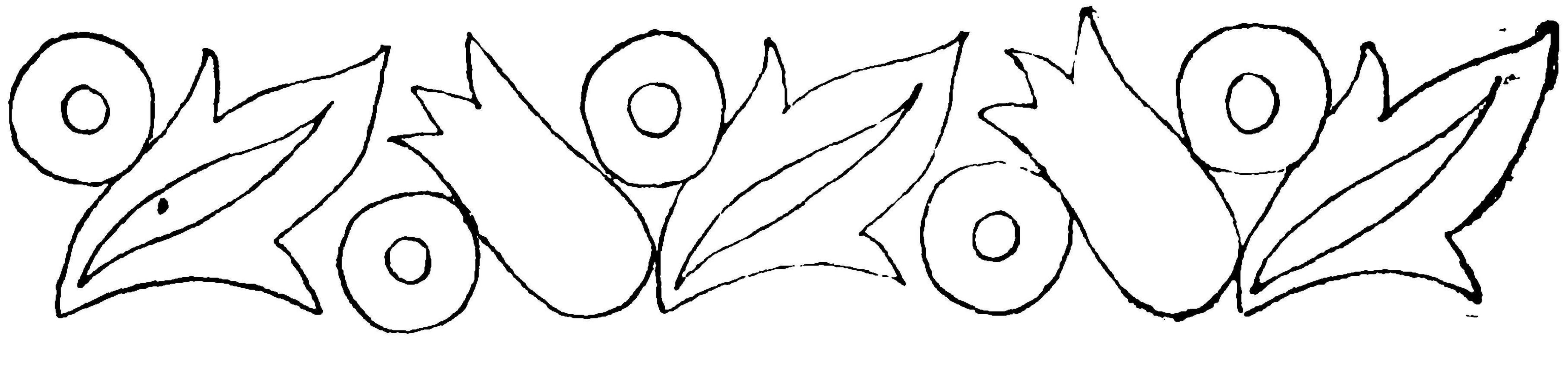


(上)新繼王位之 Ananda Mahidol，年方十一歲。
(下)辭職後之暹王 Prajadhipok 及王后。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四月八日出版



一周簡評

國際借欵說

自上月初英國政府提出國際對華援助以來，一時即有國際借欵的傳說；旋英使賈德幹入京，對我外交財政當局迭有接洽，又有借欵二三千萬金鎊的傳說；最近據本月二日哈瓦斯社倫敦電訊，英國提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邀請英法日美比諸國銀行代表參加，會同討論中國貨幣形勢。這事從國際的意義上看，是中日經濟提携的反響。英國恐怕中日眞正提携了，成爲日本壟斷東亞的局勢，於是有這種運動，用國際銀團（賡續四國銀團或更擴大）的方式，來維持一個均勢。這復活國際銀團的運動，乃是一種外交姿態。當去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發表時，英國對日本的抗議，即曾提及四國銀團的存在；現在看中國似有跟着日本走的模樣，於是便正式運用這個方式，以冀維持均勢。

依中國的立場，中國根本不承認國際銀團的存在。過去國際銀團的組織，根本用意是在共同壟斷對中國的投資權，限制中國借欵的自由，實違反中國本身的利益，中國既未參加國際銀團協定，故也不受其法律拘束。就現在論，四國銀團在法理與事實上均已不存在，中國欲向何國借欵，有絕對自由。國際銀團的復活運動，在原則上，中國是不應該贊成的。我們判斷，這事不易成功。英國作此提議，根本是一種外交作用，能否成爲事實，大半要看日本的態度如何。英國所擬議的國際銀團，雖有日本一份；但日本的做法，是要獨占，是要支配一切。這與她的支配慾相反，必將起而反對。這是一點。再從中國方面設想，目前固已陷於經濟恐慌的境地，根本還須自救。在外交方面，接受國際投資，或有牽制日本的作用，但事未必有成，日本必然作梗。在經濟方面，也不合算。現在各國都行貨幣膨脹政策，金幣大大跌價，現在借了金幣，將來還金子時，金銀比價若有變動，簡直是吃不起的虧。近傳蔣委員長正在策劃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內容雖尙不詳，顧名思義，必是一種自救運動。以現中國的處境，無論國際共同借欵或是日本單獨借欵，均帶有一種毒質，還是做些自救的功夫吧。（芸生）

最近的剿匪軍事

近一週的勦匪軍事，轉趨緊張。川北方面，因爲田頌堯部作戰不力，放棄蒼溪．閬中．劍閣．南部，徐向前股長驅西犯，渡過嘉陵江，大有進犯成都的危險。黔北方面，因爲蔣委員長親自到貴陽督戰，朱毛餘衆，遂不得不作困獸之鬥

。據達日電訊，朱毛已自遵義桐梓，渡過烏江，而達距貴陽百餘里之息烽。自二日以來迭有激戰，當係主力接觸。這方面的剿匪軍，薛岳所部是中央軍的硬旅，黔軍隨戰，桂軍亦將出動，實力相當雄厚。剿匪軍事最麻煩的是找不到匪的主力，現在既已到主力戰的階段，則最近期間必有一個結果。川北比較棘手，田頌堯已撤職查辦，軍事上當另有一番布置。只要川中士氣振作，實力充實，使匪不致逼近成都，胡宗南部已接防昭化廣元，跟踪西進，當可收夾擊之效。

（草人）

傀儡溥儀到東京

傀儡溥儀定於本月六日到東京。這事日本宣傳多日，當做一件大事。其實所謂「滿洲國」，根本就是日本製造出來的。私生子到娘家看看，爲啥稀奇？

駐東京的各國使節決定不與溥儀往還，以表示不承認「滿洲國」之意。這是這齣滑稽戲的美中不足！日本招待傀儡，請起客來，恐怕只有薩爾瓦多的代表作陪客吧。（草人）

艾頓報聘俄波

上週英德會議，英國碰壁以後，繼以艾頓莫斯科的報聘，相形之下，愈顯出冷暖的異態。斯丹林對英代表的破例晉接，一方面固屬重視兩大國間的親交關係，更可以表現出蘇俄外交手段的靈活，善於利用時機。蘇俄將由對英敦睦一點上，施展他肆應東西兩大强鄰的策略，眞有手揮目送，運轉自如之妙！

英俄會談當中，最值吾人注意的一點，當然是遠東問題。關於這問題有種種的傳說，但是去實際的可能性過遠。我們以爲談話的程度，大概以交換意見爲止，比較近於眞相，但是即此於遠東問題亦不爲無益了。此次英俄談話的主要着眼點，仍在東歐安全問題，因爲這問題於蘇俄有切膚之感，這是蘇俄當局所苦心焦慮的。但是蘇俄對此的態度也很鮮明，就是他們信任武力的準備，過於紙上的公約。

英國保守黨對俄，一向是存偏見的，這次艾頓赴俄能將蘇俄眞實態度，向英閣報告，於英俄間的諒解，是極有用的。艾頓是英國外交界後起之秀，允爲赴俄代表的適當人物。李維諾夫的臨別祝詞，希望艾氏成功，以爲這也就是蘇俄的成功，肺腑之言，十分耐人回味。

波蘭和德國近來沆瀣一氣，這次艾頓訪波的使命，無非在交換意見，稍圖解除誤會，相信波蘭的立場，一時是不會變更的。至於艾頓赴捷克談話的結果，在脫稿時尙未明瞭，不過捷克和英國的邦交，一向很好，所以這次談話，大概可以收相當良好的結果。（素）

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

王芸生

近來無論遇到生熟朋友，每以中日問題相詢。其實我對於目前中日關係的內幕毫無聞知，所有的只是個人一些感想而已；現在便將這一些感想約略寫些出來，以當與各位朋友面談。

我以為中日關係的演進有三條路可循：（一）由日本交還中國東北四省主權，全盤解決兩國懸案。（二）中國暫不索還東北，日本勿再作進一步的侵略，讓中國自做整理內部的工作。（三）依照天羽聲明，實行亞洲門羅主義，中國完全跟着日本走。第一條路最合理，畢竟是一個理想，除非日本澈底覺悟，尚難實現。第二條路是消極相安的，恐怕日本也還不肯。這是由於心理上的互不信任。我們不妨作一個絕大的假設，假設中日間簽訂一個條約，中國放棄了東北主權，日本保證以後不再侵凌中國。不用說中國不相信日本的保證，同時日本也不放心中國自強後永不索還東北。這兩條路目前既都難望通行，所餘的便是第三條路。

日本對於中國，有着強烈的優越感與支配慾，兩國的國力又強弱懸殊，在日本武人看來，對於中國真是欲如何便如何，所以尚有幾微躊躇者，只是對於殘餘的國際均勢還有些顧慮而已。

我對於近來中日提携的呼聲，以為若能實現，豈不甚佳；只是事實不容許我們這樣樂觀。在中日提携呼聲最高的時候，日外相廣田對議會說：「天羽聲明各方面或有多少誤會之處，然現在之對華政策，其根本即依據此主旨，今後仍擬努力闡明日本在東洋之立場」。這是公開的說天羽聲明仍然存在，且將努力使其貫澈。日本心目中的中日提携，是個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日本要中國跟着她走，不一定用武力壓迫，換個方式也可試試。她要中國人根本消滅了反日思想；派顧問，供軍械，以握中國的軍事權；投資，借款，以握中國的經濟權。假使日本的中日提携的手段是如此的，除了消滅反日思想還須另有前提外，其餘兩種在歷史上都已演過了。民國六七年安

福當國時期的中日軍事協定，以及供軍械，派顧問，已相當的拿到中國的軍權，但經直皖一戰，這些權利便已風流雲散。日本的心機也枉費了。同時西原借款的大把撒錢，在當時何嘗不是出色的做法；但結果日本白花了幾萬萬寃錢，造成一篇爛賬，使勝田西原諸人不免賣國之名，現在想來，眞是不值得。這些歷史教訓，日本人若不善忘，當還記得。

日本報紙雜誌上，多載日使有吉及鈴木影佐等會見蔣委員長時，曾提出取締排日問題，並涉及教育方面。這事無論確否，可見日本有此用心。中日間積憾的因素若不存在，反日思想自然也不存在。日本若以為連感情都可以不必用公道取得，那眞是太武斷了。中國人最愛稱道的「臥薪嘗膽」的故事便是好例，武力優越者可以亡人之國，奴人之君，但絕不能征服人人的心。日本若要中國人不存反日思想，很容易，很簡單，那便是公道的剷除中日間的積憾。我所舉的第一條路，是消滅反日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國人不承認「滿洲國」，絕不是感情問題，而是事實問題。日本若不停止製造事實，而望中國人消滅感情，豈非不智？日本現在對於「戰區」內的小問題，還時時搗麻煩，彷彿惟恐中國人忘記了日本的暴行似的，怎麼會讓中國人發生好感呢？

張伯苓先生曾說過一句名言：「日本人處處皆可愛，只是欺負中國最可恨。」我以為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態度，完全是優越感與支配慾在那里作祟。日本若拋棄了這種優越感與支配慾，不僅中日兩國能舉共存共榮之實，則亞洲福利及世界和平均將因而奠定。目前的中日提携運動，若建立在這種精神上，無疑的，全中國人都竭誠歡迎。我們對於日本人士迫切希望的，便是澈底覺悟中日兩國有眞正共存共榮的必要，根本拋棄那種不必要的優越感及不可能的支配慾。

中日關係的缺陷，中國方面也應負一份責任。中國對於日本，以前是太忽視，現在是太害怕，結果採取了一個一貫的規避態度。這是不對的。中日兩國比鄰而居，中國若規避了日本，那里還有外交？反之，在日本方面，亦然。日本的全部外交史都是以中國做對象，中國怎能規避日本？以前的政府忽視日本，還可說是認識不足，國民黨也規避日本，便不可解了。我在前年九月曾寫了一篇「國民黨與中日外交」，現在仍可引用一段在下面：

「中日比鄰而居，為屹然不變之事實，無論如何仇讐，彼既不能東越太平洋而遷至彼岸，我亦不能西移而達大西洋之濱，此無可如何之事也。吾人嘗回溯近二十餘年之中日關係史，對於在國民黨統治下之中國遭日本如此

之重辱，輒不勝奇異之感。蓋國民黨非不了解日本亦非與日本不通情愫之政團也。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事業，與日本淵源甚深，同盟會成立於日本，辛亥革命頗得日本朝野人士之同情與援助，二次革命又得日本之助，失敗後復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此後討袁護法諸役，無不與日本通聲氣，迄十三年北上時，猶繞道日本，宣揚其大亞洲主義。觀孫先生之外交政策，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其手段雖間有不暇慎擇之處，而其重視日本，固應為中國外交不易之原則，此孫先生之所以偉大也。今黨中要人如汪精衛，胡展堂，蔣介石，戴季陶，張溥泉，鄒海濱諸氏，均曾追隨孫先生出入日本，晉接彼邦朝野要人，或參與機樞，或親任舌人，於孫先生之外交政策當然夙所領略，……顧自國民黨執政以來，何以竟與日本相忘無形，若不知其存在者。其對日本之認識及應付，反不及袁段及張雨亭諸氏，此亦令人難解。猶憶武漢政府時代，或有以中日外交前途詢之某重要當局者，某氏以「不能談」三字對之。豈不談即無問題乎？滋可異也。迨奠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之外交，全副精神置於有名無實之關稅自主及撤銷領事裁判權等事，對日本殊漠漠。雖曾經十七年濟南事件，而猶不事釜底抽薪之策，徒切憤激，動張意氣，每以瑣屑，積成大憾。在日本竊妄狠毒，甘冒不韙，種兩國國民百年之禍根，誠哉鹵莽滅裂；在我以弱忽強，禍不自覺，又豈非愚而又愚乎？」

（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公報社評）

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認為我們的政府不應該規避日本，而應袒懷與她相見，走堂堂正正的外交路。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機會不常有，我們曾在那不常有的機會中有過相當的收穫，但也中了不輕的毒——便是拒絕直接交涉。「不直接交涉」這個口號，曾使我們收回半個山東，但牠的流毒卻使我們失掉整個的東北。這個教訓還不夠大嗎？現在中日提攜的呼聲之下，不論日本方面的動機如何，我們都應該毫不規避，與她交涉，與她談判，果有互利的提攜，儘可考量。總之，我們的國家既已走到嚴重歷史的面前，便不怕和它對面，並且要勇敢的和它對面。

最後我再忠告日本人士，我所舉的第三條路乃是違反共存共榮的死路，惟有第一條路是康莊大道。何時能走上這條康莊大道，那就須訴之於全日本人士的健全理智了。

至於我們中國，政府應有臨難的勇氣，苦幹的精神，盡其所應盡的責任；國民每個人都要覺悟我們是這個五千年大國的孽子孽孫，當前的運命，無論為禍為福，誰都不能避免，惟有加倍努力，勤奮做事，硬朗做人。一個國家，有盡責的政府和硬朗的國民，是不會滅亡的！

廿四年四月二日

一篇含有中國色彩的西洋小說

江寄萍

西洋文學的作品中很少帶有中國色彩的，有的除非是作者對於中國的國情很明瞭。美國賈克倫敦有一篇短篇小說叫作「阿金的淚」，便頗含有中國色彩。這裏面敘述一個中國拉船縴的工人名叫阿金的，在檀香山做了幾十年的苦工居然闊起來，開了一個很大的「阿金公司」。他到五十幾歲還沒有娶妻。他的母親是很頑固的。阿金雖然是這樣大的年歲了，然而他的母親還是時常拿着拐杖打他，不管是在花園裏，或是在街上，如果她的脾氣發作起來的時候，便拿拐杖來在阿金身上敲打一頓，他便跪在地上受打，也不哭出一聲來。他爲娶妻的事，却很受了他母親的幾頓打。她的思想同他的思想不相同。她想叫她兒子娶一個小脚的，慣受作奴隸的女子作妻，好由她來操縱她；但阿金的思想却是新的，他需要一個自由的，瀟洒的，快步的，天足的婦人。在這地方便表示出新舊思想的衝突，中國這許多年來，雖說是進化了不少，然而中國的家庭大多數仍是陷在這種矛盾的衝突之中。阿金因爲需要這樣一個女子，便愛上了一個「卡那卡」的母親所生的女兒麗華了，在阿金的母親的眼中，她是決沒有資格作她的兒媳的，她穿短裙和胸褡，著高跟鞋，並且她還是死過兩丈夫的寡婦了。阿金的母親的思想是這樣，如果阿金娶她，他也是非死不可的。但阿金却有一個堅決的志願，如果不是娶麗華作妻，他情願終身是童男。在這篇小說中形容他倆的相愛，有幾句很妙的句子：

「當他想起麗華時，他却變成一個詩人了。他用姓名的詩句想她，把女子變成美麗的花的名字，和工穩的涵蓄的隱喻。她對於他，在全世界的男子當中單獨對於他，是他的梅花，他的女性之型，他的和平之花，他的荷花，和他的忘機之境。當他念着這些親暱的名字時，在他看來，牠們好像流水的漣漪，銀鐘的玎璫，夾竹桃和茉莉的馨香。她是他的婦人之詩，一篇快樂的抒情詩，一種有靈有肉的三度的快樂，一種佳運，和一種被掌管男女的悲歡的神道們在初有男女之前便註定的良緣。」

有一天阿金到中國醫神廟去給他母親求詩，麗華也乘機到那裏去拜訪他。他們正在情話的時候，阿金的母親趕來了。看見了麗華和阿金，便氣得臉都發青了。她便在那裏把阿金暴打了一頓。這次阿金便與往常不同的大哭起來。人人都有點奇怪，不曉得阿金這次爲什麼會哭了。麗華問他，他說：「你同我結了婚之後便會知道的。」過了不久他母親便老死了。阿金便娶了麗華。她在結婚的夜裏便問他那天他母親打他，他爲什麼哭，阿金的答語是這樣的：

「我哭，是因爲我忽然知道我的母親已經接近她的盡頭。她的敲打已經沒有重量，也沒有痛苦。我哭的是她不再有力量打得我痛了。這就是我號哭的原因。」

這便是孝，在這裏形容阿金是孝子。他心裏是很苦痛的，他已經是活了五十幾的人了，而且勞苦了半生，他需要一個活潑的好的妻，然而他的母親偏不許他。我相信這種樣的家庭在中國現在仍然很多！這篇小說，彷彿是一個中國傳說的故事，我小時還聽說過，但記不淸是誰了，也是說一個母親時常打她的兒子，他也很馴順的受打，永遠不敢哭，怕他母親傷心。後來他母親年歲老了，仍然是打他，這一天他便哭了。他的母親問他爲什麼哭，他才說她打的他已不如已先的重了，恐怕這樣受母親的打也沒有多少時候了，他的母親也哭了，從此便不再打他。這故事頗與這篇小說相同。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胡 適

新年裏，薩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三個月裏，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曾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這是很可驚異的！因爲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爲體」嗎？「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爲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脚，鴉片等等爲「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爲「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爲鑒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爲他們的主張裏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爲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裏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歎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的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人們却至今日還不會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復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人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調和的烟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捨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的烟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脚，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査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

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爲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推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推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推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表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鉅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脚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爲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脚剪髮爲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爲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脚是放了，髮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徹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波瀾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會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脚，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担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眞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爲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烟幕彈。

（錄三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

張季同

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哲學，最近又頗有人提起。（注）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哲學，本不始於今日，然而在今日實乃尤急。不過却也有人不能認識出這項需要。一般的識見總以爲現在中國只需要科學工藝。當然科學工藝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然而中國所需要却非止於科學工藝。且如沒有哲學，沒有統一的思想系統，縱即學會了人家的科學工藝，恐也未足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文化；而科學工藝或且枉被用以達到不正當的目的，有益的工具作成了戕賊人羣的利器。

意識雖受生活的決定，然而理論却可作實踐的前導。沒有理論作指針的實踐，常會是妄作而無功的。學科學的人常藐視哲學，認哲學爲玄虛；重實際的人常藐視哲學，認哲學爲空談：其實這都是錯誤。科學總不免假設，自以爲能離開哲學的科學家，不過以常識爲其哲學，而常識乃是最粗浮的哲學。實踐總須有目標，自以爲離開理論的行事者，不過以衝動或片斷的思想爲依歸，而所追求者常不免於不值追求。

尤其在中國現在，國家與文化都在存亡絕續之交，人們或失其自信，或甘于萎墜，最大的一國竟若不成國，最多的人民竟若無一人；在此時，如企圖民族復興，文化再生，更必須國人對于世界對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認識，共同統會于一個大理想之下，勇猛奮鬥，精進不息。在此時是需要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作一切行動事業之最高指針的。

中國舊哲學既已過去，而西洋哲學思想未必即能適合現在中國的需要。他國的哲學思想本都是爲適應各該國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强欲取來以爲己用，是既不合理且亦無益的。中國現在惟有自己創造其新的哲學。

然而現在中國需要一個什麽樣的哲學呢？

我覺得，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最少須能滿足如下的的四條件：

（一）能融會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與西洋哲學之優長以爲一大系統。

（二）能激勵鼓舞國人的精神，給國人一種力量。

（三）能創發一個新的一貫大原則，並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與現代科學知識相應合。

首先，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必須是綜合的。保守舊哲學的傳統或根本唾棄舊哲學而企圖作西洋哲學統系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應付現代中國之特殊需要的。對於中國過去哲學須能抉取其精粹而發展之光大之，辨識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時對於西洋哲學，亦要批判之吸收之。所以必須有兩方面的工作：一，中國哲學之批判與繼續；二，對於西洋哲學之迎頭趕上。中國以往哲學中假如有好的東西，則這好的東西之維護與發揚，乃是中國今後治哲學者的責任；中國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態的有害的東西則這病態的有害的東西之矯正與克服，也是中國今後治哲學者的責任。而且，一種哲學必與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矯正其民族的病態，乃有積極的作用。來本之哲學非不精純，而德國的正統派哲學之祖終歸康德，正因康德哲學能適應德國人的需要；羅愛思哲學非不深刻，而不如詹美士哲學之能影響美國人，正因詹美士哲學才是特色地美國的。所以建立哲學不顧及本國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後的新中國哲學，在一意義上，必是中國以往哲學之繼續發展。然而却亦不能不適應世界哲學的大流，更必要趕上西洋哲學。所謂迎頭趕上即是以現代西洋哲學所達到的境界為基礎而即據之作更進的發展，不要重演西洋哲學所經過的階段。從西洋哲學史看，落後國家之哲學對於先進國家之哲學，常取迎頭趕上的途徑。最顯著的莫若康德，對於英法哲學；德國并不重演英法哲學所經過的階段，而即以英法哲學所達到的結果作底基，加以批判，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不只要吸收西洋哲學，我們也要加以批判，西洋哲學中因西洋人之種族的偏蔽而有的謬妄，我們是無需也採納過來的。

其次，亡國有亡國的哲學，興國亦須有興國的哲學。頹廢的思想可以促進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學可以激發民族的潛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乃是一種有力量的哲學，能給中華民族以勇氣的哲學。須能從絕望中看出生路，從危險中看出光明，從死中看出生，從否定中看出更進的肯定。須能鼓舞人的勇氣，培養人的鬥爭意志，激勵人的堅忍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把中國從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于民族的再興。在一時代能有積極作用的哲學，必是能助其民族應付新環境的哲學，有變革現實之力量的哲學。中國以前思想，蔽於靜而不知動，蔽於家而不知羣，蔽於中庸而不知力；今後思想，應注重力，羣，動：注重克服環境而利用之，注重

自作主宰幷主宰環境之理想。

復次，我們所要創造的新哲學，固須綜合東西所有哲學之長，然而綜合應有別於混合或調和。眞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必有一個新的一貫的大原則，爲其哲學之根本義，爲其系統之中心點，以之應用於各方面，以之統貫各部分。這個一貫的一原則却不是可以從別的哲學中取來的，而必須是新創的。有了這樣的大原則，然後才能成爲偉大的哲學。並且，一個新哲學，必更有其新創的方法。有了新方法新工具，然後才能見前人之所未見，發前人之所未發，才能有新的創獲，才能得到更近于眞理的系統。不能發明新方法新工具是不能創出眞正的新哲學的。

更次，在今日，精確而可靠的哲學，必與科學相應不違。哲學可批評科學，可考察科學之根本假設，然而在根本上哲學是不能乖乎科學的。完全在某一時代的科學知識上建立一個頭重脚輕的哲學系統，固然不必，且常有隨所根據的科學知識之倒塌而倒塌的危險，然而哲學理論是不能不顧及科學研究之所得的。今後健全的哲學，必與科學一致而排棄宗教，爲宗教張目或爲變相宗教的哲學，不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

爲滿足上述各條件，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在內容方面，似乎更必須具有如下的性徵：

一　在一意謂上是唯物的，

二　在一意謂上是理想的，

三　是對理的，

四　是批評的。

心不能離物而有，物總是心之所待，這是稍有客觀態度的人所必承認的。理想須根據現實中的可能；理想固然是要對現實加以改造，然而却亦爲現實的條件所決定；離開物的基礎而只談理想，不過是空想而已。把宇宙人生理想化，講先于自然統乎一切的大心，也不過是自騙而已。粗是精之原，迹是義之基，只有注意物的基礎，然後心的現象才可解說，然後社會的變革才能有實際。一個哲學，如是一個有力的哲學，有變革世界之力量的哲學，必注意物質的現實。

然而承認物質實在爲根本，却並非甘受物質現實的限制，更須敢于變革現實，克服現實。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必能懸定偉大的理想。不敢懸理想與不敢看實際，是一樣的病態。人羣是必有一個偉大的理想作其努力的目標，以一卓越的當然原則裁判其生活，然後才能有所成。一個民族，必須有值得爲之犧牲的理想，人民更必須有爲理想而犧牲的精神，然後這個民族才能盛强。有這種大理想，才能促起人們的努力，才能鼓舞起人們的勇氣。有了這種大理想，人們才會覺得人生有意義，才會覺得人生有價值；沒有這種大理想，人們會感到空虛，無謂，因而萎靡，墮退。這種大理想，是一個健全的民族所必須有，而宣示這種大理想者，當是哲學。

新哲學欲能綜合各哲學之長，欲了解宇宙人生之實相而

無所蔽，則更必須是「對理」的（Dialectical）。必能見兩之一，對之合，相反之相成，矛盾之融結；以及一之兩，合之乖，統一中之互違，諧和中之矛盾。如此方能兼綜衆善，方能融會異見，方能免於顧彼失此，方能不至以偏該全。對理是解蔽之術，是綜合之方。而且，欲能挽救危亡，轉弱爲強，其哲學尤須是對理的。對理原是對待厄運應付險夷的法門。惟用對理乃能看出強敵之必終於衰弱，被壓迫民族之必終於盛強。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禍福相倚，否泰相易。惟由對理乃能見險阻爲進步之條件，苦厄是昌盛之所待；經否定後乃有更高的肯定，有被克服之危險乃有克服人之可能。善用對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

復次，哲學必須是精密的，即必須是充分的「哲學的」；因而，必須是批評的。批評即武斷之反，如不願是武斷的，便必須是批評的。用一名，須有其明切的義界；立一說，須有其精嚴的論證。不能證者不立，不可驗者不持。二義不可表以一名，兩意不可混於一辭。無當辨而不辨者，無日用而不知者。可再分析即再分析，可再細求即再細求。哲學務在求真知，原必須是極其矜愼謹嚴的。

我覺得今日如欲創造新哲學，至少必能滿足上述各條件，具有上述各性徵，然後才能對於新中國之興起有積極的作用；在現在中國才算有意義的哲學，才能有指導的力量。不然，縱或能成立一個系統，也必只是無益而且無謂的，不能有響影于大衆，且必一現即滅　不能維持於久遠。

現在中國人的思想，或則依旁古人，或則追隨西哲，有獨立的氣魄的，實在太少。但文化之重建，須先有思想之獨立，而如欲思想獨立，必須有哲學之創造。中國現在處處受帝國主義的束縛與宰制，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爲所制限。然而在學術方面，帝國主義究還沒有加施直接的束縛，雖亦有文化的侵略。假若在未受束縛的學術思想領域，中國猶不能獨立，則在深受束縛的政治經濟方面的獨立，更必是空談了。所以現在中國假如還有再興的希望，其第一步的表現必是哲學思想之再興。

中國能不能建立起新的偉大的哲學，是中國民族能不能再興之確切的指示。而如想創造新的哲學，必須先認清現在中國所需要。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

注　吳俊升先生在去冬發表過一篇「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載大公報明日之教育周刊第四十三期），認爲現在中國的教育需要一種哲學來作指導的原則，立論甚精。張君勱先生在月前曾發表一篇「中國新哲學之創造」（載北平晨報學園七八三號至七八六號）認爲現在中國不但需要哲學而且應該創造新哲學，亦甚有見地。



羅斯福與史丹林

威爾士著
李應元譯

去年英國大思想家及小說家威爾士（H. G. Wells）與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和蘇俄共黨領袖史丹林的談話，已散見中外各報，讀者莫不注意。但威爾士自己對於羅，史二氏的感想，批評，及其訪問經過，直至威爾士著「自傳的嘗試」（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出版後，纔公諸於世。現在節譯於後，以餉讀者。

譯者識

（一）在美國

我到紐約後，即從各方開始探聽關於「新政」的意見，因爲我要在會晤羅斯福之前，看看他週圍的空氣。各方面的朋友爲我找了意見最紛歧的人們，舉行了不少的談話會，我也寫信問過消息最靈通的人們。他們都自由地談論，無所隱諱，不過什麽人都說了些什麽話，我不能完全寫出。在一次的談話中，我坐在一位謙卑的青年旁邊，他的名字我未曾聽清，他對我展開了他的世界觀，他的觀念好像與我所學的，所想的，完全相同，但比我的思想有次序，比較的眞實。以後發覺此人乃是「智囊團」的波爾（A. A. Berle）。「同你有一樣觀念的人共有多少？」我想問他，而終未問。

以後我聽着在對面桌子那邊，一位蒼色頭髮，聲音宏亮的某大公司的老板，痛罵美國的一切新事業，從美國總統一直駡到所有的失業者。他要求恢復一九二四年或一九二六年的好日子；他說自從那年以後，他未曾看到一點物質的繁榮。我又想：「像你這樣的有多少？」他對於經濟的無政府主義，貿易盛衰的循環，有不能動搖的信心。他辯論道：祗因現在的經濟蕭條特別嚴重，特別延長，將來恢復起來，也會格外的繁榮。

界於這瞭解與拒絕眞實的兩種極端之間，還有特別複雜的意見。我和一對喜氣洋洋的紐約共產黨員作過一次舌戰。他們是純粹的共產主義者，像他們的祖先信仰清淨教一樣的純粹，一樣的頑梗。他們是富家出身，然他們引徵馬克斯的

信仰，哲學，心理學，以及他那不可否認的非常智慧時，在他們看來，列寧簡直是白活了一世。他們反對「新政」，與蒼髮老板同一的激烈，同一的不合胡。羅斯福，他們說，「正在扶持資本主義。」他想設法避免社會革命，逃脫無產階級的專政。他愈努力去幹，而結果愈糟，因爲在羅斯福的政策上，它無眞正的福利可言。這些純粹的共產黨員們如此的談論。

在聯邦政府之外，向有一些大學教授，著作家，科學家，技術專家和思想活動的閒人，常常發表言論，批評政府。這個智慧的集團比英國的較有勢力，雖然在思想上不若英國的周密，可比較勇敢，豪直。美國商人曾經送過他們一些尊號，叫他們爲「長髮激烈分子」或「客廳社會主義者」或「狂人」。他們的聲勢雖然一天比一天擴大，但商人都置之不理。自經濟恐慌達到極點以後，商人纔發覺這些「狂人」也許是「專家」。現在羅斯福爲救濟恐慌，常請教於他們，商人左思右想莫明其妙。新聞記者也不知他們所建議的是福是禍，就隨便送他們一個新名辭，「智囊團」(Brain Trust)，以致世界皆知。我詳細考察了一番，知道這些「智囊」並無組織，亦無共同的主義，在聯合上，決不像樹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激烈派，更不像蘇俄革命前的過激黨。他們的傳統思想，性格，都很複雜，他們大家分散在各地，唯一的共同趨向是以科學的分析，站在公衆的利益上，實際來解除財政上，實業上的困難。祇因羅斯福不時地召集他們，有的安置在聯邦政府裏，外界不明眞像，使以爲他們有什麼組織。

在紐約漢哥俱樂部我與馬萊 (Raymond Moley) 長談的時候，他很清楚地告訴我關於「智囊團」的一切。他把這些「智囊」的勢力，區分爲三：(一)貨幣統制家，如費沙爾敎授(Professor Irving Fisher)，洛基爾敎授 (Professor Rogers)是；(二)經濟組織家，如約翰孫(Johnson)特格威爾(Tugwell)，波爾(Berle)是，他們主張增加職業，政府開發富源；(三)法律家，如佛蘭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 等，他們專門研究對於破壞社會的投機企業，以及一切以私人營利爲目的的大規模組織，如何加以法律的限制。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不相識的，當羅斯福爲紐約省省長時，他們才有聯絡。祇因羅斯福總統的諮詢，他們才形成一種疏鬆的合作。

在建設的努力方面說，華盛頓與莫斯科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一個是富有理解，富有合作性的思想中心，一個是聚精會神的個人指導。不過在目的上說，美，俄都在尋求進步的，較有組織的大社會。

我進白宮這是第四次了。拜訪前任羅斯福總統，好像去拜訪一個安逸的，遊閒的，可以自由攀談的別墅；拜訪哈丁總統，好像赴一位政治家的歡迎會，高聲的談話，親熱的握手，地點雖在白宮，然白宮設置的頗似一個尋常的俱樂部；拜訪胡佛總統，好像闖入去見一個特別忙人，白宮變成了一個離奇紊亂的處所，無數的接見室外，有若干的帽架，匆忙迷亂的官員們從此門進去，從那門出來，一種忙碌混雜的空氣，是向來沒有見過的。胡佛總統，他並沒有和我談話，他僅僅對我背誦了一篇演說，演說的題目是「美國有經濟自足的可能」，我想，這段演說是曾經為法國總理拉瓦爾（Laval）預備的，因為他剛剛離開了華盛頓不到一個多星期。自從哈丁以後，在華盛頓發生了一種無味的禮儀，在顧理智（Coolidge）與胡佛時代，外國人如去訪問他們，不能像拜訪平常人一樣，乃要先事探問，然後由本國的大使領着去見纔行。自此以後，英國人與美國總統相見，非請一個介紹人不可。所以英國大使把我帶去見胡佛的時候，他坐在一邊，心緒不寧，好像他帶了一隻古怪的狗去赴茶會，時時刻刻担心它不要出什麼醜事。好在我也能尊重官場中的儀禮，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件。我祇有傾耳敬聽，深自約束而已。

此種現像至一九三四年完全掃除，我和羅斯福總統在未見面前，已通過幾次信，所以就憑我自己的國書去看他。我覺的這座玄妙的白宮又變成一所遊閒舒適的私宮了。從前胡佛的那種混亂狀態業已不見，一切都很清靜，安閒，有秩序。除了羅斯福夫婦之外，他的女兒達夫人，他的私人秘書李韓女士，還有一位婦人，同我一桌吃飯；飯後，我和羅斯福夫婦，李韓女士，隨隨便便，和和靄靄地暢談了半夜——在我們的心意中，好像世界的紛擾遠離了白宮　，集中於他處了。

人人皆知羅斯福總統是個殘缺的人，但當他坐在桌旁，或坐在椅上時，他那殘缺的態度是一點看不出的。羅斯福夫人是位和靄可親，博覽羣書的婦女。他們二人都沒有架子；他們並不以為他們是美國的最高人物，也不時時念及他們的權威。他們對世界大事有熱心，有興趣；他們完全站在客觀地位，超然立場，談論世界大事。他們老老實實盡他們的責任，因為他們是世界人類的分子；他們覺得對於世界不應神秘，或倨傲，或自以為無所不知。

假如我的記憶力辦的到，我也不記那些拉雜的談話。祇有一件事值的記載！羅斯福總統對於英國外交最近的動向，表示不解；外相西門的目的何在，他是否代表英國人民的真實思想，他也不解；在遠東方面以及其他各處，這同樣英語

的兩大民族，好像永遠不能合作，彼此不通聲氣，這也是他深引爲憾的。我自己對於世界和平的確定意見，遂亦流露一二。我說，若不是爲了這些機械的政治問題，陳腐的傳統思想，英國外交部的幼稚見解，豈只同操英語的兩大民族早可合作，維持世界和平，連俄、法民衆也可以聯合起來。這要是辦的到，縱有少數軍國國家思想的人要做席捲天下的夢，一定也不會成功的。

這不過是我們談話的題材之一而已。我所注意的不是他實際說了些什麼話，乃注意他的態度與思想。我本來就不是來和他談什麼政策，什麼政府行爲，我來是爲的接觸一種新思想。對於將來的社會主義世界政府，我早已有了確定的明斷的思想，但在他人的腦海中，這種思想仍然不甚明瞭。我不是說羅斯福有像我所有的革命思想，不過他有這種趨向。他現在的一切計劃，爲了應付環境，當然受了許多限制，但是在他週圍的新思想家的確不少，我的判斷若不錯的話，這些新思想家終久要完全轉移他。事實將來要增加新思想家的力量，督促羅斯福去實行他們的新思想。我對於羅斯福夫婦的印象是：他們是不可限量的人，他們有近代的開展思想，合乎論理的行爲。在現在的白宮裏有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人物。

羅斯福不僅有開展的思想，並且不像鮑爾佛（Arthur Balfour），僅有新思想，而沒有實行的決心。他的腦筋如同鮑爾佛一樣，最易接受，了解，但他那信而必行的性格，是鮑爾佛所沒有的。此人不特能開誠布公的隨便坐談，並且是一位聰明敏捷的政治家，有手段的羣衆統制者。他心裏想到的就能辦到。他們夫婦二人有一個簡單格言：「是則必行」。他們想要做的事，必專心一志地去做，不自傲，不抱歉，不自以爲新奇。那樣不拘習俗的思想，合乎實際的意志，在歷史上是些新現的東西。當種種重大問題現在他們面前，鑽進他們的腦中時，他們就漸漸趨向社會主義世界政府之道了。羅斯福並沒有具體的表示出那個目標，不過他傾向着那一方而已。將來新世界之實現，將有賴於彼之居中傳遞。他時時在革命，然而不起革命的紛擾。

在我未訪華盛頓之前，我常相信，羅斯福以一人之力來改造美國之社會，政治制度，而急救目前的危殆，是不容易的事，羅斯福將來一定是要失敗的。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之自由雜誌上，我的一篇「羅斯福在歷史上的地位」論文裏，我曾預言過他要被打倒的。那時我以爲他是一個意志堅決，不稍變通的人，誰想現在我才知道他是很能委曲求全，貫澈始終的。在目的上他是勇敢，遠大，因爲他的智慧高，膽力大

，在實行上他能顧全事實，避免困難。他永不忘記他的前進思想，也永不冒險犧牲他的領袖地位。

（二）在蘇俄

七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我由倫敦出發，前往莫斯科，我的長子因欲參觀蘇俄生物試驗館，并訪問幾位俄國生物學家，和我同行。在當日下午坐飛機離開克羅登，在柏林住了一夜，八日黃昏前即抵莫斯科。

我覺着莫斯科大變了——就在飛機上也看得出這種變化；不像一九一四年時那樣的華麗，也不像列寧時代那樣的破亂。許多的新建築，處處都可看着，工人住所，大工廠，在樹林裏有新村與鄉村俱樂部。特殊的計劃在飛機上是看不出的，這些新建築在空中看來，好像是一種自然的發展，與其他個人主義最發達的城市一樣。我們在飛機場下機時，看見幾百架飛機停在那裏。俄國的飛機也許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可是這種空中戰鬥力的表現，也够令人注意了。二十二年前，在我的「空中戰爭」一書中，我早已幻想到那麽多的飛機，那樣大的飛機場，但我可沒有想到此生竟會親眼看着那種事實。

我承認，當我去見史丹林的時候，我帶了一些懷疑與偏見。在我的心意中，我想他是一個深沉，自重的狂妄者，一個無什壞處的專制家，一個猜忌的權力獨占者。我曾傾向於托洛斯基的地位，而反對史丹林。對於托洛斯基的軍事和管理的能力，我有過很好的意見，恐怕是過分的意見，我總以爲蘇俄正在需要指導能力的時候，不應把他驅逐出境。托洛斯基的自傳，特別是第二冊，形成了我的判斷。所以我一心預備着去見一個殘忍的，苛刻的，昂然獨立的人。

但是我同時也承認，在他的統制之下，蘇俄並不受什麽苛政，壓迫，祇是受他的統制，而日日在進步。我雖然對五年計劃的好評，常常加以嚴格的考量，可是許多業已成功的事業，是不可遮瞞的。關於托，史二氏的閒言，我曾注意的聽過，終久不明孰是孰非。若不是自己對於最初的印象有點不相信，要想弄個清楚的話，我也不來到莫斯科。

這位孤獨專制的人，我想，也許特別討厭，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超過固執偏見的智慧。假如我的世界觀不錯的話，假如他真如我所想的那樣能幹，那麽他所見到的許多事，定與我所見到的相同。

我打算要告訴他，我和羅斯福所談論的世界合作之新希望，我打算把在白宮裏所談的，再和他談一次，就是說英語民衆和俄語民衆以及在地理上與英美俄有關係的溫帶民衆，

現在已到了互相了解聯合的時期，來作組成世界政府的預備。與這些民衆平行的，還有西班牙語的民衆，中國民衆，可以一齊聯合起來，在人類中組成一個絕對的大多數。這些民衆——不管他們的政府何如——都是渴望和平，建設，與有組織的幸福的。若是這些有同一性格的民衆能互相了解，同聲呼喚的話，則如日本的帝國主義，墨沙里尼的國家主義，英國外交部的兒戲，法國的病狂政治，在人類的結合上就不會有多大的阻力了。日本的軍人政治，與其說是全人類的威嚇，不如說是使我們剷除異見，共謀世界和平的一個警鐘。對世界文明唯一的有效的反動力，是日本與德國的聯合。法國在精神上是不侵略的，英國是不可醫治的猶豫不決。我要探明史丹林對於此種國際大勢看到如何程度。假如他與我所見大致相若，我要探明他能否看到現在大多數人類所以無力節制少數人類之侵略與威脅的原因，實在不是因為人類在天性上根本如此，乃由歷代不和諧的傳統觀念，不良的教育，不良的解釋而造成的；具體來說，乃因我們不能將人類的共同歷史，人類的共同目標，明白地告訴各種民族的緣故。此共同目標就是全世界人類的共同組織，在此組織之下，服務精神來代替求利觀念。

為使俄國人民之真實的創造目的不再受西洋智識分子的反對，蘇俄能不能放棄五十年前造出的「階級鬥爭」的標語？凡被利用的東西，目的達到後，就應毀滅。馬克斯不但在肉體上，即在精神上，也早已死去，這是大家所公認的。現在的蘇俄如仍死抱住這個標語，是與以摩擦發電機，或一八六四年之鋅銅電池，來電化蘇俄，同樣的荒謬。馬克斯之階級鬥爭革命實是新世界計劃中之一大阻礙。特別在英美方面是如此。

無產階級，或代表無產階級之政治家的理論，足使蘇俄現在所需要的技術專家離心離德，而促成一種反對全民衆合作的狂熱。我打算在我和史丹林的談話中，說明在人類的聯合團集上，蘇俄僅做了點口頭宣傳，在事實上蘇俄正在走他自己的路，趨向他自己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社會主義，日益疏遠。蘇俄正在訓練全俄民衆誤解並反抗在西洋從事世界社會主義化，努力全人類集合的雄厚勢力。現在乘時機尚未錯過，我們大家組成一條富有創造性的宣傳戰線，難道是不可能的麼？

人類交換思想的方法，遠不及物質文明之進步，我與史丹林談話尚需通譯。他說的是喬治亞和俄語，對於西洋的成語一句不解。我們請蘇俄外交部的代表猶曼斯基先生居中繙譯。他拿了一本簿子，將我倆所說的話，用俄文記在上邊，

然後用俄語把我的話念給史聽，再用英語把史的話念給我聽，念完了，又很注意地執筆傾聽，預備通譯以下的談話。我說的習語一定有一部份被遺棄了，還有一部份恐怕爲通譯的習語來代替了。我們的談話進行的非常之慢，因爲我不時地竭力追問史丹林曾否明瞭我話中的要素。

我對史丹林的種種設想，當我見着他時，完全消散了。有些人的像貌和他的照像或畫像是完全兩樣的，史丹林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易描寫，許多的描寫都把他的莊嚴與鎭靜，描寫的過分了。祇因他社交不廣，生活簡單，致爲人所不解，常常有關於他的秘密誹謗發生。他那無害於人，很有秩序的私生活，在他的地位看來，實在太不公開了。如一年多前，他的夫人因腦筋病暴卒後，就有謠言說她是自殺了。假如他的私生活要是公開一點，這種謠言根本就不會發生。一切類似的低聲誹謗，種種嫌疑，待我和他談話之後，我永遠不相信了。

他的像貌平常，穿着一件刺繡白襯衣，黑褲子，黑鞋子。他在一間寬大空屋的窗中眈眈外望，他很親熱地與我握手，態度頗覺赧然。他的面目平庸，但很友愛，不甚端正，尤其談不到「漂亮」。他不對面看我，視線却在別處，可不是因爲他不願意看我，乃是因爲他沒有列寧對我的那種好奇心；須知列寧見我時，他一直地用手遮住他那一隻有缺點的眼，不斷地注視我。

我開始說：先前與列寧談話完畢時，他說「十年後再來看我們吧。」現在已隔了十四年了。我最近剛在華盛頓見了羅斯福，當我對於羅斯福的印象還很新鮮的當兒，我願見見統制蘇俄的智星，因爲我以爲此二人與人類之將來，比任何其他二人，有較大的關係。他以普通的假謙虛回答說，他僅辦些小事——盡是些小事而已。

他說話有點害羞。我們很友愛，很想彼此自在一點，但終不得自在。很明顯的他怕他自己現出自高自大的態度；他毫無架子，雖然他明知我們是要談些大事。他坐在桌子旁邊，猶曼斯基先生坐在我們之間，展開他的筆記本，現出一種能幹，期待的樣子。

我以爲這種談話一定沉悶，誰想史丹林很高興，很痛快的來解釋他的地位，有時通譯的話還未說完，他就又談來了。我事先料想祇有四十多分鐘的談話，但當我不樂意的提議告別時，他宣佈他執意要談三個鐘頭。所以我們就談了三個鐘頭。我倆對於彼此的意見互感興趣。我所談的就是前面所說預備要談的話；現在祇記他所談的要點。

他否認華盛頓的政治計劃，方法與目的，與蘇俄是平行

的。當我向他談起計劃中的新世界時，我用的辭句，他不能了解；他祇聽了聽，並沒有說什麼。他沒有羅斯福之敏捷的談風，他沒有列寧之精密與固執。列寧誠然是滿口的馬克斯習語，但他能應用自如，能以舊的習語表示新的意思，能用馬克斯的成語傳達他自己的思想。史丹林則不然，他是受了列寧與馬克斯主義的訓練的，他祇能墨守成章，絲毫不能變通。他的腦筋不是自由轉動的，沒有科學的組織，他的腦筋就是個列寧馬克斯信徒的腦筋而已。有時我以為引他上了我的思路了，但他馬上會覺得走出了他的路線，立刻拉來一二句時髦習語，仍然回到他的信仰。

我永沒有見過比他再直爽，再公允，再誠實的人。彼之所以能在蘇俄獨掌大權，實因乎此，決不是因詭計多端，才得到現在的地位。在我未見他之前，我想他所以能維持他的地位，是因為人們怕他，但現在我纔明白，是因為沒有一個人怕他，人人相信他。俄國人是富有羣性而思想精密的民族，但他們對於他們自己以及他人的精密，常有一種畏懼。史丹林是特別不精密的一個喬治亞人。他那自然的固執信仰，足可使他的同志們相信他所做的事不會有什麼私念夾雜在內，或有什麼虛偽，敷衍。他們崇拜列寧，他們最怕有離開列寧的路線。史丹林是堅守列寧成規的人，所以他的同志都信任他。

他說美國現在的設施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美國的「資本家」正在營救他們自己，他們佯為解除自己的權力。暫且藏身一隅，預備時機到了，再出來作威作福。美國原來是如此嗎？據史丹林看來，唯一的真信仰是在蘇俄，別國是不會有的；美國也必須起「十月革命」，仿效俄國的革命領袖。

以後我們討論言論自由問題。他承認批評的必要與優點，但他贊稱由本黨批評，在黨的組織內批評。他聲言批評必須要誠懇，不受外力的支配。黨外的批評每多偏見。

我在莫斯科見過幾個要人之後，深覺着從西方來的任何創造勢力，都會被蘇俄拒絕的。這種現象十分現著。再過幾年，我們雖然不會聽着莫斯科高呼「俄人治俄」的口號，將要聽着莫斯科高呼：「社會主義是馬克斯列寧信徒的主義，打倒一切不崇拜馬，列先知的人們！」在現在的蘇俄，實有強烈的不可改正的愛國思想。



論「文人無行」

王　明

從春秋戰國時代起，跟着私有財產制度而發展的有所謂「士人」。他們主要的活動，是參加政治，其次是著書立說。前者有的是奔走王侯，佩相印，揚名耀祖，如蘇秦張儀者流；有的游說於權貴之門，寄生他人幕下，豐衣樂食，如鄒衍淳于髡之徒。其次是前者的退身計，不得志的士人的不得已的辦法。其中有獨立的，如孔子孟子；也有附庸的，如「呂氏春秋」一書，就是呂不韋門下食客們帮忙出來的。到了漢代，如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等淸客，忙來帮忙，閒來帮閒，髣髴倡優似的。至於王褒谷永揚雄輩做起官來，參預朝政，比較有地位些。從此以後，文人祇奉了「學而優則仕」的單純目的，拚命的學作詩作賦作文。作詩作賦作文是手段，作官是目的。倘使一個文人終身作不到官兒，單憑詩啊賦啊文啊以自己消遣的，那位先生的「八字」裏，總多少帶一點兒晦氣，所謂「百無一用」，就是指這些人而言。照一般說，縱使不能够一時高據要路，至少也應該優游然出入於權貴之門，纔可以不負自己夙昔十年窗下的苦心，鄉黨師親的熱望。實在說來，那時的文人，雖然揣摩了一身事業的技能，可是事實上除了作官之外，沒有第二謀生的途徑。像現代賣文的風氣，那時候還沒有開闢。雖然一篇「長門賦」，獲得百斤黃金的代價；但是這畢竟不是常有的事，到了唐代韓愈，替人撰墓誌銘，受人的貨幣，後世還有不少人諷話他。髣髴作了文人，命中註定單靠作官吃飯似的。這宗傳統的觀念，到最近以前，還深深的印刻一般人的腦子裏，也許還至現在，還有不少人作着這樣的迷夢。除此之外，祇有像「儒林外史」裏所描摹的「不貪圖人的富貴，不伺候人的顏色」的文人了。但是這，畢竟屬於小說的理想人物呢！

以上的叙述，概括的說，就是文人沒有獨立的職業，不能獨立的生活。滾來滾去，始終脫不掉他人手掌裏的管束，他人樊檻裏的豢養。所以每一個時代裏，幫忙文學，帮閒文學，差不多佔了很大的分量。

二

既然提及文人，自然與文有關。文的界說，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最廣泛的如章炳麟以有文字著於竹帛的謂之文的說法，這裏自然是不取的。我們這裏所謂文，是指優美的文學，差近蕭統所謂「沈思翰藻」的宗旨，優美的文學也可以說是感情的文學，或力的文學與理知的文學及其他一切科學的論文相對稱，感情的文學不消說是心坎中真情實感的流露。感情往往跟理智相矛盾，如果一篇作品裏頭多攙雜了理智一分，就是多別離了文學一分；所攙雜的理智成分愈多，愈不是純文學了。因爲感情是自由奔逸的，沒有是非利害的打算，所以能够真實純潔。我們文學史上最古的三百篇，所以有這麼不朽的價值，並非在技巧上有什麼了不得，而在於他的內容真實純潔這一點上。當初人們真實的赤裸裸的發抒自己的情感，後世「文明人」從自己的宗旨讀來，覺得有一點兒「野蠻」，所以費煞心機，用盡方法，將男女間熱烈的相思解作什麼什麼之德。這，無非是「文明人」以理智的眼光去抹殺「野蠻人」的真摯的感情，用理智的手段去掩飾活躍的生命罷了，後世「文明人」對於古代「野蠻人」已成的東西，不惜這樣千方百計的去附會，至於自己方剏或特剏的作品，那當然伈伈俔俔，迴避真情實感的流露。至少，有許多許多感情搖盪嘴巴裏要衝出來的話語，苦苦的被壓抑下去，他的壓抑的本領的修養，與理知頭腦的訓練成正比例，凡是蘊藏理知的作品，總多少帶敎訓的味兒，這一點，恰是迎合道學批評家們的胃口。

原來文學的作品，和其他藝術像圖畫音樂雕刻建築等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其唯一的共同之點，就是人類生命力的表現。其相異之點，是所用的材料不同罷了。所以我們對於文學，不應該有什麼「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奢望，最好由讀者自己平心靜氣去欣賞，得些什麼就算什麼罷了，它的效能，如果有的話，祇可以說是自然底感悟的和牽導的。

其次，談談「行」是什麼東西，所謂行者，普通叫做理性的活動，道德的行爲。其實，怎樣才算是理性的活動，道德的行爲，自然各派倫理哲學有各派內行的說法。依不佞皮相之見，大概離不了人類同情心這主要的一點。這一點很和我們古哲所謂「仁」相吻合。至於其餘的無非是祖傳的習慣（Ancestral custom）依着時代而遞嬗罷了。卻說這點同情心，往往不是一般現實的以理智爲本位的道德所能做得到的。現實的道德，全然求實際的效用，很少有高尙的快樂的鵠的的。尋常應用道德的標準，去評判文學，那可以說沒有一篇

不是無善可指無惡不備的。

話從正面說，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一徑下來，都以儒家倫理爲正統的。生活在這個正統思想裏面的人民，自然只有一種尺度去衡量別來的是非善惡。合則容，不合則除，沒有第二句閒話。況且還有冒牌正統派的人，大斗入，小秤出，自然鬼鬼祟祟，心地很不光明的呢！

儒家的倫理的思想，運用到文學上來，就是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其結果，即是所謂「溫柔敦厚」。溫柔敦厚也者，無非是理智與感情的調和，道德和藝術的折衷。中國文學自從三百篇之後，很少有感情猛烈的健全的作品，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後世所謂「雅」，就是受了這個詩敎——溫柔敦厚——的影響。凡是感情思想慾望等沒有經過一番壓抑作用而流露出來的，都不是「雅」的製作，算不上好東西，也許還要挨人家痛罵一頓：所謂粗俗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玩物喪志的，甚至被目爲小人之徒的作品。總多方而逼作者痛改前非，至少作者匿跡消聲，不敢抗辯。

三

上文說過了文學和德行，又說過了文人。這裏可以談談文人無行說的由來及其議論的一斑。原來中國文人的目的，爲「學而優則仕」，其對於社會的貢獻，就是在治國平天下，不會治國平天下的文人，是無用的文人，末流的文人。不合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的文章，是無用的文章，下品的文章。諸位倘有不信，請看幾個主要的例證：魏文帝典論論文裏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陸士衡文賦裏說：「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彌新」，劉彥和「文心雕龍」原道篇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宗經篇說：「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序志篇又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總而言之，三氏的說法，不外經典，不出王道。換句話說，就是以儒家思想爲根本的敎義。經學家們根據了這些硬化了的敎義，再添進自己的偏見，來評判文人們的行爲，可以說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人都無行的。最先說這套話語的，還是建安時代妙善辭賦的魏文帝，他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從此以後，不論史傳論贊，學者論述，紛紛然從而詆毀文人，其說前後雷同，混之一貫，如南齊書，梁書，隋書，唐書，宋史等史臣，莫不以文學爲下科，文人爲下流的。欲做文人，又欲做上流人物，那祇有走向「摛文以緯軍國，負重以任棟梁」的路上去。總而言之，必能達於政事，才有足觀的地方，其次，北齊顏之推更着重語氣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舉屈原露

才揚己，宋玉體貌容冶爲例。試問這些是不是文人們真的無行呢？還是顏氏自己戴了着色的眼鏡去枉斷他人呢？我們看他明白表示立場道：「夫文章者，原出五經」，「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的文章，「行有餘力，則可習之」，這豈不是以經學家的功利眼光去吹求文人的玷缺或肆以無理的詆毀嗎？到了清初顧亭林，壓根兒否認文學的價值，甚至過激到閉口不談文辭。他明說「文辭欺人」，舉謝靈運王維爲例，說：「古來以文辭欺人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晉代元勳之後，等到宋氏革命，不去歸隱，反而應參時政；可是到了犯罪臨刑的時候，作出那麼效忠於晉的詩，這不是先後矛盾的嗎？其次，王維身爲唐室的官吏，安祿山陷兩都，將維拘於菩提寺，迫以僞署，後來安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頭，王維做什麼「萬戶傷心」的詩，這不是明明欺人的嗎？這是顧氏的大意。但是我在這裏不得不加以辯護的，原來人生，唯一的目的，在於求生。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願意死的。也可以說，由生到死，是自然的寂滅，況且文人本來就是弱者，從少未曾學過武藝，在朝廷上又不是什麼軍機大臣，統領元帥，所時時湧躍沸騰的是一腔熱血，能够自由橫掃的是一枝禿筆。一切武力只能征服他的外形，却不能征服他的內心。這內心是生命力的所在，文學的淵源。他受外界幾分的痛苦，內心就起幾分的反應，時間愈久，沈鬱愈深，力量愈强，肉眼是看不見的。等到被肉眼看見的時候，那所謂生，馬上會發生問題。南唐李後主就是這類弱者的代表，他是天才橫溢的詩人，作過少年的皇帝，享盡人間富貴榮華的生活，不久，國亡家破，往日的快樂一齊幻滅了，只剩下一個孤苦的不自由的身體。照一般的道理講，此時只有一死，說漂亮些，死了正可以謝國人。但是這位詩人，偏偏不死。不死維何？甘做臣虜嗎？還貪圖勢利嗎？不，決不，倒是自己尋苦吃呢！他以冷靜的頭腦，回味自己遭遇的慘苦；用熱烈的心腸，背人傷心的暗泣。冷靜的頭腦和熱烈的心腸從他一枝筆端流露下來的眞情實感，就是他後期的詞。（因詞而喪命啊！）這些詞，叫千百年後的人讀了，也不禁爲他洒一掬同情之淚呢！我們對於這種一字一淚的文學作品，決不能昧着良心，說他是欺人的吧！話頭縱得遠了，趕快「懸崖勒馬」。卻說謝靈運王維是大詩人，而且都受了佛教的影響。受了佛教影響的人，看破塵世的雜事，自然很少有「烈士殉名」的氣慨。我們看晉室亡了，宋朝命撰晉書，以博學能文的謝靈運，祇有粗立條流。我人想像他動筆的時候，頗有「往事不堪回首」的痛感。他一生拚命的遊山玩水，一方面固然由於天性愛好自然；而另

一方面，亡國的悲哀，人事的轗軻，也佔有相當的關係。所謂「如有隱憂，以遨以遊」，正是這個意思呢！他的獲罪而至於喪命，都由當時一班官吏深深地嫉忌他。他跟宋朝官吏們並無同流合污的勾當，是由此可見的。他在臨刑以前和臨刑時所作的詩，從其生平看來，我以爲並沒有背着良心說的。「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就是他的志的表見。「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是他對於自己良心上的安慰。至於參與時政，實在是不得已的應付。我們可以看見他在朝廷裏只是鬼混，那裏算「盡心報王」呢！在道學家的眼光裏，自然缺之烈士殉國的那一舉。這就是留給後人罵他無行的所以。其次說王維，王維既被安祿山禁於菩提寺中，除死以外（恐怕死也不得自動的呢！）任憑你有多麽大的雄心，也是無可奈何。在他竟服藥取痢，僞稱瘖疾，避免種種不可免的干涉，我覺得他已經很顧慮周備的了。等到安祿山大宴凝碧池頭，維聞悲甚，賦詩悼痛。我們後人讀了他的詩題：「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自然不會承認「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的傷感是欺人的吧！現在留下的就是祿山迫他「僞署」的問題，我們知道當時賊寇的强迫，和目今綁匪把手槍對着被綁者的胸口叫他跟着走是一樣的。在這萬分危急之間，只有兩條路徑：跟着走是一條路，還有一條路是死。非此即彼，聽憑果斷。上文說過王維是曾受佛教影響的人，心性恬淡，彷彿無可無不可主義的。不自然的慘死，是不取的，所以留着生的一路。雖說形式上被屈服了，可是內心裏猛烈的不斷的反抗着。這，有誰知道的呢？後世酸氣的道學先生們無論如何是不會透視到這一層的。他們的觀念彷彿某處軍訓教官說：「外表上要做出專心一志的樣子，縱使內心在那裏邪思橫想」。這就是他們動則誣陷無辜的文人的所以。

四

剛才舉過幾個人批評文人無行的大概。此刻試來分析他們批評的對象是什麽，就是說從那幾方面去吹求。實在說，他們太用理智的頭腦了，責人太重了。幾乎對於一般敏於感情富於個性的文人的言行，隨時隨地要加以糾詰，加以醜詆的。今將逐條例舉如左：

（1）從文人的性格去吹求的　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可以形容人們的性格的複沓：如東方朔的滑稽，孔融的矜誕，禰衡的簡傲，謝靈運的疏放，李太白的浪漫頹廢，李長吉的孤獨多愁等等，都由性格見之

於態度，這在道學家的心目中，以為統是無行，不應該有的。北齊顏之推就是這樣的看法。（以上並不都是顏氏所舉的）其實，這些特殊的性格，就是所謂個性，乃是文學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文學與個性，自然有密切的聯繫，美國亨德(Hunt)曾說「人是文體」（The man is the style）：我國袁枚也說過：「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身胸」的話，總之，要求文學中有我，決不是模稜兩可八面玲瓏的深懂世故的滑頭貨所能夠寫得逼真的，誰也知道一篇傑作，不是一宗平凡的表見。凡是能使讀者留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個印象，就是作者個性的贈與。我們倘是把那獨特的明晰的印象，認為作者劣點的表見，那根本沒有藝術之可言，宋樓昉賞識他的友人的話：「天下唯有一種刻薄人善作文字」，真知文學的底蘊了。

（2）從文章的風格去吹求的　我國科舉的時候，有些教書先生能夠拿人的文章，看出一個人的貧賤富貴吉兇夭壽的命數。其實，以文論人，由來久矣。隋朝王通說：「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其他還說孝綽兄弟是鄙人，湘東王兄弟是貪人，江總是詭人，凡此諸人，都被這位道學先生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的態度所醜詆了。從今看來，這些被詆的人，雖不能肯定個個都是君子，至少不可以說個個是小人。其實，詆人者人亦可以辯護之。可惜死者不復生，由他胡說罷了。總之，文人的想像與感情，都是文學的要素，想像務須放縱，感情忌乎約束。像文中子那樣的以文論人，全屬虛妄，予誠不欲喋喋矣！

（3）從文人的遭遇去吹求的　自來文人始終沒有獨立的職業，學而優則仕，仕則富貴，一般人總是這樣的希望。可是希望往往不能見諸事實，於是文人中分了窮與達的兩個階級。達則慶天賀地，祭祖耀宗，處處表示闊綽氣象；窮則憂戚牢愁，時時有晦氣之嘆，不平之鳴。可是文人的晦氣之嘆，不平之鳴，道學的批評家們是絕對不應許的。如顏之推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首舉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為例。最倒霉的莫過於被人戕害者，被人戕害也會變作文人無行之一，顏之推連舉蔡邕，孔融，禰衡，楊修，丁廙，嵇康等為例。隋書文學傳論云：「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信矣！……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詬弛見遺，嫉邪忤物。……故多羅咎悔，鮮克有終」。明代詩人王世貞著「文章九命」，列舉文人的缺德，囊括貧困，嫌忌，玷缺，偃蹇，流貶，刑辱，夭折，無終，無後等。諸位試想，學優命薄，貧困夭折，無終無後，都成文人的罪惡。那末，文人死後，恐怕祇有落十八條地獄呢！

（4）從文人的生活去吹求的　過去的文人，起碼是士大夫階級。幸運點兒的，還可以佐佑天子，平交王侯。生活的奢豪侈麗，是奉聖旨的取給於勞力者羣。家貲富厚的文人，雖然不吃國家的俸祿，自然也可以揮霍自如。像東漢馬融的屋宇器服，多存侈飾，並自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奢樂之狀，時人無與比者。宋范曄家裏的樂器服玩，都極珍麗，並且自由增損制度，所有妓妾，亦盛妝豔飾，携東帶西，形影相隨。還有謝靈運也是性好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總之，他們的私生活所以如此奢侈豪華，都是他們的環境應許他，無關於有行無行的問題，從整個兒社會着想，家有巨產的人，手面闊，多花幾個錢，未嘗於貧人無益。

現在要談談和文人結不解之緣的兩大物——酒與女人。在未說正文以前，我們知道文學是表見人生的。關於人生的各方面，不論善的，惡的，穩妥的，危險的，奇異的，平凡的，快樂的，痛苦的等等，文人們是需要多知道些，在可能範疇內，還求其多經驗些。從前人說詩人應該沉湎於酒色之中，近人所謂詩人應該「縱任想像，醉心現象」，就是這個意思。因爲醉心於某種生活之中，自然比旁觀者體驗得細微些，觀察得透澈些。譬如晚唐詩人溫庭筠，他的詞所以這麼精麗，這麼膩麗，就是跟他的實際的浪漫的生活有莫大的關係。因爲這種的生活，是尚情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不道德的生活。道學先生們是不應許的。道學先生們以爲「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見梁書裴子野傳論）　這些文人，度那樣的浪漫生活，顯係越規踰矩，顯係輕薄無行，所以慨嘆的說：「一號文人，無足觀矣！」其實，好色人之常情，往古聖賢也說「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話。原來男女間的關係，無非是眞摯的熱烈的愛情，這點愛情，是泛愛一切的端緒，由兩性的愛推而至於

愛家族，愛民族，愛人類，愛宇宙間的萬物，這就是文學中主要的源泉。

自來文人，身爲士丈夫，上可窺相國的職位，下終凌乎庶民之上。他們屬於特殊者羣：敏於感情，是其一；身分不凡，是其二。他們既然具此二者，得意的時候，滿堂兮美人，賞玩之以自娛；失意的時候，心懷不平，悒悒寡歡，也需要挾妓以消遣。詩人如李白杜牧溫庭筠袁枚等，沒有一個不是好美好色的。即說澹泊詩人如陶淵明者，也曾賦閒情，什麽「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這豈不是風流韻調嗎？不獨此也，還說什麼「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我們看這位「自命澹泊」的詩人，竟是這麼痴想！最後他表示被禮教束縛的悲哀道：「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可見用理智强壓情欲的搖蕩，並非不是苦痛的事。再如涵泳儒家倫理思想很深的杜工部，也會去陪貴公子携妓納涼呢！至於用美人爲對象的文學，上自三百篇，下迄近代詩歌，實在多得不可勝數，就中以古代詩賦的篇名看來，顯見詩人對於女人美色的贊賞，如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美人賦，美人篇，麗人行，麗人賦，麗色賦等等都是。再看西洋詩人如但尼生(Tennyson)，洛色德(Rossetti)，卜朗寧(Browning)，雪萊(Shelly)，拜倫(Byron)等，他們詩篇裏的描寫，差不多離不了愛人的狂吻，擁抱，或種種的想像。足見女人對於文學的關係。

其次，文學與酒的關係，較之女人，尤爲密切，更其普遍。酒，除了古代聖賢，恐怕誤了國家大事引以爲戒外，其餘的人，不論文武，不論雅俗，沒有一個不是和酒有三分姻緣的。實在說，從來酒的應用的範圍太廣了，無論吉凶之禮，公私宴饗，都離不了它。範圍窄一點兒說，二三知己，促膝談心，很需要釃杯濃酒來助興；甚至於獨坐無聊，提壺舉盞，也是消愁的辦法。不過文人借助醇醪的力量，往往超過尋常的效用。他們具敏感的天才，他們有潛在的孤憤，抑鬱的牢愁。平時清醒的時候，處處證明他們閉口是安，但是日居月諸，憤亦有時發，愁亦有時沸，作這個沸發點的媒介就是所謂酒。話要說回來了，他們所以酣飲的原意，在於看不過，忍不住，借酒性來麻醉自己，忘懷一切；及至既醉之後，它的作用與原意適得其反，將平日所有抑在心裏潛在意識裏的孤憤牢愁，如烟如霧的噴散出來了。還有如某

稱意識的傾向，因爲現實環境的障礙，早已消沈。可是到了酒後也會像噴泉似的湧上來了。我們看吧：以「致君堯舜上」，「竊比稷與契」的詩聖杜甫，在巨醉之時，也會唱出「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的歌兒來。再如水滸第三十八回裏描寫宋江在潯陽樓上酩酊之際乞筆題詩的一段，很可以證明酒能對於潛意識的解放，他的詩云：「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這明明是叛逆朝廷的詩，可是不久以前，晁蓋勸他落寨，他急性道：「小可不爭隨便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你看他認落寨是多麼的不忠不孝啊！但是等到沈醉之後，便吐出絕大相反的話語來。也許有人懷疑：「這時候，他的態度轉變了，也算不定呢」？不，他自己事後曾說：「醉後狂言，誰個記得？」可見到題詩的時候爲止，他的態度還是那麼一貫的。我們從此知道在狂言之中，往往顯示出一個人的真面目與思想來。我以爲這狂藥——酒，對於一般人——尤其是文人——的最大效用，就在於這一點上。至若個人消遣，宴饗嘉賓等，倒在其次。

我們可以說，「自古文人多愛酒」，著名的如孔融反對曹操禁酒，而曹操自己也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李白承認「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杜甫主張「寬心應是酒」。不但詩人如此，道學家如程明道先生也說：「莫辭盞酒十分醉」，朱夫子也說：「杯深同醉極，嘯罷獨魂驚」的話，毋怪劉伶之頌酒德，陶潛之求恕醉人啊！

五

綜上所述，文人憑着銳敏的感覺，向現在生活求多方面的體驗，然後有真情實感的流露。流露出來的東西，以自然優美爲上。至於善與不善，或者說是否帶有道德性 (Morality) 問題，他們是顧不到的，也不勝顧的。例如中國的金瓶梅，英國勞倫斯「賈泰蘭夫人的情夫」(Lawn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在道學的批評家說來，自然是誨淫的小說；但在自然主義派的心目中，不免說它是驚人的傑作呢！總之，一篇作品，不管這麼許也好，那麼判也好，真正偉大的作家是不加以理會的，從而遷就的。固然有的批評家的言辭，也會引起他們的快感。

真正偉大的作品，雖則經過道學批評家們的誤會與惡意的批評，可是它的不朽的價值，不會因之而泯滅。不過道學

批評家往往給它以危險的處置，那就是借用龐大的政治力量加以裁止，使它不得自由繼續的存在，如删改原文，焚書，甚至於燬版等等。想大家都讀過契訶夫(Chekov)「一件美術品」的短篇小說吧！它裏頭描寫着醫生充滿着道德的眼光，對於一支雕刻兩個裸體美人的古銅插燭台，認為是不合禮法的。差一點兒斷送了這件美術品的生命，想來真是可怖啊！

剛纔說過了道學批評家對於真正偉大文學的影響，此刻得結論道學家對於文人無行的批評。原來文人的感情是自由奔放的，文人的態度是坦率的，赤裸裸的。可是道學臭的批評家往往私立規矩的道德標準來苛細的吹求，說這些文人如何輕薄，那些文人如何無行，一人首倡，萬人同聲。文人們彷彿經過高級法官定讞似的，縱使負不白之冤，也很少有翻案的日子。其實，文人統是真的無行嗎？不是的呷！所以被目為無行者，都因為批評家心地的狹隘，眼光的短小，不肯放眼認識社會的環境，文人生活必要的修養及其不得已的隱衷；並且未曾反省自已究竟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上。

中東路非法讓渡協定全文

中東鐵路之非法讓渡，業於上月二十三日在東京正式簽字，茲覓得此項協定之全文，亟載如次，以備參考，並望國人勿忘此一段國恥焉。

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權利爲讓渡於滿洲國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締結之協定

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解決北滿鐵路問題（中東鐵路），希冀在極東和平之擁護上加以貢獻，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權利，爲讓渡於滿洲國，決定締結協定，各任命如左之全權委員：

滿洲國政府

日本國駐劄特命全權公使　丁士源

外交部次長　大橋忠一

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督辦公署參贊　烏澤聲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日本國駐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全權代表　君士坦丁，君士坦赤諾維赤猶列聶夫

外交人民委員部司長　威赫地克特，伊古那切維赤，卡次驪夫斯基，

北滿鐵路（中東鐵路）副理事長　斯澤麗瑪特維耶維秋，庫次聶奧夫，

以上各全權委員互相交閱全權委任狀，認爲良好妥當後，締結下揭各條之協定。

第一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以關於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所有之一切權利讓渡於滿洲國政府，滿洲國政府對此應以日本國通貨一億四千萬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爲代價，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支拂之。

第二條　北滿鐵路（中東鐵路）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有之一切權利，自本協定實施同時移轉於滿洲國政府，且同時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爲滿洲國政府完全占有，並屬於單獨管理之下。

第三條　一，本協定實施之同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管理機關之高級職員，應解其職，該鐵路之管理機關，此項高級職員其所掌管之記錄暨簿文書及書類，不論如何種類，均應分別移交於新管理局之後任者。

本條所載之「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管理機關之高級職員」之用語，其所指者如左：

(一)各理事及監事

(二)管理局長及副管理局長

(三)稽核局副局長

(四)理事會　監事會　稽核局及管理局之各處長及副處長　各特務委員及特務工程師　各高等委員，顧問及各科長暨分科長

二，以確保該鐵路平常之機能為目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同意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人民在該鐵路管理機關之高級職員中，如左列之人員，自本協定實施之日一個月間，由新管理局的暫委充顧問，供新管理機關之用：

管理局局長

管理局總務處處長

管理局機務處長

管理局財務處長

管理局商務處長

三，協定實施後，不論何時，滿洲國政府對於左列人員之一或全部，得以解雇：

(一)鐵路管理段站及機關庫之各主任

(二)該鐵路如左列各附屬事業之主任

一，林區及採木工業

二，煤礦

三，發電所

四，印刷所

五，商務處各項補助營業

六，哈爾濱苗圃及溫室

七，總工廠

八，洗毛工廠及水壓捆包工場

九，哈爾濱鐵路自來水

十，清涼飲料製造工廠

十一，製造木材所

十二，大豆混合保管

十三，洗絲工場

十四，格蘭德旅館

十五，別墅及療養所

十六，病院及診療所

十七，圖書館

十八，經濟調查局

四，本條第一項規定者，在本協定實施後一個月間，可居留於滿洲國，且有保持其所住鐵路宿舍之權利。

本條第二項所規定者，在本協定實施後兩個月間，可居留於滿洲國，且有保持其所住鐵路宿舍之權利。

本條第三項所規定之被解雇者，自解雇之日起，有享受一個月正規俸給之權利，以上人員自解雇之日起兩個月間，可居留於滿洲國，且有保持其所住鐵路宿舍之權利。

第四條　滿洲國政府基於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代表部請日本國外務大臣轉交提出於滿洲國政府代表部之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在資產及負債表，該鐵路之資產及負債，自應繼承，惟為表示該表所列之資產及負債，自列表之日起，至最後列表之日止，中間所生變化，且自一千九百三四年一月一日及其以後所發生之新資產及負債，特由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及三月二十一日所編製之表冊補足之。

關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簽定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中華民國關於解決諸問題之協定大綱第九條(四)之規定，及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在奉天簽定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東三省自治政府間之協定第一條(三)之規定，茲同意繼續有效。

第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在哈爾濱聯邦總領事館占用如左之財產，應有永久且無償借與之維持權利：

(甲)　現在該總領事館就其所占有之土地及建築物

所在地　秦家崗耀景街

面　積　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三平方米突五二

辦公室　第一千零四十九號二，一七四九〇平方米突

公　館　第一千零四十七號六八五，三七平方米突

建築物　公館　第一千零四十八號

一，四四七六一平方米突

汽車庫及附屬房屋　第一千零五十一號

二四五，八八平方米突

守衛室第一千零五十二號

三八，九〇平方米突

（乙）現在該總領事館職員爲其所占有之土地及建築物

所在地　秦家崗海城街

面積　二千五百三十平方米突

建築物　第九百三十四號

二百五十八平方米突五一

左列之財產，在本協定實施之日，對於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總領事應無償且無期借與，爲因限於左列所定之目的所使用，應直歸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居留民團所占有，並置諸管理之下：

（甲）該居留民團爲初等及中等教育所應使用之在哈爾濱道裏商務街第三十五號地及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第四學校並所有在該處之建築物與財產

（乙）名爲第九百四十九號之門牌土地（哈爾濱道裏高士街及警察街角）及在該土地上一切之建築物　以上將來應爲醫院使用

自本協定實施之日起一個月以內，在哈爾濱北滿鐵路（中東鐵路）圖書館之藏書中，由滿洲國地方官憲與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總領事之合意，應爲前載第四學校選定圖書，所選定之圖書，應讓渡於該學校。

第六條　北滿鐵路（中東鐵路）所占有之財產中，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主張有屬於同政府不屬於鐵路者，及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領域內之財產，就滿洲國政府主張有屬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者，今雙方政府互相向對方之政府表示，作爲拋棄之物，將來無論何方政府，關於以上財產，不應向對方政府提起何等要求。

以上規定，對於現在滿洲里之『後貝加爾』鐵路之財產（建物及用地及其他之鐵路財產）及現在綏芬河『烏蘇里』鐵路之財產，現歸兩鐵路占有，且留歸該鐵路管理下之財產，應不予適用。

第七條　本協定第一條規定之日本國通貨一億四千萬（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中，以四千六百七十萬（四六，七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按照本協定第八條規定，用現金交付，其餘額數之九千三百三十萬（九三，三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其償付方法，按照本協定第九條之規定，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交付物品，由滿洲國政府之支拂行之。

第八條　本協定第七條規定，應以現欵支拂之四千六百七十萬（四六，七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中，以二千三百三十萬（二三，三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應在本協定署名之日同時支拂，其餘之二千三百四十萬（二三，四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及按年利三厘和率之單▲，應以滿洲國政府之國庫證書，由滿洲國政府交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上項國庫證書，照下記之額數及下記之日期爲支拂期發行之，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支拂期六百三十七萬六千五百（六，三七六，五〇〇）元，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支拂期六百二十四萬四千八百七十五（六，二四四八，七五）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支拂期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一一三，一五〇）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支拂期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五（五，九八一，六二五）元。上項滿洲國政府之國庫證書，乃特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發行，且應在本協定署名之日同時由滿洲國代表者交付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代表者，並應在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支拂之。

本條所規定之第二期及其以後各項期欵，在支拂期之前一日，以在倫敦之圓與瑞士『佛郎』之匯兌行市爲基準算出之瑞士『佛郎』對於圓所表現之匯兌行市，與本協定實施之日在倫敦之圓及瑞士『佛郎』之匯兌行市爲基準所算出之瑞士『佛郎』對於圓所表現之匯兌行市相比較，倘有百分之八之『低』或『高』以上之下落或高騰之時，前記應交之分期欵項之額數，即瑞士『佛郎』所表示之期欵價值，應使其應乎本協定實施之日之場合，同一程度，予以增加或減少之。

瑞士『佛郎』現在之金平價（一瑞士『佛郎』含純金一格蘭姆三十一分之九）倘有變動，或瑞士『佛郎』之金兌換停止時，前項之規定以左項方法代用之：

本條所定之第二期及其以後各項期欵在支拂時之前一日，以在倫敦之金價格及圓之匯兌行市爲基準，算出與該項期欵額數有相等價值之純金重

量，與在本協定實施之日，以倫敦之金價格及匯之匯兌行市爲基準，算出與該期欵有相當價值之純金重量相比較 ，倘在百分之八以上之『少』或『多』之時，前項期欵之額數，以純金所表現之價值，應使其應乎本協定實施之日之場合，同一程度，予以增加或減少之。

第九條　本協定第七條所規定者，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應交付之物品，應由滿洲國政府所支拂之九千三百三十萬（三九，三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之價付，依照左項方法行之：

（一）在日本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通商代表部，自本協定實施之日起，在六個月期間內，照第七條所載之九千三百三十萬（九三，三〇〇，〇〇〇）元之額數，得在滿洲國或日本國之生產及製造之物品，向兩國無論何方之臣民或法人，均可締結購買之契約，前項購買之物品，依照所定契約之條件，自本協定實施之日三年之期間內，由以上所記之臣民或法人，應對於在日本國之通商代表部交付之前項之三年，其構成係以六之各六個月均分期間行之，其所交付物品之價格，不得超過三千一百一十萬（三，一一〇，〇〇〇）元，且以上三年之構成三個之各一年均分期間內所交付之物品，其總量之價格不得超過三千一百一十萬（三，一一〇，〇〇〇）元。

（二）對於物品之交付案件，在三年之各六個月均分期間內，滿洲國政府照前項所載物品，在不超過一千五百五十五萬（一五五五〇，〇〇〇）圓得交付之，以上欵額中如因何等之理由在六個月均分期間終了時不能交付，其差額有存餘時，此項差額應在下一期之六個月內交付，以下準此，據此所規定九千三百三十萬（九三，三〇〇，〇〇〇）圓之全額數，至三年之終了時當如數交淸。

（三）前項契約在本協定實施後六個月之期間內不能締結時，通商代表部在上項六個月期間滿了後，仍有締結該項契約之權利，且係本條前項之規定，締結契約之通商代表部以外之當事者，無論誰人，不履行契約或不正當履行契約，致該項契約被破棄之時，通商代表部在此種情形之下，與滿洲國或日本國之臣民或法人，有另締結新契約之權利，在此種場合，該契約在前記之三年期間以後應辦之對於物品上之欵項支拂及物品交付事，得有所規定之。

（四）本條所載契約，應任憑通商代表部之選擇保險併運送至碼頭交貨價值，或交貨於船上之價格指定後締結之，且對於物品上滿洲國政府之支拂事得規定行之。

（五）通商代表部關於購買物品契約，與滿洲國或日本國之臣民或法人締結之時，由通商代表部對於在日本國滿洲國公使館財務官，應將契約當事者姓名物品之種類原產地及數量支拂總額物品之交付，及與物品上之支拂日期暨場所，並包含關於預支欵項之規定，與交欵及交貨之其他一切條件等所記載之契約要綱書提出之。以上要綱書應依契約之兩當事者所認承，且限於物品賣主情事所許之物品，在滿洲國或日本國之商工會議所，或兩國之中無論任何方面之政府付與發給原產地證明書權限之其他機關所發給之原產地證明書，應由物品賣主向財務官提出之。

財務官接受上項契約要綱書時，限於其內容與本條不相牴觸，在接受後至遲在七日以內，對於通商代表部及該物品賣主將滿洲國政府依照契約之要綱書應辦之支拂通知之。

賣主關於賬目之淸算，得對通商代表部辦理，又爲上項代表處分該項物品，將書類（船運貨單等）及提單交付之。

財務官自通商代表部將契約之要綱書所載之物品交付完了，接到通知之時，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爲支拂人，由賣主受取且物品之代金發行額面記名式支欵憑單，在支拂之期日，前項物品之原產地證明書，在提出契約要綱書之際，不能提出之時，先與上項證明書交換，將其交付於賣主物品之賣主，對於上項支欵憑單應交付收據，對於物品之賣主，如預支欵項，有應預支之通商代表部通知之場合，依據要綱書由財務官照同樣之方法行之。

（六）本條所載『滿洲國或日本國製造之物品』一語，乃表示由他國輸入之原料，及以上兩國無論何方生產之原料，在以上兩國無論何方所製造之物品，再「滿洲國或日本國或法人」一語，係指依從滿洲國又日本國之法令所設立及將設立之法人而言。

第十條　（一）除本協定第三條之所包含者以外，於本協定實施後，因滿洲國政府之便宜從事，應解雇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各從業員，須給與三個月之豫告。

(二)被解雇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爲整理家事解雇後兩個月間，爲整理家事，在滿洲國有居留兩個月之權利。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遵從滿洲國之法令，其所有動產及不動產上之權利，應繼續享有。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之財產，遵從滿洲國之法令，有完全處分之權利，及其財產中之現物，或以外國通貨之相當額數，向滿洲國以外匯兌，此等權利應完全享有。

(五)被解雇或自請退職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之北滿鐵路(中東鐵路)從業員，在退職後兩個月以內，向本國之領域歸還者，任其選擇，由滿洲里車站或綏芬河車站，本人及家族暨其自用品與家產等，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許與免費輸送之特權。

第十一條 (一)本協定實施後，對於被解雇或自請退職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各種退職金，支拂金(解雇津貼及其他之鐵路勤務從業員應支拂之金額，依共濟儲蓄會規則之從業員儲蓄金，及其他對鐵路方面之附助金(包含利息)終身恤金，一次恤金，並照『一千九百十二年被傷害者撫恤規則』對於受傷害者終身恤金及撫恤)，以上退職津貼及支拂金，關於在本協定實施前之期間內，至本協定實施之日止，現行之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規則，依照本條之規定所變更之點，按個人計算且支拂之。

(備考)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之期間爲止之退職金，應照一千九百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之『率』支給之。

(二)本協定實施後，被解雇或自請退職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之從業員，限於關於各種退職金及支拂金之計算，以廢職之結果被解雇者論。

(三)退職金及其因在鐵路勤務關係之支拂金，與對於在勤務中受傷害者之撫恤及儲蓄金與所定之利息等，在自解雇或自請退職之日，應在兩星期以內發給之，但被解雇者之儲蓄金，以其半額由解雇豫告之日起兩個月以內發給之。

對於在鐵路勤務未滿十年者，其一次恤金儲蓄金與貼補金及其所定之利息，自解雇或退職之日起，在二年以內，以四次期欵平均發給之，解雇或退職之後，第一期欵項應在兩星期以內發給，其第二期欵項應在一年之終了時發給，第三次及第四次之期欵，在第二期期欵發給之後每至六個月及十二個月終了時發給之。以上欵項中最後三次之期欵，應由滿洲國政府發行證書，列入各人名義及所定支拂期時日與應發之額數，在第一期發欵之日，同時交付於本人領收，此項證書以後無論對於何人均不得讓渡。

在鐵路勤務十年以上者，不必受勞動能力之檢查，即作爲有領受終身恤金之資格者，此項終身恤金將按年發放辦法改爲一時金發給之，即作爲終身恤金，以每年應發給之欵額八倍半之額數，照前項之規定，在兩年以內分爲四次期欵向領欵者發給之。

(備考一)在鐵路勤務未滿十年之從業員，關於勞動能力之檢查，仍依照至本協定實施之日北滿鐵路(中東鐵路)所行規則辦理之。

(備考二)對於受傷害者之終身恤金，按每年發放之辦法，改爲一時金發給之，即以對於在鐵路勤務十年以上者之辦法，同樣辦理，以每年應發給之欵額八倍半之額數，向領欵者發給之。

(四)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對於鐵路如有債務時，由其應領之退職金及其他之支拂金內，將其債務額扣留之。

(五)各種之退職津貼及支拂金，以在本協定實施之日存在之北滿鐵路(中東鐵路)對其從業員清算所用之該鐵路金魯布之滙兌行市，用滿洲國通貨支拂之。上項退職津貼及支拂金之領欵人，以其所領之金錢兌換外國通貨向他國匯兌者，應容許之。

(六)各種之退職金及支拂金及滿洲國政府之證書，均應直接向正當領欵人發給或交付之，但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領域歸還者，得委託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總領事及其他之人代爲領受，以上委任者，須同時將辦理情形向北滿鐵路(中東鐵路)通知。

(七)本協定實施前已經退職現在候領終身恤金者，至本協定實施之日，仍應依照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現行之規則辦理之，不問該項規則以後繼續施行或變更與廢止，應繼續領受從前之恤金，在此種場合，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金魯布匯兌行市，及正當領欵人欲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領域歸還或已歸國時關於向外國匯欵，本條之第五項得適用之。

（八）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之從業員，在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管理局及其儲蓄金應支領之欵額，在本協定實施之日，正當領欵人及其代理者又相續人並未要求支給時，仍依照本協定實施之日現行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規則處理之。

（九）本協定實施後被解雇或退職之從業員，自其解雇或退職日起一個月間，在從前同樣條件下，關於所住之鐵路宿舍，應完全保持其權利。

第十二條　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名稱，包含屬於該路一切之權利及事業暨財產在內。

第十三條　滿洲國政府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為增進兩國間之交通及運輸，且使其容易達到目的起見，在本協定實施後三個月以前，關於旅客行李及貨物之通過輸送，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鐵路車站與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車站之間，對於旅客行李貨物之直通輸送，以及限於在技術的條件所許範圍內，為蘇里鐵路經由綏芬河車站，與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間，貨物不倒儎直通輸送等有關之問題，其解決另締結契約規定之。

上項三個月期間內，兩國政府且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現在使用之電線，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電線路之間，關於電線聯絡，另締結契約規定之。

第十四條　本協定自署名之日起即實施。

為此各全權委員在本協定上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協定在東京用英吉利文作成兩份。

丁士源　印

大橋忠一　印

烏澤聲　印

君士坦丁、君士坦赤諾維赤、猶列聶夫　印

威聶地克特、伊古那切維赤、卡次羅夫斯基　印

斯澤爾、瑪特維耶維秋、庫次聶奧夫　印

議定書

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權利讓渡於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締結之協定，於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東京已經署名。

並依照前項協定中之讓渡代價，應由滿洲國政府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支拂其額數，或一部分，其償付辦法，係對於後者應交付之物品由前者支拂之各項規定。

並依照前項協定中關於以上者，由日本國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通商代表部，於日本國或滿洲國之生產或製造之物品，向兩國中無論何方之臣民或法人應購買之規定。

並依照前項所定通商代表部與日本國或滿洲國之臣民或法人之間所交易者，須以公正且正當辦理之規定。

並依照日本國政府以善意之精神，願為前項協定之助力。

故由日本國，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政府，締結如左列諸條之協定。

第一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通商代表部，依照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權利讓渡於滿洲國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締結之協定第九條，於日本國或滿洲國之生產或製造之物品，向兩國中任何方面之一方臣民或法人購買時，日本國及滿洲國之政府，為此項商議，得公正且正當行之，在上項協定實施之日起六個月以內，為確保購買契約之締結及為購買契約正確履行，對通商代表部供與以限於可能範圍內之便宜及援助。

本議定書內『於日本國或滿洲國所製造之物品』及『日本國或滿洲國之法人』之用語，均依照前項協定第九條所規定使用之。

第二條　日本國政府及滿洲國政府，為對於前項臣民或法人與通商代表部商議契約，並聲明如以不當高價格為要求，致使契約之締結為不可能時，可通知關係官憲，有採取必要措置之用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為對於通商代表部與日本國或滿洲國之臣民或法人商議契約，並聲明如以不相當低價格為要求使契約之締結為

不可能時，對於通商代表部有採取必要措置之用意。

第三條　關於購買契約商議締結時，通商代表部及日本國或滿洲國臣民或法人，關於物品之價格並物品上支拂及交付與其他之條件意見不能一致時，商議之當事者，共同或單獨對於常設調停委員會將不一致之點，得申請調停。此項調停委員會，應在本議定書實施之日後十日以內設立，以由日本國政府任命之委員一名，滿洲國政府任命之委員一名，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任命之委員二名構成之。

調停委員會受理該項申請之時，以公正意見決定，且對於商議之當事者一方或雙方，將締結契約事勸獎之。關於此項申請，得規定商品之價格。該委員會在決定上項意見時，其所應基準者，以日本國或滿洲國之適當交易所之物價採用之，如無價格時，即採用輸出價格，無輸出價格時，應採用日本國或滿洲國適當之主要市場上之一般躉賣價格。以上物價如以交易所之價格輸出價格或躉賣價格為基礎皆不能決定之時，此項委員會將關於該項物品所得之各項情報彙齊，以全部為標準決定公正之價格。

調停委員會關於一切事件之審理，自受理申請之日起，應在六星期之期間以內完了。

第四條　通商代表部及日本國或滿洲國之臣民或法人，其中關於依照購買契約所規定之義務履行意見不能一致之時，當事者共同或單獨依第三條第一項所載之調停委員會，將意見不能一致之事，申請調停，但以該契約中各當事者有得為申請之規定者為限。

調停委員會受理請求之時，對於該項契約之規定，及意見不一致有關係之一切事項，加以審查決定認為公正之意見後，向當事者之任何方面一方或雙方勸獎其服從以為意見不一致之解決。

關於本條調停委員會審理事件之期限，與第三條同。

第五條　調停委員會在所定之審理期間內尚不能辦到決定之時，或雖可決定而在兩星期之期間內不能除去困難之時，此項案件得依照意見不一致之當事者任何方面一方或雙方之申請，為求公正且妥當之解決起見，移送於關係締約國政府間商議之，但以當事者之間豫先同意者為限。

第六條　依照兩關係當事者之希望契約及其他項，照本議定書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由調停委員會或關係締約國政府間之商議已經決定者，得另定拘束兩當事者之約束辦法。在此場合，此項決定依約束辦法內所豫見之狀態發生效力。

第七條　本議定書自署名之日即實施之。

為此以下署名者各受本國政府正當之委任，在本議定書上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昭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即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本議定書在東京用華俄日文作成三份。

丁　士　源　印

大　橋　忠　一　印

鳥　澤　聲　印

廣　田　弘　毅　印

君士坦丁、君士坦赤諾維赤、猶列聶夫　印

威聶地克特、伊古那切維赤、卡次維夫斯基　印

斯澤屁、瑪特維耶維秋、庫次聶奧夫　印

最終議定書

關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權利爲讓渡於滿洲國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締結之協定，已於本日署名，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全權委員締結左列諸條之協定。

第一條　一，協定第三條第一項所規定　記錄賬簿　文書及書類之移交，非帶有檢點之性質。

二，協定第三條所載之顧問所陳述意見，採用與否，係新管理局之自由，故該項意見不論如何場合，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及該顧問不課以何等之責任。

第二條　關於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居留民團所佔有財產及道路管理下之財產協定第五條所載，乃關於佔有及管理之規定，毫不妨害滿洲國法令之適用。

第三條　滿洲國政府在濱江省公署教育廳第四科管理學校中，為教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所充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之子弟

起見，照協定實施以前之同樣方法，在協定實施以後三個月間支給補助金，茲同意之。

第四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由其父兄醵資所購之學校物品，及由北滿鐵路（中東鐵路）前副理事長所取用之舞臺裝備品，不屬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財產，應引渡於在哈爾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總領事。

第五條　滿洲國政府對於北滿鐵路（中東鐵路）之從業員之共同組合（消費公社），將其定欵加以清算，並無異議，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之組合員為清算事有居留之必要時，對於上項人民許可其在滿洲國居住清算完了時為止。

第六條　所定之期間內，依協定第十三條所規定關於電線連絡事，在別項契約締結之前為止，上項連絡之現狀應維持之。

本最終議定書，為上項協定之一部分，且與上項協定同時實施。

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本最終議定書在東京用英吉利文作成兩份上署名之。

丁　士　源　印
大　橋　忠　一　印
烏　澤　聲　印
君士坦丁、君士坦赤諾維赤、猶列聶夫、　印
威聶地克特、伊古那切維赤、卡次羅夫斯基、　印
斯澤爬、瑪特維耶維秋、盧次聶奧夫　印

滿洲國與日本國間交換公文

（一）逕啓者：關於本日滿洲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全權委員所署名之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權利讓渡於滿洲國所締結之協定，滿洲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曾因此項協定之締結，滿洲國政府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負一切支拂義務之履行，倘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有要求日本政府保障之場合，日本國及滿洲國間鑑於現在緊密且特殊之關係，希望日本國政府關於此項要求加以應諾，本大臣關於此事，已向駐剳日本國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特命全權大使并於本日另以公文交換矣，茲附上謄本件備考。

本大臣茲乘此機會表示至深之敬意，敬具，

滿洲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丁

昭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日本帝國外務大臣　廣田弘毅　印

（二）駐日本國滿洲國特命全權公使丁為照復事：接准本日

貴大臣照會內開，關於本日由滿洲國與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全權委員簽名之『為關於北滿鐵路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所有權利讓渡於滿洲國之協定』，前據滿洲國政府通告，此項協定締結後，滿洲國政府自應履行其對於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所負一切支付義務，倘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要求日本國政府保障時，即希顧念滿洲國與日本國兩國間密接且特殊關係，於日本國政府承諾該要求等由在案，關於此項保障，本大臣與駐日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全權大使本日互換另紙公文，並附送本日貴大臣與駐日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全權大使互換公文抄本，（公文抄本附後）相應照請查照等因前來，業經閱悉。此次滿洲國政府依據本日滿洲國與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全權委員簽名之『為關於北滿鐵路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所有權利讓渡于滿洲國之協定』，關於滿洲國政府對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所負一切支付義務之履行，日本國政府向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作為保障，本公使現奉本國政府訓令表示謝意外，即關於來照所稱保障，毫無異議，並滿洲國政府依此項協定，對於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所負一切支付義務，自應確實履行之。因此對於作為保障之日本國政府，決不致受絲毫障礙。特此聲明，相應照復，即希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日本帝國外務大臣廣田

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丁士源　印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三）

循實

剿赤軍事政治概觀

貌和神離的各路軍——記得我們二十一年冬在鄂西剿赤，任務將近完成的時候，忽然聽得徐向前這一股赤匪由陝南竄進川北的消息，接着又是賀龍從鄂西竄到巫溪，又從那裏渡江而南，大家都不免有點吃驚：出川剿赤，剿來剿去，倒把赤匪給趕到老家去了，這不是有些滑稽嗎？不過有些人又這樣樂觀地想：四川的民團是赤匪的對頭，防區又是川省各軍的生命線，匪到了川省，必然要從這種力量和制度上受到致命的打擊。

但是無情的事實却把這種樂觀的推論打得粉碎。赤匪到處，民團只證明了他們在平時是豪紳地主們御用的工具，在赤匪來時是給匪「送賀禮」——槍彈——的運輸隊；防區制單單表現出它的反作用來——正好給赤匪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這可以禮讚的防區制的眞精神一貫地支配着一二三四各路軍。（六路軍早已在五路軍卵翼之下。）站在客觀方面看，那暗暗在各軍將領們心中作祟的「保存實力」的念頭，原是維持他們每個集團的生命的必然的手段啊。從劉湘擊敗了劉文輝，打破了像歐洲的局面的均勢，把他的鐵腕伸張到川西，勢力籠罩住全川，高唱着「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的調兒以來，其他弱小的各軍怎能不揑着一把汗地岌岌自危?!但是剿赤的題目又來得太大，不容誰表示異議，雖則大家都懷着「且讓你二十一軍也去着一下。」的鬼胎；於是一個個便利用「陽奉陰違」的方法來對付。

他們從六路會剿發動時起，便不約而同地採用「不來氣」（川諺，不理的意思。）或「你來我不來」的法子來敷衍劉湘。下東情勢緊張了，一二三四各路不動；催促又催促，動是動了，可是「坐地銜鋒」，和不動也差不多。五路軍收復宣綏了，那幾路還是沒有前進多遠。劉湘無法，便在成都召集第二次剿匪會議。其初我們聽說那以鄧田兩人爲對象的會議偏偏他兩人不出席；好容易把駕勸到了，還不是「會而

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第二期作戰計畫中大書特書曰：「各路軍進攻，應一致動作，期收協同之效，不得稍依延緩，觀望不前；或爲個人保存實力，不顧大體，致令匪勢坐大，不易肅清。」三期計畫中也提出「各路軍應齊頭併進，一致動作，早竟全功」，和「各路軍隨時須切取聯絡，本互助精神，不能因細故而發生誤會。」的警告。然而不過「白紙上寫黑字」而已。

隨着剿赤軍事的進展，籠罩在一二三四路軍將領們心中的恐怖也滋長起來——剿赤軍事看看快要結束了，解決了赤匪之後便要輪到他們，不幸的命運也慢慢要臨到他們了。所以那時竟有那樣的流言，說各路軍中懷着「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鬼胎的大有人在。在第四次剿匪會議中，被恐怖驅迫着的他們，附帶地說到安川的話，居然不客氣把橫梗心頭的問題「剿赤以後究竟如何？」提了出來。還怕會議席上的話是「水的」（川諺，不可靠的意思），由唐式遵出頭担保——是各將領公請他出來作担保人的嗎，抑或劉湘示意他出來充幌子的，這卻不得而知了。國際間所認爲神聖的公約，在必要時尚可由强者一手撕去，像這樣一個有明確的立場的人的担保——偉人們所謂的担保大概是口頭上的人格担保還不見得是契約。——又有什麼拘束力？這場把戲不也還是滑稽嗎？

對於將來的安全的保障是一方面，三百萬元餉款和三百萬發子彈的補充又是一方面。這樣雙管齊下的切實妥協，算是給各軍將領——特別是鄧田——一顆有相當效力的定心丸，打了一針嗎啡針，軍事上才有了比較平衡一點的進展。

不過一二三四路軍的進展始終是檢的便宜，因爲和他們對峙的匪的兵力，向來是稀薄的。他們之中的每一路軍所出的兵，多的，才八旅，少的才四旅，所以他們所謂「一路」的部隊，其實只抵得第五路軍的一部分；他們「一路」軍所守的防線，只抵得第五路軍兩旅人所担任的。況且每次攻擊，分配給他們的任務也特別輕，可是他們每次連那點輕微的任務也不肯努力去完成。

四川剿赤軍事就在這種協同動作的狀態之下敷衍着進行了幾乎一年。等到這次全線總退卻，他們間的協同動作的精神，更充分地表現出來。你說你因爲右翼的友軍先退，才牽動了你不能不放棄突出的某個陣地；他又說他因爲左翼的友軍先退，才被迫着不得不放棄有被匪抄圍危險的城池。各執一詞，大打其通電，企圖把不戰而退的罪名諉卸給別人。究其實，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想退；他們退得那樣迅速，以致於發現了軍隊從城裏退卻了七八小時匪才趕到的醜事。最妙的

是羅澤洲部退却下來，還被別部分的「友軍」趁火打刦地解決了兩營，提了鎗去；現經第三者的「友軍」出來調停，才算歸還了些。但同時被殺的數十名士兵到底成了「枉死鬼」，被截留的輜重也蒙那部不客氣的「友軍」當作戰利品沒收了。這不客氣到忘了人我相的友軍究竟是那軍呢？可惜報上在登出羅澤洲向成都某軍事當局伸訴寃苦的原電中是用的「口軍」，使我們不能一眼就看出是那軍，但是就電中所說的地形來看，可以判斷，它是田軍。

各路軍間步調不一，各自為謀的情形是那樣，再看看兵力龐大的第五路軍的內部又是怎樣呢？還不是一樣缺乏站在一條戰線上眞正共同奮鬥的精神？一般地說，以號稱堅銳的五路軍，而部隊的攻擊精神也遠不及匪，這並非由於兵不能戰，乃是由於將領們態度之不堅決。為什麼不堅決呢？隨時隨地要顧全實力。既要顧全實力，自然步調就不能齊一，精神也不能一致了。

這裏舉兩件事來作例證。一件是六月二十二日的攻擊，右翼三師的九旅不遵照總指揮部的命令上指定的總攻日期，協同左翼四師范旅一致動作，遲一天才攻擊。這不協同的結果是雙方都沒有得手。四師方面對這事沒有說什麼，而三師倒把失敗的責任推給四師，並且賄通了兩個總司令部派來的軍事視察員先捏詞陳報劉湘。幸而這事當時便查明了，三師只落得自討沒趣。

又一件是當右翼汪劉楊三部潰退，牽動了左翼之後，唐式遵要左翼的范紹增部右移，代范指揮步隊的羅君彤，要右翼的唐部左移，這各別的要求，無非是為了鞏固自己的陣線，都不是眞為金錢打算。結果，在右翼的只管向右邊緊縮，在左翼的也只管向左邊靠攏，中間的缺口不但堵塞不起，而且越扯越大，給匪一個長驅直入橫衝直撞的大好機會。

再以范師來說，抽調孟旅朝右邊去策應，這一着原本是適當的。可是當匪打過了孟旅又橫過來打廖旅的時候，就該嚴令廖旅努力應戰，堅守着屏障周范兩旅陣地的土地堡，（到那裏的匪不過二三百人，一旅之衆萬無抵敵不住之理。）那末，周范兩旅就可緊守着通江方面的原陣地，最左翼的彭，楊，李，羅，田，鄧各部都可不動。退一步說，廖旅退却之後，周范兩旅不必過於害怕腹背受敵，范旅仍守原線，周旅沿河扼守着范旅背後喜神灘，長灘河一線，兩旅入左邊和彭師全師緊靠着，縱然匪從腹背以主力來攻，只要不怕犧牲，也儘可支持一下。再退一步說，為安全計，周范兩旅退過長灘河以後，容易扼守的陣地有三四線之多，就是退却，也該節節地退。但一線也不守，窮五日夜的腳力，白白放棄了

四百里的陣地，這除了避免犧牲，保全實力的一個原因外，戰略上絕沒有什麼必要的理由可以辯恕。眞可說是開足馬力做「以民委匪」的功夫！在這樣尖銳的鬥爭之中，他們居然還在做保全實力的迷夢，這暴露出軍閥們傳統的精神和必然的命運來。倒霉的只是那些出錢供養他們的「阿斗」。怪不得如今川北十幾縣在重重的壓搾下和磨難中的民衆們，已經忍不住發出了「似此食民之祿，不能分民之憂，衣民之衣，不能捍民之患，爲兵爲匪，何從攸分?!」的怒吼聲。

將領們一方面既要卸過，自然也會爭功。通江城收復之初，李其相先通電報捷，說是他克復的。報館從那裏知道這消息是不確實的呢？成渝兩地的報紙便把他這電大登特登。但是確是首先入城的四師十旅旅長周紹軒不禁大憤，通電各方，舉出幾種例證，駁斥李是揑詞邀功。證據確鑿，李自然無話可說。周的電雖說來得委婉，但辭氣之間也儘多冷嘲的意味。李固自討，可是面子上也夠難過了。

我們確實知道通江城是匪自己放棄了的，因爲是個鍋底形，四面受敵，非軍事所必爭必守的地方。這樣一個無關得失的城池，除了佔領了他好在文電上表功，欺矇一般沒有到過那裏的省內省外的人而外，委實沒有什麼意義。根本既不是硬攻下來的，那末，不管是那個先進城，都說不上功勞，更無取乎沾沾自喜地來「丑表功」。然而專喜歡在電報上做文章出風頭的將領們偏要來爭功，來暴露自己的醜！李其相固屬無聊，周紹軒也未免太不明達了！

大家都唱着「剿赤救民」的高調，但是有功便爭先搶來歸自己，有過也不肯落後一步地推給別人，這正是整個剿赤軍的弱點啊！

缺乏將才——四川的將領雖多，但具有比較進步的軍事學識和豐富的剿赤經驗的，却少得可憐。鄧在川中是以善戰著名的，但他此番剿赤還是第一遭；李，羅，楊等也同樣是沒有這種作戰經驗的，何況楊所有的只是一股衝勁，李羅的才略原也不過爾爾。田的平常的本領在前年剿赤戰役中已曾表演過。歷數六路大軍中負方面責任的將領，具有第二個條件的王陵基就不能不算是佼佼者了，雖則他也還夠不上稱爲將才。他在川中有「靈官」的綽號，因爲他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很有點殺手威風，而且又恰巧姓王，很像戲台上扮演的「靈官掃台」的那位王靈官。他前年在鄂西指揮川軍剿赤，負有微名。去年又指揮第五路軍作戰到今年二月，總算是節節勝利。雖有郝耀廷部那次的覆敗，他的駐在離宣漢七十里的胡家場的總指揮部也幾乎被赤匪衝散了，但是他從萬縣趕回前方，很敏捷地便把陣線恢復，轉危爲安，並且在佛耳

岩一線把赤匪痛打了一下。

他歷年把持下東，擴充實力，久已遭劉湘的嫉視。今年春他派代表到中央去積極運動二十三軍的軍長，又示意他的戍區內的機關法團散佈歡迎他升任軍長的空氣，更公開地向劉湘作露骨的表示，大有不得不休之勢。這使得正想登上四川的迪克推多寶座的劉湘到了不能再忍耐的程度；但是深沉的他，依然不動聲色。藉了面商剿匪機宜的題目，把王陵基請上成都去。王坦然不疑地去了。機會到了，劉湘對老師也就無所用其客氣，託辭「方師頻年剿匪積勞，亟欲稍事休養……」解除了他的兵柄，軟禁在成都，換了素有「瘟」名的唐式遵繼他的總指揮任。

唐的軍事才略是絕無可稱的，所以用他來代替，不過因爲他是劉的「貼心豆瓣」（川諺，是親信的意思）。一般人的意見，認劉湘在剿匪軍事未結束之時把王撤換了是大大的失着；因爲王之下台，會影響三師官兵的作戰力，會影響王所收編的一些雜色隊伍的意志；尤其是因爲唐式遵無論在才具，威望，經驗方面都遠不及王，深怕他一旦「失格」（失敗）使軍事蒙到不利。唐就職後，總算運氣還好，平平穩穩地過了四個多月。最後終因布署失宜，指揮失當，貽誤了大局。假如比較有辦法有魄力的王陵基依然在職的話，我們相信即令挫敗也不至挫敗得這樣利害。一般人所預料的果不幸而言中了，說起來真可惜。

因了軍事局面的劇變，王已恢復了相當的自由，一時間還有過復職的呼聲，但劉湘不肯答應。又把他手下第二個精幹的將領二師師長王纘緒（治易）去輔助唐式遵（唐改充總預備隊指揮，並負責縮編與整理各部，原來的總預備軍總指揮潘文華坐鎮成都去了）。我們且拭目來看看他的本領吧。

川軍缺乏將才，這是事實上的限制，雖可惋惜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了私見更動王陵基已經是不該，最不該的是用了個只會算命占卦（？），用鵝毛扇搧陰陽火的妖人劉從雲來當前敵軍事委員長。軍事計畫及命令中一些失當的小節且不必去說他，他最大的錯誤是完全不明瞭赤匪的實力和企圖，竟認赤匪已是殘匪，而且是消滅在即的。於是漫不經心地把潘文華在六月上旬才統率出來增加的一師又一團的總預備隊使用來佈防，並且使用在極左翼的通江城一帶；還有一旅就駐在他的行營所在地的順慶。以致中央區的防線一旦爲匪突破一點後弄得沒有預備隊可以增援——已經使用在通江的不好抽調，即令調去也萬來不及，順慶的更不必說了。這四旅多人的生力軍，因他這一擺佈竟等於零；如其是頓在可以左右策應的宜綏一帶，五路軍的陣線又何至於全部崩潰呢

？不惟不致於因了一個缺口就弄得不可收拾，還可以用生力軍把匪迎頭痛擊一下，包圍殲滅了他哩。所以劉從雲之充軍事委員長，丟盡四川軍人之醜還是小事，大大誤了戎機才是不可恕的罪惡。

過於拘泥的穩打穩紮——步步爲營，穩打穩紮，是中央軍在江西剿赤多年從血的教訓中得來的經驗，也是在鄂西剿過賀龍的川軍在體驗上公認爲必不可少的要訣。這回四川剿赤軍一開始便是採用這個戰略的；各級指揮官隨時都在命令通報上再三叮嚀着。但這個戰略的正確性是有它的限度的，過度的「穩」便爲呆滯，必然要失却許多機宜。

田頌堯的部隊去年獨力剿赤的時候，因爲輕進，好幾次中了誘敵深入的計，六路剿匪軍中也有些部隊在陣脚未穩便跟踪追進因而受到失敗的教訓的，所以「穩打穩紮，步步爲營」便形成了「鐵則」。每次遇着匪退却我們跟進時，總不去管當時的匪情如何，一味先做「步步爲營」的功夫，有可以追擊的機會都讓它過去。幾天之後，匪的新陣線上的工事又構築好了，到那時才去攻擊，結果又是「地險工堅」（這是剿匪的文電中極常見的字樣），不能得手。沒法，只好頓住，一頓就是幾十天。

尤其是匪每次退却都利用兩天。我們剿匪軍既過於顧慮站穩陣脚，又要等到天晴才肯進攻。這停頓的期間便是給匪充分休息整理和構築工事的機會了。

還有一種伴隨着過於「穩打穩紮」而來的缺點，便是形成缺乏戰勝匪的自信力。固然，川省剿匪軍事並不像前幾年我們聽說過的中央軍在贛剿赤時那樣怕匪，（「有些官兵：……只知道呆守着一個地方，連動都不敢動，不僅不能積極去進攻土匪，甚至怕和匪見面。」蔣委員長語）但是鄂西剿匪的經驗也告訴他們說赤匪是不容輕視的。輕視固不可，然而過於重視便形成了害怕的心理。每次進攻，最高級指揮官都要諄諄告誡：「穩打穩紮，免爲匪乘」；各路軍進攻，應與左右友軍齊頭併進，不得孤軍深入，致遭挫折」。各級指揮官也同樣告誡他的部屬。因此，在攻擊，夜襲或施行威力偵察」時，一連一營的部隊都不敢眞正獨力作戰——有大部隊在一起才有「羣胆」，有羣胆才敢作戰。在防禦時，各部隊間的聯絡或是不確實，或是稍爲有二三里路的空隙便要喊「空隙太大」；有一部突出幾里路便要喊「過於突出」，或者是「兵力稀薄」。這樣剿匪作戰就時時立於被動地位，使我們的行動反受匪支配。他要我們到東，我們就不能不到東，要我們到西我們就不能不到西；他不退却，我們就只好守，他就退却，我們也不敢追。這便是一個失敗。

過去與其說是「戰勝」的，無甯說是「熬勝」的——打了十個月的仗，六路軍全線和匪接觸的次數大大小小也不知有幾十次，但和匪的主力決戰簡直沒有過，稍稍把匪打疼一下的戰爭也不過五六次。

這固然一方面是因爲川省的赤匪自始便採守勢，到處據着險要的山地，編成據點，構築重層的堅固工事來抵抗。這種仰攻的陣地戰是很不易成功的，有的是限於地形，不好使用大兵力，有的地方，我軍縱攻了上去，也難於站穩，一到赤匪出擊便仍然得退下來。即或僥倖成了功，犧牲也必然很大。因爲怕犧牲而極力避免犧牲，是從沒有把匪的主力殲滅着過的又一方面的原因。

匪的主力自來是配備在五路軍當面，所以從會勦之始，一二三四路軍都是撿的便宜，固不必說；就是五路軍的進展又何嘗是從好多的硬仗中抛擲了很大的代價博得的呢？匪從十幾萬大軍的包圍封鎖，以及新武器的壓迫上感受到很大的威脅，這是事實。唯其是這樣，所以他不打硬仗，一線一線地作有計畫的退却；他退却一線，我軍便跟着推進一線——退一線不過幾十里路。這樣的進展，固然不能不承認是勝利，但也不能自詡是眞正勝利，因爲只收復了些地域，却不曾怎樣損傷着匪的實力啊！

在我們部隊中久已流行着一個趣話，就是：每次在發覺當面的匪有點退却的徵候時，大家不禁要這樣說道：「又要賊「先生！過來啊！」」這趣話是這樣發生的。我們當面的匪第二次退却時，正當拂曉，又是濃霧，所以他退却了好久我們前線的警戒上的兵都不曾查覺，直等到老百姓們隔着河大聲地喊：「先生們過河來啊，紅「棒老二」（川諺，匪的別名）早就走了！」我們才知道。第三次，匪又放棄了我們屢攻不下的要隘而退却，仍然是大雨天，他拂曉以前退盡了，我們到早晨還不知道。那面的老百姓們跑過來向我們說道：「先生們，匪已經走了！」有人問他們：「匪幾時走的？」「今早晨走的。」「爲什麼不早點來報告呢?!」人們更這樣問，意思間是有點怪人家報告得遲了。老百姓無話可答了——這話可眞有些難答，他們絕沒有想到來報告消息反會遭人埋怨，說是來得太遲。可惜他們太不聰明，否則這樣反問道：「匪退了那末久，你們還不知道，你們警戒上的兵是幹什麼呢?!」那才有趣哩。

平心而論，過去十個月四川勦赤軍如果說是「打」贏了的，確實有點誇大，只好算是「蹬」贏的（「蹬」是川諺即普通話「熬」，北平話「耗」的意思）。本來，憑着十幾萬的兵力，全川以及中央的後盾，軍實糧秣又有着廣大的粟源地，

如果連「熬」都熬不贏，那就未免太不光榮了。

一方面過熬，一方面「拿着竿竿邀鶴兒」，這便是川軍剿赤過去制勝的真相。

簡陋的諜報組織——軍事上怎樣發號施令，完全要根據諜報，所以偵探戰實在是中心戰爭。川軍中對於諜報的組織和偵探的訓練，在平時是絕不注意的，作起戰來，才臨時找人來當諜查，充偵探。這次剿赤也是一樣。我見過一些諜查，不但說不上軍事偵探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連普通的常識都不够，勇敢機警也沒有，這些不堪用的材料怎樣負擔得起這種艱難的重要工作？不過，事實上有絕對的需要，既沒有相當的人，也只好勉強把他們當作跑腿的人來驅遣。得來的報告不是錯誤的便是惝恍迷離的，絕少有價值的消息。有時派遣了出去，他們連到前綫去看一趟的勇氣都沒有，更不必說深入匪區了——躲在田裏躭擱一陣便回來東支西吾地說一些。平常探得的消息，也很多道聽途說，捕風捉影之談，你想，如果高級司令部要靠這種諜報來判斷敵情，決定方略，是多麼危險的事呵！也幸而我們的指揮官們不大重視這些根本值不得重視的報告。

不滿人意的軍紀——中國現時的愈趨愈下的軍隊，想要求他做到真正不擾民的地步，簡直是不可能的。四川剿赤軍這次算是為與赤匪爭民衆而戰，對於軍紀，三令五申，甚至有「有擾民者准人民先殺後報」那樣嚴厲的告示的，騷擾人民的士兵被槍決的也有過。但軍紀不是單純的禁令乃至於殺戮所能維持起來的，所以禁止儘管禁止，懲罰儘管懲罰，擾民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軍紀不良有它很深的病根在。

動輒四五個月或半年不關一次餉，有的部隊，中下級軍官們還有伙食錢可領，有的更有借支的錢發下來，士兵也跟着可以叨到點光；但很多的是既不關餉，也無借支，士兵們幾個月連洗澡剃頭零用的錢都沒有一文，油葷嗎？更是幾個月吃不着一回，往往因運輸困難的原故，飯也得餓，鹽也沒得吃。他們的生活是這末惡劣，逼得沒法，有機會時從老百姓家裏去抓點可吃可用或者可換錢的東西，憑良心說，這不是怎樣該苛責的事。何況有些強項的士兵，心裏還會有這種念頭存在着：「我們替你們打匪，既要受罪，又要拚命，隨便拿你們一點東西也不為過吧？」如其他們一旦眞為犯了軍紀而要受死刑時，我想他們一定要切齒地暗暗怒駡：「那裏有什麼天日？你們當上中級官的，把老子們賣命的錢搶起去修洋房，買姨太太，倒安安逸逸地一點罪也沒有，老子們拿人家一點小東西就該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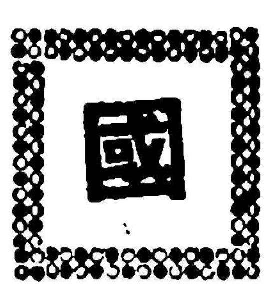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起至二十四年四月四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　救濟經濟危機問題：蔣委員長已擬有方案，即正在規劃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也。如改組中國銀行，發行金融公債，即係方案中之初步計劃。至利用外資，整興國內工商業，亦爲方案中所規定者，故國際借款問題，政府仍在進行，惟關係複雜，一時不易實現耳。剿匪軍事：本週川北黔北兩路均告吃緊，徐向前匪已越過嘉陵江。蔣委員長以田頌堯軍在前線堵截不力，迭失蒼閬劍南四縣，特將田撤職查辦。胡宗南師已接防昭廣之線，劉湘部王纘緒師已收復南部，川西可保無虞。朱毛自回竄黔北後，竟渡烏江而南，與中央軍在修文息烽間連日激戰，粵桂軍及滇軍均趕往協剿，目前蔣委員長在黔坐鎮督剿，朱毛殘匪，已有向東逃竄之勢，企圖與蕭賀聯絡。湘西蕭賀已被官軍擊潰，又有西竄黔川邊境之勢，倘與朱毛聯合，官軍或可免分散追擊之勞，集中兵力一舉而消滅之歟？

本週國外大事　英代表艾頓由德報聘俄波捷克等國，雖屬探詢意見性質，然會議結果，俄國表示與英國努力和平運動。波蘭雖拒絕加入東歐公約，但法國正擬修改公約條件，俾波蘭能參加。現在歐洲局勢，各國一方正努力擴軍，而同時仍進行外交方式。下週英法義在義大利北境斯特雷撒地方所舉行會議，對於目前局勢，至少當有一新發展也。至於比利時之放棄金本位，使金集團國家，受嚴重打擊，然因現時歐局緊張之際，英美諸集團亦不暇從事貨幣鬥爭矣。





蔣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救濟目前經濟危機，當局已有整個方案，即蔣委員長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也，其已告成功之金融政策，如改組中國銀行，發行金融公債均係方案中之初步計劃，至整個辦法，現尚未發表，茲誌其大要如次：

蔣委員長倡導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整個辦法，尚未公佈，祇於一日在貴陽與各報記者談話云，『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與解除全國民衆之痛苦，須有一個運動繼新生活運動而起，其名爲「國民經濟之建設運動」，此國民經濟運動，乃以振興農業，改良農產，保護礦業，開發礦產，扶助工商，調節勞資，開闢道路，發展交通，調整金融，流通資金，促進實業爲宗旨，而以革除苛捐雜稅，減免出口稅，與要求新憲法之實施，禁止紙幣之濫發，爲建設國民經濟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資本，以謀社會經濟之安定，與農工商業之進步，亦即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之一種也』。

聞蔣氏提倡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因鑒於目前經濟危機，國內各方面所擬議挽救辦法，均非治本之策，乃徵詢金融經濟專家，草擬計劃，其內容包括甚廣，現正由蔣整理中，不日即可發表，

中國銀行改組成功

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已於一日如期發行，按公佈條例支數額，由財部交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充實基金，由三行自行與其他各銀行接洽抵押，中國銀行增加官股案，該行股東總會於三十日在滬開會時，業已提出討論，商股股東謂官股五百萬原佔資本二成，若照增加之數則

變官六商四，認爲侵害商股利益，要求將增加額數核減，旋經討論結果，資本增爲四千萬，即再增加官股一千五百萬，俾官商各半，並授權董事會，向財部懇商，對部頒條例董事十七人修改爲二十一人，官股董事八人改爲九人，商股董事九人改爲十二人，財部已應允股東會之請求，官股董事九人，已由財部派定，計宋子文，葉琢堂，席德懋，錢新之，胡筆江，宋子良，杜月笙，吳達詮，王寶崙，董事會於一日開會，准張嘉璈辭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職，李馥蓀辭常務董事長職，推舉官股董事宋子文，王寶崙，杜月笙，錢新之爲常務董事，至任期未滿之商股常務董事馮耿光，宋漢章，陳耀德，共爲七人，財部派宋子文爲董事長，宋即席就職，宋就職後，即開常務董事會議，決議聘宋漢章爲總經理，二日晨宋偕宋漢章赴中國銀行正式視事，宋語人對中國銀行行務，今後並無變更，政府絕不實行任何新政策云，總之政府之金融政策，至此完全成功，而所發行之金融公債一萬萬事，今乃完全判明，係爲整理金融機關而發，大目標端在中國銀行，財政當局之意，務欲將中國銀行置於政府控制之下，此項計劃，醞釀已非一日，惟因機會未熟，故未實行，今春適因滬市金融風潮猛烈，政府財政復陷于困頓，當局與前財長宋子文氏等商討結果，認爲一方固應救濟上海市面，一方對於政府金融機關之中央銀行應充實其力量，俾政府多獲伸縮運用之便利，而中央銀行一行之力，終較單薄，政府有官股之中交兩行，實應使之與中央銀行合作，造成三行共同受中央控制之局面，然後財政上乃能有所發展，此議商定，孔宋兩氏，乃於二月二十八日，聯袂赴漢，晉謁蔣委員長面陳，蔣氏極讚其議，於是即商定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及增加中國交通二行官股，議既定，孔宋兩氏遂即東返，準備一切，其時外間知者絕少，即政府中人亦俱不甚明瞭，及上月十九日孔在行政院會議提案通過，翌日復通過於中央政治會議，其事始經揭曉，中國銀行方面對於此舉，事前毫未得到消息，一旦發表，頗爲愕然，並有隱示異議者，其後政府下令任命張公權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同時中國銀行股東會亦在滬開會，一切決議，皆照事前政府方面所預定者爲之，中國銀行今後遂變成第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不過陪客性質，因該行總理唐壽民係宋方人物，早已不成問題，此三大銀行合作以後，于政府財政上，自然立刻獲有無限之便利，即金融界亦當呈現穩固之景象矣，據三日孔祥熙談話云，『我國連年受世界經濟恐慌與美國提高銀價影響，致工商凋敝，金融枯竭，乃發行金融公債，充實三行資力，並商請張公權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宋子文爲中國銀行董事長，宋漢章爲總經理，使三行切實合作，力量集中，打破金融上一切難關，達到自身鞏固之目的，然後方可談到根本改善金融組織，及財政經濟上之重要問題，至減免出口稅，裁撤轉口稅，不久可實現，抵補辦法亦有具體決定，蔣近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誠爲國民自救之根基，蔣因剿匪工作遍歷各地，深感復興民族，非僅恃軍事力量所可成功，故發起此項運動，希望國人努力促其實現云』，茲將中國銀行條例照錄於次，此亦財政史上有關係之史料也。



張嘉璈



宋漢章

〈中國銀行修正條例〉

第一條，中國銀行經國民政府之特許爲國際匯兌銀行，以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設立之，第二條中國銀行股本總額定爲銀幣四千萬元，分爲四十萬股，每股銀幣一百元，官股二十萬股，商股二十萬股，均一次繳足，如有增加商股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增加之，第三條中國銀行於上海，於國內外貿易上必要之處，得設分支行或與其他銀行訂立代理合同或匯兌契約，第四條中國銀行股票概用記名式股東以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爲限，第五條中國銀行營業年限自本條例公佈日起算，滿三十年爲期，滿期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部核准延長之，第六條中國銀行股利，官股年利五厘，商股年利七厘，第七條每年營業所得淨利總額內，須提十分之一以上爲公積金，始得攤派股利紅利，其攤派次序，先付商股股利，次付官股股利，如尚有餘額，平均按股分攤紅利，前項公積金及股利紅利之攤提，經股東總會通過後呈報財政部核准備案，第八條公積金之用途，爲塡補資本之損失，及維持股利之平均，第

九條中國銀行受政府及中央銀行之委託辦理左列各項事務，（一）代理政府發行國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國外款項之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分之國庫事宜，第十條中國銀行經財政部之特准，得發行兌換券，但須遵照兌換券條例辦理，第十一條中國銀行營業之種類如左，（一）國內外匯兌及貨物押匯，（二）商業確實期票及匯票之貼現或買入，（三）買賣生金銀及各國貨幣，（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管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品，（五）代募有交易之銀行公司銀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六）有確實擔保品為抵押之放款，（七）受政府委託募集或經理內債事務，（八）酌量營業情形得買賣公債證券，第十二條中國銀行除第十一條所列各項營業外，不得經營左列諸項及其他事業，（一）無擔保品之各種放款及保證，（二）收買本銀行股票並以本銀行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三）除關於營業上必須之不動產外買入或承受不動產（四）直接經營各種工商事業，第十三條中國銀行設董事二十一人（商股十二人官股九人）監察人七人，由財政部指派董事九人，監察人三人，其餘董事十二人監察人四人由股東總會商股股東在百股以上之商股股東中選任之，董事任期四年，監察人任期三年，期滿得選舉連任，第十四條，中國銀行設常務董事七人，由董事互選並由財政部於常務董事中指派一人，為董事長，設總理一人，由董事長商同常務董事於董事中選定提經董事會同意聘任呈報財政部核准，第十五條，中國銀行之股東總會分為左列兩種（一）通常股東總會，（二）臨時股東總會，第十六條，通常股東總會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會一次，由董事會召集之，第十七條，董事認為有重要事件必須會議時，得召集臨時股東總會，第十八條，董事會過有董事過半數或監察人全體或股東總會會員五十人以上並占有股份全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得召集臨時股東總會，第十九條，股東總會開會時，有十股以上或代表十股以上之股東於開會六十日以前註冊者，始有會員資格列席會議，第二十條，股東總會會員之投票權，每十股有一權，百股以上每二十股遞增一權，第二十一條，股東總會會員因有事故不能列會時，其委託代理人以會員為限，第二十二條，中國銀行有違背本條例及本行章程之行為，或不利於政府之事件，財政部得制止之，第二十三條，中國銀行須照本條例主旨訂定章程，付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備案，遇有須改定增損時亦同，第二十四條，本條例未規定事項得准照公司法辦理，第二十五條，本條例得經股東總會議決由董事長呈請財政部核定修正之，第二十六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蔣在黔督剿朱毛

剿匪軍事，上週消息，川北方面，徐向前匪與官軍相持中，朱毛匪勢復竄黔北，蔣委員長到黔後，督飭各軍進剿，擬在黔境將朱毛殲滅，一般均相信將至黔後，可將朱毛，於短期內消滅，不意本週所得報告，兩路剿匪軍事，均趨吃緊，徐向前匪，一週之間，連陷名城，越過嘉陵江，朱毛殘匪越遵桐而渡烏江，深入黔中腹地，軍事變化，誠令人莫測矣。

朱毛殘匪渡過烏江

本週初朱毛由仁懷東竄，復過桐梓遵義，中央軍裴師在婁山關與匪接觸，薛岳部吳奇偉軍及黔軍王家烈猶國材等部滇軍孫渡部分在黔西黔北沿線堵截，戰事激烈異常，朱毛已成困獸猶鬥之勢，思欲死裏逃生，據重慶廣州連日電訊，朱毛主力已到烏江南岸，有一萬之衆集中息烽，又據貴陽三日電稱，官方宣布，經六小時之激戰後，中央軍已將息烽附近之匪擊退，殘匪沿山路向東逃竄，按中央軍薛岳部，自入黔以來，由黔東而黔北而入川南，嗣又由川南而回黔北，轉戰千餘里，迄不少息，而黔軍王家烈猶國材等部，本不能戰，現撐持半年之久，亦已疲矣，粵桂方面，自得悉朱毛渡過烏江之訊，業已徵調軍隊二師，入黔協剿，滇軍已趕到貴陽開赴前線，據廣州四日電云，李宗仁談稱『朱毛共匪自被我軍擊潰，退出桂境後，即犯黔，經鎮遠湄潭遵義桐梓赤水土城等處，嗣經各路軍截擊，回竄黔北，遵義一役，王家烈部損失三四團，共匪入黔，東奔西竄，其志實不在地盤，而在於搶掠糧草，粵桂軍現仍在原防，都勻·柳州·武宣等處，本人由桂到粵後，對於剿匪軍事，曾決定必要時各部即推進剿匪，本人最近無赴港之意，胡展堂病已愈，蔣委員長近電敝部推進協剿，本人得電後，已與陳濟棠會商，將來第七軍擬會同第二軍推進，』桂軍現已抵馬場坪，湘滇軍均在前線，蔣委員長親自指揮，朱毛匪勢不支，已有向東移竄之勢，圖與蕭賀聯絡。若果如此，剿匪軍事或可望早日結束也。

蔣委員長在黔講演

一日上午十時黔省各界假省黨部大禮堂開會歡迎蔣委員長，同時並舉行擴大紀念週，午時蔣委員長蒞止，一時軍樂齊鳴，禮砲大作，由蔣

委員長領導行禮如儀，蔣委平剛致歡迎詞畢，蔣致訓詞，略謂以前中央因外變內患種種關係，故對貴州民衆痛苦未能顧及，此後貴州同胞如能在中央在三民主義領導之下努力，使自身成爲健全國民，則定能建設新貴州，人民痛苦之來源有二，㈠由受政治軍事之關係，㈡由人民知識不充，力量不够，欲解除人民痛苦，不能全賴政府，實賴人民自身能起而自救，能起而努力奮鬬，方爲正當途徑，本人此次到貴州，一爲剿匪，二爲設法實現三民主義，以保障貴州人民，使能安居樂業，希望貴州同胞能擁護中央，輔助中央施行政策，以完成人民之使命，則貴州定能長治久安，至本人今日貢獻有二，㈠欲解除貴州人民痛苦，第一要務爲戒除鴉片烟，如此點不能解決，則各事均談不到，蓋須身體强健，然後方能求知識，求進步，欲培植地方，須先培植自身，㈡須明瞭貴州並不窮，如能不種鴉片，改種各種農作物，再能開發礦產，則貴州自然富裕，希望貴州同胞同志明瞭此意，以造成中國富足之省及模範人民云。

徐向前越過嘉陵江

川北方面，徐向前匪，本週以來分股向嘉陵江東岸竄擾，再犯昭化廣元閬中：據官方所得探報，謂「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匪等在旺蒼壩議定，㈠突破廣元，由川甘邊進窺松潘理番懋功等縣，期據爲根據地，有變即轉踞甘邊，㈡蕭賀兩匪由川黔地帶竄踞西康，與川北之匪成爲犄角，合擾四川，㈢如以上兩項計劃不能實現，即集全力由潼川進攻成都，否則衝破五路軍，進佔萬縣重慶」，徐匪等會議後，即採取第三項戰略，連日所得川電匪已侵入蒼溪，閬中，劍閣，南部，四縣，田頌堯軍不能抵禦，竟棄防而退，蔣於二日由黔電令川各軍領袖云，『查嘉陵江向稱險要，閬蒼南一帶原屬二十九軍防地，一年以來迭次通令構築碉堡，加强工事，嚴密佈防，以遏殘餘徐匪之竄擾，不啻三令五申，該軍負責守衛，一年糜餉費鉅，復以救國救鄉之大義，應如何激勵軍心，力圖報稱，乃連日據報，該軍防守不嚴，徐匪一部於二十八日晚突渡嘉陵江，繼復作戰不力，蒼溪，閬中，南部亦竟相繼撤退，棄離藩而不守，陷人民於塗炭，實屬玩忽命令，貽害地方，斷難再事寬容，兼川陝邊區剿匪督辦第十二路總指揮四川剿匪軍第二路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着即撤職査辦，其副軍長孫震輔助不力，記大過一次，着令孫震暫率二十九軍，戴罪圖功，此次該軍失敗，負責將領由孫震査明呈報，以憑分別懲處，該軍現在收容若干，着孫震速即整理改編，秉承劉總司令湘辦理具報，仰即轉令一體知照，蔣中正手令』現匪已渡嘉陵江西岸，約有萬餘人，田頌堯部李偉如王志遠兩部退守西充，而田頌堯孫震尙聯名電劉湘，准短期內收復失地，劉湘部王纘緒師棠於四日收復南部，鄧錫侯已到綿陽督剿，胡宗南師在陝南於上月下旬由略陽進攻寧羌，孫蔚如部由沔縣夾擊，二十八日已將寧羌克復，胡部即南下，接防昭化廣元之線，劉湘另調大隊往援，川西可望無虞，徐匪目的似企圖集中潼川而撲成都矣。

蕭賀負隅永順山中

湘西蕭賀殘匪，自被湘軍進剿後，殘部仍在永順邊界一帶負隅，據長沙二日電稱，蕭賀股匪盤據永順邊界松柏場一帶，扼險頑抗，三十日拂曉經六十二師鍾王兩旅及十六師何杜等部分由塔溪博古寺向匪作大包圍，自辰至午激戰半日，卒將匪擊破，殘匪向飛霞山。玉屛山方面退走，又陳渠珍師，自擊破龍頭寨股匪後，即兼程前進，二十八日午與匪遭遇於洗車保寺坊坪等處，當即接觸，激戰至黃昏，匪死傷枕藉，勢漸不支，乃由低棚市向龍山方面潰退，傷匪無數，並燬匪棚六十餘所，奪獲輜重甚多，又桑植屬梅家橋苦竹渡等地散匪連日經陳耀漢所部分途搜剿，斃匪四百餘名，俘虜甚夥，其盤據桑植永順邊界高山之赤匪僞模範師一部，亦經陳部擊潰，斃匪二三百名，殘匪向龍山。永順邊界潰退，正窮追中，又據長沙三日電，據報，我某某兩旅自永順推進後，迭破蕭賀股匪主力，三十一日與匪遭遇於順天橋，川岩坪一帶，經往復衝鋒，將匪截成數段，斃匪甚多，殘匪紛向石鐵市，賀虎溪方面潰退，又我某某等部二十九，三十兩日在永順邊境五碼頭，南岩附近一帶向匪夾擊，當將失地收復，匪向沙溪方面潰退，又我某某部三十日向鷺鷥灣把坪之匪進剿，激戰竟日，將匪擊潰，殘匪由牛路河向郎溪口潰退，我軍正尾匪追擊中，現蕭賀主力在塔窩龍家寨一帶，徐源泉已令各隊繼續兜剿中，何鍵於三十一日由沅陵返常德，三日返長沙。

國際借欵在醖釀中

國際借欵問題，醖釀已久，其事[illegible]於去夏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請假

返國之日，彼時內在日本壓迫環境之中，英方對梅樂和之提議，不置可否，此事遂形停頓，二月中，所謂中日關係好轉，日本供給借款，種種消息，轟傳於世，於是英人忽憶及前事，即向中國表示，願意供給借款，並向美日法等國建議共同借款，以資協助，英使賈德幹於三月十一日入京，迭與財長孔祥熙汪兼外長及外次徐謨，接洽借款問題，內容官方未發表，據孔最近表示，倫敦方面所傳借英金一千萬鎊之說，確不相符，因中國政府希望借款之額數，並不止此，英使已請孔提示具體方案，俾繼續商量，借款額數，又傳約為二三千萬鎊，日本方面，對於此事，據日使館商務官橫竹三日由東京回任，攜有三項原則，第一項即不贊成各國共同對華借款，日本報紙亦迭有反對論調，當此醞釀期間，中央社竟發佈法人所辦之哈瓦斯社倫敦三日電，謂英方提議召集六國銀行團在南京會議，原電云，「現悉南京行將召集貨幣會議，俾設法使中國貨幣置於較為健全之基礎，按中國本有向國際借款二千萬鎊之議，嗣後迭經談判，關係方面以為在目前情形下，此議未能接受，惟英政府則採取調解立場，提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邀請英．法。日．美。比諸國發行銀行代表會同討論中國貨幣形勢，使中國幣制基礎趨於極端穩固，一般相信法．日．美．比諸國政府，業已答復贊同英國之提議，惟現仍繼續談判，欲令義大利亦參加南京會議云，」但宋子文已否認此項消息，又據倫敦三日電，外次史丹和曾在上院舉行遠東問題辯論會時答覆質問稱，中國近頃曾徵詢英政府是否願借款予中國，英政府對此計畫，曾予以同情審慎的考慮，但考慮之結果，認此項建議的借款，僅能發生短暫的影響，於中國無眞實價值云，又汪院長於四日語美聯社記者，國際借款，仍在繼續接洽，中國政府亟盼成功，俾作振興實業，復興匪區之用，日雖反對，實難生效云，總之此事目前確在商洽之中，至何日實現，自然尚須經若干之周折也。

禁毒禁烟實施兩辦法

蔣委員長為貫澈兩年禁毒六年禁烟之目的，頃訂定禁毒禁烟兩種實施辦法，俾腹地與邊遠省份同時禁絕，三日由行營公佈，計禁毒施行辦法十二條，禁烟施行辦法十三條，其要旨如下，㈠本年四月起，限三個月以內由各省市縣成立戒烟所，㈡二十六年起凡有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復吸犯處死刑，㈢二十六年起查獲製造運輸販毒人犯不論主犯或帮犯一律處死刑，㈣限六月內完竣烟民登記，分六年戒絕，至二十九年終止完全戒絕，諸不申報登記或復吸依軍法處極刑，在戒吸期間按照吸戶所需數量實行公運供銷，自運即以私販論罪，茲錄其施行辦法全文如左，

禁毒實施辦法

第一條　禁毒程序、除依嚴禁烈性毒品施行條例辦理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凡各省市縣之吸用烈性毒品、或私打嗎啡針者、如人數較多、應即設立戒毒所、自本年四月起、限三個月以內由各省市縣政府負責籌設完竣、或就業已設立之戒烟所擴充併辦、但吸毒人數不多之地方、得酌量情形、指定較優之醫院兼施戒毒、

第三條　各省市縣所設之戒毒所、或指定之戒毒醫院、其組織設備、施戒手續、及治療方法是否適宜、暨入所受戒之人數有無增減、各省市縣政府均應隨時實地調查、按月列表彙報本行營查收、行營當核據報告遴派富有醫學經驗之人員分赴各地視察、並糾正督促之、

第四條　凡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當依條例處以死刑、其幫助犯按照情節輕重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如公務員對於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有幫助行為者，當處死刑，

第五條　供給製毒之房屋沒收之，如係租賃者，房主知情不報，一律沒收充公，並將房主照幫助犯同等治罪，自二十六年起查獲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人犯，不論主犯或幫犯，一律處死刑，

第六條　凡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人犯之私人財產查出、一律沒收充公、所有舉發後承辦人員、應酌量情形、由此項充公財產給予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四十獎金、

第七條　吸用烈性毒品、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限於二十四年年內應自動投所一律戒絕、如查獲未經投戒、私自吸用者、即拘送戒毒所勒戒、在二十五年年內如仍有未經投戒私自吸用者、除以前項拘所勒戒外、並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自二十六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一律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八條　毒品勒戒後、而復吸用者、按照條例處死刑、但自動投戒而復吸

用者、在二十四年年內得酌量減處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第九條　黨政軍學各機關人員吸用烈性毒品、或施打嗎啡針者、限期自動投所戒絕、違者處以死刑、

第十條　本辦法應於公布文奉到後五日內連同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南昌行營所頒佈之嚴禁烈性毒品暫行條例　由各地軍政機關實頒布告、飭屬週知、并應摘要編成淺說、採用左列各方法、分別宣講、切實勸說、（一）各市縣應由公安局長區長責成警察及地方上辦理自衞之職員、各就管區內定期召集住民行之、（二）黨政軍各機關及學校工廠、應由其主管人員、分別集合、其所屬之職員士兵學生或工人、定期行之、（三）每隔三個月各省市縣應聯合黨政軍學及其他團體開禁毒宣講大會一次、並得佐以遊藝表演、或化裝遊行、以促社會之注意、

第十一條　自二十四年起每年實行禁毒總檢舉一次、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派員明查暗訪、分赴各地行之、以覘各省市縣禁毒之成績、而嚴行獎懲○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公布文奉到後十日施行○

禁煙實施辦法

第一條　禁煙程序除依行營頒布之派員查禁種烟辦法厲行戒烟取締吸戶章程、嚴禁腹地省份種烟取締採內邊省產土章程、厲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締土膏行店章程、及其他禁烟條規辦理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豫鄂皖贛湘蘇浙閩等八省均爲絕對禁烟省份、定本年四月份起實行總檢舉、遴派大員或指定人員分赴各省縣市切實監視督促辦理、其已結報禁絕縣份、如仍有烟苗發現、一經查實、該縣縣長與查禁委員及區保甲長種戶概依軍法從嚴懲治、如有聚衆抗剷者、即行指調軍隊、嚴拿爲首之人、立予槍決、倘有不良軍警團隊包庇栽種、縣長力難制止時、得逕行密報拿辦、如縣長對于境內烟苗不報不剷、私收捐費者、一經查實、立予槍決、以示懲儆、嗣後每年下種時期、均應申令查勘、並照章具結彙報、出土時期實行總檢舉、以防死灰復燃○

第三條　陝甘兩省已經核准分期禁種、并據該兩省呈明按照原定計劃分三期禁絕、其已經呈明，禁絕之縣份，概依照前條辦法如期檢舉，該兩省於第二第三兩期擬行禁種之縣份，亦應於定期內完全肅清○

第四條　各省市應依厲行戒烟取締吸戶章程、負責舉辦烟民補行登記、限期六個月澈底辦理完竣、前三個月以勒令登記入手、並盡量設法宣傳、如仍有隱不登記者、於後三個月期內完全勒令登記、强制執行、另定貧民吸戶執照一種、規定簡易辦法、免除登記之障碍、以期得一精確之烟民統計爲分年遞減之標準、逾期不再補登、如截止之後、仍査有漏未登記者、應一律拘押、勒令戒除、即以二十四年最後登記截止之人數爲總數、按烟民年齡以次勒戒、分爲五期、以一年爲一期、每年遞減五分之一、爲最低限度、第一期二十五年年終止、減少烟民五分之一、第二期二十六年年終止，減少烟民四分之一○第三期二十七年年終止○減少烟民三分之一○第四期二十八年年終止○減少烟民二分之一，第五期二十九年年終完全戒絕○前項登記烟民辦法○各省市如因厲行戒烟取締吸戶章程有未能切合各該省市實際之情形○致令烟民疑慮○不敢出面登記者○得由各該省市詳加審訂○擬具施行細則呈候核定○量予變通○

第五條．黨政軍服務人員及學校員生○一律絕對禁止吸食鴉片○其已經吸食成癖者○准其報明限期戒絕○其有隱不申報，或報戒後復吸者○概依軍法處以極刑○除修正豫鄂皖三省總部二十一年九月頒行之黨政軍服務人員及學生限期戒烟辦法○暨戒烟調驗規則頒佈施行外○黨軍政學各機關之首長及各級主管長官○應負層層監察及舉辦調驗勒戒之責○

第六條　各省市因限期禁吸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凡吸戶所需之鴉片，應按照統計之數量，特許運商遵照取締核辦邊省產土章程請領採辦執照，前赴邊省採購，指定運途，暫照聯運程序由禁烟督察處實行公運，運達目的地後，一律卸入公棧，分地供銷，應以二十四年登記吸戶所需之數量爲採購公運標準，自二十五年起逐年查明吸戶所需數量而遞減之，一律禁止自運，違者即以私販論○

第七條　各省市土膏應由禁烟督察處於各省市烟民補行登記完成後、兩個月內各省市政府確切商定全省全市准設之家數、連同由禁烟督察處核定各省市所設土膏行家數、一併列表呈報、作爲土膏行店最後定額之標準、實行依照取締土膏行店章程憑照購售土膏並根據二十四年釐定需要之貨量、逐年減少銷額、並遞減行店家數○

第八條　關於取締運售事務由禁烟督察處辦理關於某種禁吸及該管境內之緝私事務、應由各該省民政廳市公安局縣長或禁烟委員會爲主管機關負責辦理、但禁烟督察處於該管境內特設有緝私機關、或巡緝團隊者、應由該機關或團隊依照緝私章程負責執行職權、各地方主管機關隨時協助之○

第九條　各省市縣限期於一個月分別組設禁烟委員會、關於協助禁烟及戒烟事項、責成各該負責辦理、（一）行營駐在地設禁烟委員會總會、聘任各地

公正熱心禁烟者爲委員、（三）各省市設禁烟委員會、遇有必要時、總會得派員參加、各縣設禁烟分會。

第十條　各省市縣所設禁烟委員會、禁烟分會、戒毒所、及戒烟所之經費、暨指定代辦戒毒戒烟之醫院補助費、應以左列各項充之、（一）本地方應行分撥之吸戶及土膏行店執照費、（二）禁烟罰金及沒收充公毒品犯財產之變價、（三）禁烟督察處依各省市銷土定額帶徵之補助費、（四）各省市庫之特別撥助費、

第十一條　地方官吏辦理、禁毒禁烟事項、應兼定考成負責、各省市長官每三個月考核一次、加具考語、準時彙報行營查核、以辦理禁政之優劣實施獎懲、其考成條例及獎懲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川滇黔綏寧夏等省份、應按照陝甘兩省分期禁種成案、於二十四年內切實查明、各該省產烟之縣份畝數、及產額作爲最後產量之標準、並擬具分年減種計劃、呈報行營核定、自二十五年起分年遞減、同時肅清冀魯晉等省亦應照腹地省份一律絕對禁種、自二十五年起，無論絕對禁種或分年禁種之省份、均由行營特派大員實行檢舉、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公布文到後五日內應由各地軍政機關貼佈告　飭屬周知、





英代表歷聘俄波捷克

英掌璽大臣艾頓自與外長西門赴德與希忒拉談判後，西門遄返倫敦，艾頓則於二十六日由柏林起程，二十八日晨於蘇俄盛大歡迎中抵莫斯科，是日下午三時艾與李維諾夫會見，談話兩小時之久，談話內容對於國際政治情勢交換意見，艾頓並將英德談判內容告知李氏，晚間李維諾夫設宴爲艾頓洗塵，李於歡迎演說詞中宣稱，英俄最親善關係爲維持和平所必需，惟有賴各大國之集合的努力，方能避免籠罩歐洲之戰禍，相信英俄合作於和平運動，顯有重大關係，艾氏答詞略稱此行純爲探詢意見性質，英國外交政策以和平爲主旨，二十九日午後艾赴克里姆林宮謁見斯丹林，談及俄國疑擱英助德自由東向發展問題，經艾頓解釋後，蘇俄已煥然冰釋，遠東問題，斯丹林對於東方洛迦諾公約，雖認爲必要，然指出英國亦有不干涉遠東之趨向，艾頓答以英國對集體安全制度始終贊成，斯丹林頗認爲滿意，三十日侵晨，艾頓復赴距莫斯科三十里之李維諾夫別墅與斯丹林會晤，談至午後，始行作別，談話內容甚密，惟傳英俄兩國主張，在原則上並無參差之處，三十日夜艾頓在英大使館舉行盛大宴會，三十一日夜十時四十五分由莫斯科首途赴波蘭京城華沙，艾氏此次報聘蘇俄，與斯丹林李維諾夫之會見，其性質雖僅爲徵詢意見，然斯丹林之接見艾氏，可表示蘇俄鄭重向英方說明其目前之基本立場，惟吾人所應注意者，即英俄雙方曾討論及遠東問題，英方顯欲對俄獲得安協，以鞏固其遠東地位，而蘇俄似欲阻過英日之聯絡也。



俄外長

李維諾夫速寫

艾頓離俄後，一日晚到波蘭華沙，二日上午十一時與波蘭外長會談，討論範圍，均係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中所述各點，正午談話中止，艾頓即赴波總統之宴，晚應貝克之招，艾頓並於晚間與波蘭陸長比爾蘇斯基談話，波蘭仍堅拒加入東歐公約，艾頓於談判結束後，即起程訪問捷克，英國對於歐陸局勢態度，仍係保持其調停人地位，如泰唔士報主張，英國不當贊助任何方面，謂「吾英苟欲保全調解人之地位，必須保持一切行動之自主，此蓋爲吾國能爲大衆效力之惟一條件也」，吾人據此觀察，不難明悉艾頓此次報聘德俄波之眞意，總之現在歐陸局勢，法國除採積極充實國防政策，與希忒拉針鋒相對外，並擬由外長拉佛爾訪問俄波等國，主旨在促成東歐公約之實現，蘇俄態度則贊成英法宣言之歐洲安全之制度，義國態度可於墨索里尼在二日義大利人民報發表論文中，知其主旨所在，墨氏謂

一英國赴柏林之遠征既未獲效果，人民斷不可抱希望之幻想，斯特雷撒會議，將使英法義三大國意見趨於一致，但亦須定共同行動之方針，以應付一切事變」云云，小協約國則贊助東歐公約，如羅馬尼亞外長二十九日與法外長拉佛爾談話結果，與法意見完全一致，故今後歐陸大局趨勢，前途並不樂觀，仍在擴張軍備與外交談判兩種空氣所籠罩之中也，茲將本週重要電訊，述其大要如次，

英俄談話結果圓滿

英代表艾頓於二十八日晨由柏林抵莫斯科，外委李維諾夫及蘇俄要員均在站歡迎，午後四時艾頓即赴外部與李維諾夫開始談話，當晚李維諾夫設宴歡迎，二十九日午後與斯丹林會晤，三十日又在李維諾夫別墅談話，三十一日艾頓離俄首途赴波，茲將各次談話情形分記如次，

△**艾頓與李維諾夫首次談話**　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艾頓與李維諾夫會於俄外部，談話約兩小時，據路透電稱，談話結果，似已使英俄彼此更相諒解，曾涉及關於國際大局之若干重要問題，而尤注重英德談話中希忒拉所發之言論，二月三日倫敦宣言中所述各點均經討論，及歐洲大局之影響於英俄兩國之處，亦經以相互友好之精神探討之，聞艾頓因尚未電商於政府，故在本日下午之討論中，不能提出英國正式意見，但艾與李氏對於多點，顯已意見融合，

△**艾頓與李維諾夫演說詞**　二十八日夜李維諾夫設宴為艾頓洗塵，其隆盛為莫斯科多年來所未有，李氏即席致詞畢，舉觴祝英皇壽，據傳此為蘇俄成立以來，國務員初次舉觴祝外國皇帝壽，茲將李維諾夫歡迎詞及艾頓答詞錄後。

【俄外長歡迎詞】　李維諾夫致歡迎辭云，「艾頓君之光臨，實為蘇英邦交史上之重要界石，兩國經濟及文化關係，固有正常而滿意之發展，即在政治方面亦顯有進步，吾國上下早已洞悉貴國人士方在理解者果為何物，舉例言之，張伯倫氏日前曾謂蘇英友誼關係之發展，並無阻撓之者，張氏並謂「此種關係在保全和平方面至為重要，」目前保全國際正常秩序之工作，已發生嚴重而令人驚訝之阻難，適於此時艾君乃沛然來臨，故其意義尤為重要，自世界大戰以後，對於和平命運憂慮之甚，從未有如今日者，此種憂慮乃一切和平之友及各國廣大羣衆之同感，彼等如無軍國主義愛國主義之麻醉，必能長為和平之友人也．目下最大多數之國家渴望保全和平，此際或有若干例外，唯此等危險地點，至少必能使其局限於一隅並明顯劃定之，雖然，能使其局限一隅云云，並非謂彼等已被局限於一隅，吾人決無如是之聰明，能確切預料某國或某些國家將受此大害，蓋此種危險乃向各個方向前進者，此種情勢遂令各國，急欲設法以阻擋此種危險，今日已一致相信欲令歐洲及全世界之戰爭危機澈底消滅，或令其冒險程度減至最低限度，則唯各國特別為強國之合作努力是賴，英國政策於二月三日與法簽定協定之時，已向協同保全和平之道前進一步，正唯如此，蘇聯政府對於倫敦協定乃備加歡迎，且以充分合作自矢，蘇英兩國一處於歐洲之極東，一處於歐洲之極西，且均與他洲相連，故予以為英蘇合作，對於和平實有決定之重要，而閣下之行，不唯為此合作之肇始，且為其長此繼續之保證，歐洲政治家必能洞悉，歐洲任何部份和平之破壞，將有極惡之結果，同時彼等自知身負重大責任，在此後數月或數星期內，吾人將見彼等究能以目前國際情勢所迫切要求之途徑，組織和平，並實行二月三日倫敦所定合作計畫，以獲取其賢明的邏輯的結論否也唯無論如何，艾君與予及予之同事間之坦白交換意見，對此工作必能大有貢獻」云，

【艾頓氏致答詞】　李氏詞畢，旋由艾頓致答辭，首對李氏殷勤歡迎致謝，並請彼對李氏所稱此行在英蘇邦交發展上開一新階段云云，亟為同意，此行雖純屬探訪性質，絕無談判意義，「唯吾人得曰，此番初次懇談，作吾兩國邦交中，洵為顯著而有希望（予信其如此）之界石」云，艾頓追述國聯邀請蘇聯入盟事，申述英政府外交政策乃以國聯為根據，復力稱蘇聯加入國聯之重要，艾氏且謂和平與改善國交為國聯之主要目的，同時和平復為英國外交政策之首要目標，「予信此點於各國主要目的在謀國民欣欣向慰之際亦必為蘇聯及其他國家之外交政策也，李維諾夫道及目下歐洲方面之憂慮，予堅信此種局面，必待世界各大國之代表促膝談話坦白交換意見，乃能改進，此種信念，自予最近訪問各處後，並未減弱，此行首要之點亦即在此，日後斯特雷薩各國外長會議，以及今日吾人之會談，其目的要在找求脫離目下歐洲困境之途徑，此等途徑對於各國須為正直而可敬，同時與吾人深信之合作安全之原則相符合，吾人其他問題雖有出入，唯上述云云，乃係吾人共同之立場，予願同時深信吾人必能堅定前進，以保持和平」云，

△**斯丹林與艾頓談話一幕**　二十九日晨艾頓與俄外長李維諾夫繼續談話，午後即偕同李氏及莫洛托夫赴行政院晤斯丹林，密談一小時，蘇俄之獨裁者與外國政治家直接談判，此為第一次，駐倫敦俄大使邁斯基，駐

莫斯科英大使祁爾斯均參加，斯丹林着黑底灰色大衣，有製影汽機及報館攝影員從事攝影，蓋此會議有歷史上價值，須留影以為記念也，艾頓首述與李維諾夫討論之經過，其中多為兩國關係上之重要事件，並涉及維持遠東之和平與中國完整事，據哈瓦斯社二十九日莫斯科電稱，據英方最負責人之某發言人宣稱，英俄兩國觀點，並無十分歧異之處，關於歐洲問題，蘇聯向來疑懼英國贊助德國，以使其自由東向發展，經艾頓解釋後，蘇俄此種疑念已歸冰釋，關於遠東問題，李維諾夫並不提出何種正式計劃，僅表示贊成訂結東方洛迦諾條約，斯丹林對東方洛迦諾條約雖亦認為必要，然同時則向艾頓指出，英國亦有不干涉遠東事務之傾向云，艾頓答謂英國對集體安全制度始終加以贊成，此層斯丹林頗認為滿意，關於英俄貿易，斯丹林要求英國續行放款俄國，並減低利息，而艾頓則希望蘇俄向英國購買大批原料及製造品。

二十九日晚莫斯科劇場演「天鵝湖」一劇，歡迎艾頓等一行。

▲英俄談判最後一幕情形

英代表艾頓於三十日晨赴距莫斯科二十里之李維諾夫別墅，談至午後五時，始同英大使署，談話時斯丹林亦在座，據哈瓦斯電稱，斯丹林曾要求英國在遠東方面，繼續担任其傳統的任務，（即在列國之間，担任調處任務），晚間艾頓在英大使署舉行盛大宴會，招待蘇俄要人及外交團人員。

▲英俄談話公報正式發表

蘇俄獨裁者
斯丹林

艾頓於三十一日晚十時四十五分離莫斯科首途赴波蘭，據路透電稱，艾頓與俄當局會談既畢，發表英俄談話之宣言，聲明英俄願合作以求和平，文內謂雙方之談話，涉及國際現局之主要事件，如東歐公約與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中所舉各事，皆在其列，（按英法宣言中聲明維持奧國獨立與完整之必要，主張邀德國合作，反對以片面行為，否認國際義務，歡迎締結歐洲互助公約，建議以一種協定代替凡爾賽和約，施於德國之軍備限制條文，德國重返國聯，締結天空公約，）艾頓與李維諾夫並曾討論英俄關係之發展與增進，艾頓且與斯丹林，莫洛托夫交換此問題之意見，雙方談話始終在友好與誠摯之空氣中進行，艾頓曾以柏林英德談話之情形告知李維諾夫，雙方皆以為此種談話有助於澄清歐洲之大局，艾李斯莫四人並皆以為在目前之國際大局中，依照國聯原則，竭力造成如二月三日英法宣言所言歐洲集體的安全之制度，實為急不容緩之舉，斯莫李三人又切實聲明，東歐安全之組織與互助公約之締結，並非志在包圍任何一國，或使陷於孤立之地位，實圖造成參加國之平等安全，故甚歡迎德國與波蘭之參加，蓋此足使該問題獲最圓滿之解決也，英俄政府之代表誠摯交換意見後，皆認兩政府間對國際政策之任何主要事件，目下毫無利益抵觸之處，此足為兩國切實合作，以求和平之堅固基礎，且信兩國既認和平可使彼此同獲裨益，則自將以合作之精神，並忠於其為國聯會員之義務而支配相互之關係，艾斯莫李四人鑒於此種理由，確認彼等抱同一意見，即兩國以友好之精神，協力經營和平與安全集團的組織之一般工作，實為增進國際努力以達此目的之第一重要之舉，艾頓在華沙與皮爾蘇斯基等會商後，擬赴捷克首都柏拉木，從事此行最後一幕之工作，然後於四月四日飛返倫敦復命。

▲俄遠東政策與日俄關係

此次英俄談判中曾涉及遠東問題，我駐俄顏大使曾電我政府報告，謂與艾頓會晤，對維持遠東問題，曾交換意見，而日本方面，則謂俄國遠東政策將轉和緩，據東京三十一日電，英國代表艾頓氏與斯丹林李維諾夫在莫斯科會見之際，蘇聯當局均以為此時應首先獲得遠東方面之安全保障，其希望現實之心至為迫切，所謂不採取條約上之形式，此項主張亦不如從前之固執，事實上已漸趨和緩，外相廣田所提倡之糾紛調停委員會案，現亦表示愼重考慮，其態度頗形顯著，是以今後廣田與蘇聯大使之會談，在蘇聯此次變更外交政策上，當有新的進展，故於日蘇懸案之解決上頗饒興趣云，又據東京一日路透電稱，艾頓與李維諾夫，聞曾討論遠東洛加諾公約事，日外省發言人對此批評謂，「遠東未有如洛加諾之地方，歐洲政局變化極頻，且極迅速，有非人所能追隨者，故日人現不注意於歐洲大戰以前歐洲政局之變化，日本並未接有俄政府關於互不侵略公約之正式提議，惟駐日俄代表與日政府代表，近曾爽直互換關於解決兩國間懸案之意見，李維諾夫會語日人新聞記者謂，蘇俄準備討論日俄間互不

波蘭外長
貝克

侵略與不築防禦工程之公約，但日本以爲在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以前，須解決朴資茅斯條約中不築防禦工程之條文，擴展至俄「滿」邊境，庶可劃除侵略原因，而廢止侵略方法」云，

波拒參加東歐公約

英代表艾頓訪問蘇俄當局既畢，於三月三十一日晚首途前往波京瓦薩，一日下午八時到達，波外長貝克到站歡迎，二日晨十一時艾頓與貝克討論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中所述之各點，談至正午中止，艾即赴波總統莫錫基之宴，晚間貝克設宴爲艾洗塵，二日晚與陸長比爾斯基談話，三日復與外長貝克會談，談判中最重者爲波蘭拒絕加入現在形式之東歐公約，蓋波蘭以東歐公約，足令波蘭捲入戰爭漩渦，然於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則可以承認，若將東歐公約改變形質，如波蘭之意則可以承認加入。艾氏于三日晚即赴捷京，四日晨抵捷京，十時與外長貝尼斯在澤林宮會談，午餐畢即飛返倫敦，行至中途，因氣候不佳，在德境柯隆尼降落，改乘汽船或火車續進，惟已不及趕到內閣會議報告一切矣。

法擬修改公約條例

法國因艾頓此次訪俄波時，波蘭拒絕加入東歐公約，擬修改所擬東歐安全公約之內容，俾設法於德國仍不加入時，至少可爲波蘭接受，同時法國因德國決心重整軍備，且單獨破壞凡爾賽條約，故欲進行軍事同盟之計劃，據表示，蘇俄與捷克兩國，將與法國簽訂此項同盟，據云：法國或準備於將來之斯特雷撒會議中，提出修改草案，四日法上院通過一法案，根據是項法案，在一九三五年年底，法國空軍將與該時之德國任何空軍軍力同等，據巴黎四日中央社海洋電，今晨法國報紙之觀察，僉認伊頓與波蘭政府談判之結果，反使東歐公約照二月三日英法宣言之形式締結一事，受意外挫折，一般肯定波蘭政府，仍保持其原來意見，拒絕擔負與蘇俄共守互助之義務，衆信刻下有一包括全歐洲之和平公約計劃，已在擬議中，大約全歐安全協定，是否有締結之必要，須至斯特雷撒會議時，始能有所決定，在此期間，唯有審慎佈置三強會議而已，拉佛爾外長現定四月十日晚間啓程，前往意大利斯特雷撒城，參加英法意三國會議，外部重要職員多人，如秘書長勒越等，將與拉氏同行。

捷克外長 貝尼斯

法德積極充實國防

英代表艾頓在本週中，既僕僕於德俄波道上，探詢諸國態度，而德法兩國之國防政策，進行不懈，德國之徵兵制已於一日開始實行，法國則宣佈法國邊疆之鋼鐵要塞，今後將永遠實行警戒防守狀態，正與德針鋒相對，歐局如此緊急，且看英國調解政策之能否成功也。

▲**德徵兵制已實行** 德國擴大陸軍之舉動，定一日開始實施，據目前估計，德國兵力共有七十五萬人，強迫軍役制之實施方法如下，一九一五年級共五十八萬人，於一日召集，其中三十萬人將入營服務，至於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九年之各級，將於此後數年內受短期之軍事訓練，每次不過八星期，一九零一年級將於今年十月一日召集，第二批則於明年四月一日召集，開選擇甚嚴，而對於已婚者及專門職業人材，將予以特殊考慮，新兵居住等籌備，刻在積極進行中，不久將宣佈一種國防新法律，創立國防行政會，歐戰時著名之魯登道夫與塞克特將軍，將爲此會中最有勢力之人物，財長因海陸軍需款浩大，現正求預算平衡之方法，同時爲使德國繼續前進，現已頒佈一種特殊法律，授權財長担任若干保證：如籌款二萬萬馬克，以提倡德國出口貿易，籌款一萬萬馬克，充增多工作之經費，並籌款八千八百萬馬克，爲農業經費等是也。

▲**法積極充實國防** 據巴黎二日電，法總理佛蘭丁二日在衆院盛大之歡呼與熱烈之鼓掌中宣布，法國邊疆之鋼鐵要塞今後將永遠實行警戒防守狀態，戍兵不能擅離職守，此佛氏作國防問題演說時之聲明也，佛氏又稱，金幣現又重新推行，即在證明政府仍然維持金本位之意向，氏謂在應付德國之堅決的重整軍備，法國第一應用純軍事的方法，組織其國防，第二與同樣關切維持和平之各國成立軍事協定，佛蘭丁於是宣布邊疆要塞之聲明，引起全院之鼓掌，氏謂最近增加軍役期間至二年，僅屬暫時性質，法國軍備組織，將依德國及締結之任何新的軍事協定作比例之修改，當德國軍備組織確切決定之後，法國將決定是否更新其軍事組織，且將請求衆院通過經費，以充實空軍，政府即將迅速採取必需步驟，法國將繼續努力，保證其安全，政府將保護國民安全，公共信用及貨幣，國家財政，頗爲健全，本年首二月之盈餘爲一萬零五百萬佛郎云，最後衆院以四百十票對一百三

十四票通過信任政府案，又空軍部長戴南在空防大會演說稱，在最短期間，法國空軍之轟炸機載重將增加三倍，飛機之航行力將增加一倍，即在和平期間，天空亦將時加警戒，裝置新式槍械之世界最新式驅逐機隊不久即可準備完成，且此後載重飛機之航行力將達六百英里，戴氏又稱：政府將集中全力於此種工作，不浪費一分鐘以完成之，

▲奧要求軍備平等　維也納四日中央社路透電，昨夜內閣開會後，發表文告謂，奧政府決請列強允准重施強迫軍役制，按聖日耳曼和約中，曾禁止此舉。奧國領袖，欲避免以片面行動，否認該約，而引起非難與可能的後果，彼等恐小協約國與巴爾幹協約國所發「如其他前敵國步德國之後塵而施行強迫軍役制，則諸國擬即動員，以事對付」之恫嚇，將見諸事實也。公報曰，本日內閣會議，由總理舒斯尼嗄主席，討論奧國陸軍擴張問題，閣員意見一致，皆以為准許奧國有充分之平等，實為自明的假定，故今將為必要的籌備步驟云，此次會議，副總理史泰漢堡並未出席，殊堪注意，據消息靈通之政界中人聲稱，奧政府現擬就輔助軍中，用挑選徵兵法，增加陸軍六萬人。按照聖日耳曼和約之規定，普遍強迫制應加廢止，與國陸軍連軍官與聯隊本部之兵在內，以三萬人為限。奧政府現向請列強，修正該約云。

邀德參加海軍會議

華盛頓三日中央社哈瓦斯電，海長史宛孫宣稱：未來海軍會議開會時，當邀請德國參加，據史氏之意，德國擬置有軍艦四十五萬噸，此與美國並無妨礙，又倫敦四日合衆社電，今日倫敦每日電報日報海軍記者預言，大約德國將被邀參加本年召集之海軍軍縮會議。據傳日美兩國海軍官員，贊成邀請德國參加，據云：德國將需要各種戰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及潛水艇，倫敦三日中央社哈瓦斯電，傳聞英日美三國官場人士，主張海軍會議開會時，邀請德國參加，但英國內閣，則以為德國參加，殊有未便，內閣之意，以為當由英日美法意五國，在倫敦開會，對會經討論之各種主要問題，先行商得同意，然後再行召集二次海軍會議，邀請其他關係國如德國等，參加討論云。

比利時廢止金本位

國際貨幣戰中金集團，近受英美之暗鬥影響，日在岌岌可危之中，尤以比利時為最，當三月十七日比總理泰尼斯赴法，請求援助，不得結果而歸，十八日乃頒布統制匯兌之命令，又未能得反對黨之信任，內閣瓦解，遲至三月二十五日始由國家銀行副總裁范齊蘭組織新閣，而在此期中，比金佛郎流出達三萬五千萬之鉅，新閣大政方針，係於貨幣政策，二十八日命令，各交易所停業三日，二十九日在國會宣佈大政方針新總理齊蘭德宣稱，政府已決定暫行放棄金本位，並已決定承認蘇俄，比幣貶值將於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正式實行，貶值至多不得過百分之三十，至於承認蘇俄政府，並未宣佈日期，惟以歐局不寧，比國與蘇俄正式復交將儘速實行，各方對齊蘭德總理之宣言頗滿意，總理非正式表示，過去兩月中賠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兼之銀行存金大批提出，遂促成金融恐慌，總理並宣佈，比利時銀行紙幣兌金亦將暫停，他日國際金融協定成立後，再行設法恢復金本位，並謂比國將竭力促成此項國際協定云，衆院以一百三十五票對十一票通過臨供欵案，三十日衆院以一百〇七票對五十四票通過總理萬齊蘭之貨幣政策，其內容，㊀停止金兌換，㊁將法定平價減低百分之三十，㊂關於其減低利率暫任政府酌定，並得隨時變更，㊃將金準備額再行評價，而估計為有百分之二十五之利益，並撥充匯兌資金及其他用途，㊄召開國際通貨會議，講求全世界之通貨安定策，而期獲依是使比國得恢復金本位制，比國家銀行之紙幣將暫停兌現，國家銀行存欵將予保護，使存欵人不致有其金凍結之恐懼，比政府並擬以貨幣貶值所獲之利益，仿英美辦法，設立匯兌平準基金，至於比佛郎之金成分，規定為〇，一五〇六三三格蘭姆比國現有金準備共計一百一十二萬佛郎，

自比利時廢止金本位後，美金集團方面，據美國務卿赫爾二十九日表示，謂比幣貶值之計畫，尚屬溫和，不致使競爭局勢，愈臻危險，但比幣貶值之結果，若使美國出品人受不正當之競爭則美國當採必要辦法，以補救之云，而黃金集團領袖之法國，迄未變其態度，但商界中人則漸主張抑低幣值，法國關稅屏障可使匯價變化失其效力，故比佛郎雖貶價，法佛郎仍可不受經濟上反動，惟銀行家恐人民為利所動，售出法國公債，而將其間擱資金投諸外國證券之中，果爾，則將提取銀行之欵，而釀成紙幣膨脹

，蓋銀行對於存戶之債務，大都未有充分保障也，

至於英鎊集團之英國，自聞比國抑低幣値之決議後，並未震動，惟竚待其他用金國有何反動之消息，此間金融界謂比內閣所採之途徑與羅總統前所採用者同出一轍，比相萬齊蘭效法羅總統，請求國會准許其有權最高度之減値：而不以最後減數自行拘束，此席乃欲保留有力工具，以使將來在安定幣價之國際談判中從事折衝，萬氏素來崇拜羅總統，自信渠可步羅之後塵利用因重行估定金準備價値而得之紙上盈餘，以充平準經費，歐陸需求英鎊，近日頗殷，比國之舉動，使英鎊需求更爲暢旺，但倫敦證券交易所並未受何影響，巴黎人士指比國此舉，爲由黃金團至英鎊團之輸血行爲，現正注視比國國內物價將否如法國提倡減低幣値者所發之理論能始終穩定，如其物價穩定與此理論相合，則預料法國境內要求削低幣値之呼聲，將視今更高，荷蘭則不因此改變政策，但將積極撙減預算經費，俾保護荷幣，德國以比幣貶値，使德國鋼鐵出口貿易以一嚴重打擊，吾人據上述各情觀察，貨幣戰中諸集團國家，比利時雖廢止金本位，並未受嚴重影響蓋因德國之廢止和約後諸集團無暇從事貨幣鬥爭，而黃金集團之崩潰，自勿庸諱言矣，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三月廿九日起
至二十四年四月四日止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

▲蘇俄獨裁者斯丹林接見英掌璽大臣艾頓，此爲首次接待外賓。

三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中國銀行股東會開會決定資本官商各半接受政府改組該行辦法。

▲駐日公使蔣作賓由日東京起行赴台灣視察。

▲西班牙內閣總辭職。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吳敬恆張人傑李石曾等到渝。

▲李宗仁陳濟棠會商剿匪軍事。

▲國府主席代表鄧家彥中執監會代表邵元沖由京啓程赴陝舉行民族掃墓。

▲艾頓離俄赴波蘭。

▲比利時宣布取消金本位。

四月一日　星期一

▲[illegible]平通車開駛。

▲蔣委員長在貴陽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貴陽各界歡迎蔣委員長

▲國府命令蔣中正任爲特級上將

▲國府命令公佈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國府命令中華民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均定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中國銀行董事會開會財部派宋子文爲董事長董事會推宋漢章爲總經理

四月二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議簡派鄭天錫爲倫敦藝術國際展覽會中國特派員，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亞洲司長，任命楊杰等九十員爲陸軍中將

▲蔣委員長電令田頌堯撤職查辦

▲蔣委員長頒佈禁烟辦法十六條

▲國府命令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爲陸軍上將，敘第一級

▲「僞」滿傀儡赴日

四月三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㈠特派丁超五爲江蘇監察區監察使，苗培成爲皖贛監察區監察使，陳肇英爲閩浙監察區監察使，高一涵爲湘鄂監察區監察使，方覺慧爲豫魯監察區監察使，周利生爲河北監察區監察使，戴愧生爲甘肅，寧夏，青海監察區監察使，㈡土地法施行法應即公布。

▲國府命令追贈范鴻仙陸軍上將。

▲國府命令陳調元等二級上將。

▲財部派謝霖爲四川財政特派員。

▲中國生理學會在北平舉行年會。

▲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返津。

▲艾頓由波京華沙抵捷克京城，當日午返英。

▲西班牙急進黨勒樂組織內閣。

四月四日　星期四

▲全國慶祝兒童節。

▲吳忠信由漢飛黔謁蔣。

▲國府命令楊杰等爲陸軍中將。

▲國府命令宋哲元兼察哈爾保安司令

▲國府命令公佈修正電影檢查法第十二條

▲國府命令公佈修正興辦水利獎勵條例

▲宋子文否認哈瓦斯社傳在京開貨幣會議說

刊誤　第十一期

采風錄　第二頁　第八行　第十八字（柔異詩）亡　誤忘又感皇恩詞係兌之所作遺兌之二字

論評選輯

嚴重的中學師資問題

年來對中學教育的改革，大部注意力都已放在中學會考上面。據我們近來所耳聞目睹的，知道各中學的當局與學生均正在用全力為會考做準備。足中學會考自身已成最後目的，而不是達到淘汰劣校的手段了。就這一點來論，實不能不承認是矯枉過正。我們曾屢次主張從正面改進中等教育，現在我們專對中學師資問題，稍作討論。

談到中學教員問題，除了教員程度問題外還有兩件事最嚴重。一是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不願做中學教員；二是即使在一時無事可做，被迫當教員後，偶有其他機會，亦必放棄教職，改就他業。因為有第一項問題，所以中學校不易吸收到上乘才學之士；因為有第二項問題，所以又不易維繫優良的教師。我們若對中學教師所處的實況略加分析，便見這種現象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一，中學教員的待遇過劣。現在的中學教員月薪在北方的大概在八十元至百元之間，在南方的因生活程度高，可得百數十元。然而同以大學畢業資格，若加入其他政府，銀行，公司，工廠等機關，均可望有更優待遇。第二，中學教員地位無保障。中學之聘任，按習慣及教育明令全係由校長全權自聘。並且聘書多係每年發送一次，所定合同期間過短。有上項兩種制度，教員之進退，縱不全視校長之個人一時情感為定，但教員地位得不着穩固的保障卻極明顯。第三，中學教員功課過繁重。按教部二十一年十一月第九〇八七號訓令第四欵，明定初中專任教員每週課內教學時間為二十至二十四小時；高中專任教員課內教學時間為二十二至二十六小時。據平津國立院校教聯會所呈保障中學教員意見書中之算法，中學教員加課內教學，準備講義及實驗，改閱學生習題考卷等鐘點，每週工作時間不下八十小時，平均每日不下十二小時左右。其勞苦可知。第四，學生難應付。中學生多在少年期中，其天真活潑氣，多以惡作劇方式出之，如校風不良，便養成叫囂習慣。教師本無管理學生最後權力，如欲避免風波，即須處處小心應付，其困難有百倍於奉承上司者。第五，無發展希望。在其他機關任職，多少有陞級加新，發展個性等可能，一入中學任職，最幸運不過能任職終身，此外殊少發展希望。有以上諸因，自然無人願做中學教員。

再看教育當局對於中學師資之準備如何。在這一方面更使我們失望。現在我們祇見到當局在鼓勵實科，在抑制文法，在提倡職業教育，而未見到注意中等學校師資之培養。並且師大及師範學院等校的優越地位似亦有失落之趨勢。二十一年三中全會本曾決定大學應設師資訓練班，仿日本學制改革案在大學畢業後受教學法訓練一年，得充中學教員。然而此事至今並未見諸實行。去年五月教部公布中學及師範學校教員檢定暫行規程，認為國外較優大學畢業，或國內師範大學，大學本科，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有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等資格者，得受無試驗檢定；其在國內大學本科畢業，或有其他資格者得受試驗檢定。顧即此亦未見諸實行。所以截至現時止，中學教員師資之供給，大部須仰賴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究有幾成係當中教員的，雖尚無精確統計可參考，然而中學教員多來自專科及大學畢業生則已有統計根據。據教部去年編訂的年鑑，可以見到中等學校教員中，大學畢業生佔百分之二四點八三，專科學校畢業生佔二〇點七四，非出身此等學校的佔百分之三一點九九，而來自高師畢業及師範大學畢業的，祇共佔百分之一五點八一。其中高師及師大畢業的又多限於任教中等師範學校，故謂中學教師有四分之三來自大學畢業生亦不為過。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到中學師資問題是如何之嚴重。現狀下

貧充滿了許多矛盾。我們見到大學生不願以任教中學爲理想，然而大部畢業生却必須就此職；我們見到許多既任了教員的無意久留，然而終其生亦不見再有其他機會；我們見到教育當局絲毫未注意到在大學裏預備中學師資，然而中學教員却泰半由此出。我們終日在嚷提倡職業教育，何以沒人將中學教員當做理想職業，何以不把中學教職養成一種可以使人滿足的職業？我們終日在嚷改進中學教育，這樣嚴重的師資問題，豈再容延遲不決！

爲解決中學師資問題，我們在這裏做幾項簡略的建議。第一，須提高師資。先進各國近多有提高師資運動。戰後德國規定以師範大學畢業生教小學。今後我國應規定專科學校以上的畢業生祇能教初中，高中教員應由研究院學生或任初中教職多年者担任。同時減輕教員鐘點，使得在專科範圍內有極充分的準備。教員如在所擔任科目內無較深的造詣，至終是不會有好結果的。第二，凡欲任教者，多少對教學法，教育心理學，青年心理學等科有研究有認識，目前以新用大學即立刻擔任重要功課的辦法是不够的。換言之，現在教員既多出自大學，同時如又不能擴充師大等校，即須就大學功課內謀訓練教員機會。大學畢業後施以一年之教學訓練，在目前亦尚不失爲差強人意的辦法。第三，應明令廢止中學教員由校長全權聘請制。教部既已於去年五月通令各省市組織中學及師範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應再進一步規定中等學校教員由省市當局委任，列入公務員名單內，經委任後的教員如無不端行爲即不得任意被辭，如此方算得到保障。廣西省政府去秋已毅然施行省府直接委任中學教員辦法，他省可以參考他們的成績，斟酌仿行。第四，提高待遇及年功加俸亦極有必要，因爲必提高待遇方能吸收良材；必依年功加俸，方能維繫良師。我們如肯縮減軍費及行政費，教育預算是可以增加的。這裏所舉的幾項，能否實現，全看我們決心如何。

（錄四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律師界的兩種運動

近來律師界有兩種運動，皆由全國律師協會發起者。一爲要求政府，制定冤獄賠償法，對於過誤裁判，施行國家負賠償責任之制度。此事久已組織委員會，宣傳運動，即將向政府正式請願。一爲由各處律師公會，附設貧民法律扶助會，依照司法行政部核准章程，辦理以下之事：（一）爲貧民解釋法律疑問，以普遍法律的知識。（二）爲貧民證明法律關係，以杜絕糾紛的淵源。（三）爲貧民辦理有理由的訴訟，以保持社會的弱小。此會上海青島南京相繼成立，天津亦於三月三十一日組織完成。凡此皆可表現律師界維護人權服務社會之精神，值得國人贊許。惟關於賠償冤獄一層，理由正當，無可非難，但因涉及國家財政，恐難遽見成功，而衡諸中國現狀，國民受司法機關之冤累者固屬甚多，其爲法院以外之政軍警憲以及法律並無地位，事實確有權威之機關人物所帳迫，欺凌，無可申訴者，尚不知凡幾，故吾人以爲全國法曹界今日與其用力量於理想甚高之冤罪賠償運動，猶不如號召全國，努力於極端平常絕對需要之人權運動與法權運動，即無論何機關與個人，非有合法權源而又出以公式命令，不得對任何人執行逮捕，此其一。既逮捕矣，除非現役軍人，應由軍憲機關受理，其他無論誰何，概應立即送司法機關依法審訊，此外任何衙署不能拘押訊問，此其二。一經交送法院，應即依照定限，爲有罪或無罪之判決，不得長久羈押，此其三。新刑法既經公布，並已定於七月一日實施，所有歷來畸形的刑事特別法令，應即要求政府明令廢止，此其四。以上四點，所以寓尊重人道保護人權於法權統一化與刑律簡易化之中，其實際效益，蓋遠過於冤獄賠償運動之上。願全國律師協會，登高一呼，使成有力運動，人權幸甚，法權幸甚！

關於貧民法律扶助會，吾人以爲不貴有形式而貴能實行。如年來各處小學門首多懸有『民衆問字處』牌額，實則幾曾見有人去問字？萬一有之，恐亦未必有人接待。甚望法律扶助會萬勿蹈此覆轍，其法宜取積極態度，向民衆宣傳法律常識。現在無線電廣播事業日見發達，律師公會大可利用以謀法律通俗教育之普及；一方面與報界合作，公開指導法律問題，如此，事前教育，遇事指示，無形中可以消弭許多訟訴事件，減少無數法律糾紛，此其一。在會律師担任貧民委託案件，必須熱心負責，扶助到底，幸勿如平日受法庭選任辯護時之敷衍塞責，此其二。義務受任，等於慈善性質，究不過道德的束縛，對於刑事案件，殊嫌不甚鄭重。吾人主張一面仍宜實施公設辯護制度，以期對貧窮之刑事被告，保護周密。否此事亦爲

去年律師協會決議案之一，業由該會呈請司法行政部，分期實行，亟應繼續運動，冀底於成，可與貧民法律扶助會相得益彰，此其三。以上三點，如能一一辦到，則此方面之扶助貧民，可無遺憾。

雖然以上兩端，皆偏於救濟匡扶之作用，吾人以為對於司法，更宜從全局着眼，根本當進改良，試略陳之：在中國夙有人治法治之說，實則立法者人，行法者人，受法之適用者亦人，故欲使法律發揮效率，第一須立法者了解社會實狀，明瞭客觀環境，否則削足適履，窒礙難行，逾淮為枳，本質全失，執此標準，以批評中國立法家，其不能悉如人意，毋寧為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第二須行法者洞澈法律規定之背景，巧於調和法律與事實，不使打成兩橛，執此標準以批評中國之司法官，其因教育不完全常識不充足，不足應付時代思潮之變化，亦自有其不可否認之事實。第三受法之適用者須與法律內在之時代性相合，否則法與社會，漠不相關，一旦強制適用，自必扞隔難通，執此標準以觀察一般民衆，則有待於法律思想之普及者又極迫切。由此言之，中國司法改良當從三方面同時努力，即完成合於時代真實需要之法律與夫改造法曹教育，普及法律知識是已。近年國人每好詬詆司法，實則不盡得當，蓋社會公衆，平日不知注意法律，何從能得良法？試觀銀行法之起草，何嘗有銀行家參加？公司律之制定，何嘗經工商界研討，民衆自已放棄權利，不知重視本身法益，何能歸咎法律，又何能苛責法官？吾人於此，不能不喚起公衆注意，相與共同努力於擁護人權，增進法權，提高法官教育，普及法律思想諸事，則其有利於國，有益於民，效力當超越於支節的寃獄賠償運動與貧民法律扶助者萬萬，可斷言也。

（錄四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兒童節感言

我國社會近年一般習尚，對於每一個節日，必有種種形式上的舉動，如何舉行儀式，如何從事宣傳，差不多都照着刻板的成法來扮演，等到節日過去了，大家便亦淡然相忘，所以當時雖表現得十分熱烈，實際卻沒有多大意義。今天兒童節，因為教育內政兩部在一個月前就向行政院提議，請規定從今天起到明年四月三日止為全國兒童年，令飭各省市政府組織實施委員會，擬訂實施程序，喚起全國民衆注意兒童教養，保障兒童身心健康，以圖謀兒童福利，發成兒童肉體和精神各方面的能力，行政院雖則到前天纔把教育內政兩部的提案修正通過，社會上對於今年的兒童節卻顯示特別的興奮，所謂「兒童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兒童是建設新中國的礎石」，「兒童是中華民族的繼承者」，「兒童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加緊教育兒童，訓練兒童」等等，早已成了普遍的口號，隨處可以聽到。據我們的看法，這些口號無疑的都包含着許多眞理，我們重視兒童，珍愛兒童，也是應該的。不過舉行兒童運動，還有一個絕對不容忽略的前提：現在的「主人翁」「礎石」們須得痛切地反省一下，像現在這樣做「主人翁」，做「礎石」，能把中國支持下去嗎？能叫中國站立得穩嗎？現在的「主人翁」既把國家社會弄得江河日下，無所底止，同時卻指望着次代國民，期待他們建設新中國，復興中華民族，這是重於責人，輕於責己，本末倒置，全不合理的。本着這個觀念來說，凡是成年的中國人——尤其是今天主持或參加兒童運動的人——都得自已懺悔一下，並且由懺悔而振作起來，先盡做「主人翁」的責任，不要把祖宗傳下來的家業敗壞得不可收拾了，將來再交給「繼承者」，責望他們建設復興，庶幾今天的兒童運動爲不虛，而兒童運動纔有相當的意義。我們把這個前提弄清楚了，再簡略地討論關於兒童運動本身的幾個問題。

第一，舉行兒童運動，要力行「雪中送炭」的工作，切忌「錦上添花」的浮文。兒童運動的目的既在教養兒童，圖謀兒童福利，那末主持或參加兒童運動者的視線便得集中到萬千無教無養的兒童身上去，眞實地，忠誠地，替他們謀教養，謀幸福。最低限度應該從今天起立志完成下列的幾件工作：（一）盡力救濟陷於天災人禍中的人民，勿使他們走上「賣兒鬻女」或「易子而食」的道路；（二）鞭策政府刷新政治，注意治安，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消滅釀成「兒弟妻子離散」的原因；（三）從政治教育兩方面努力，培養人民教養兒童的能力和知識，（四）嚴飭衛生行政，普及衛生常識，力求減低貧苦兒童的死亡率。

第二，兒童運動應該把兒童全體做對象，不應該偏重一部份或偏重某一階級。譬如近年風行各大都會的兒童健美比賽，便是偏重中產階級以上的，說一句老實話，只是替極少數兒童謀幸福的勾當，絕對不是正常的兒

童運動。又如今天的兒童節，範圍雖似很廣，實際也不過是替少數有教有養的兒童打算，沒有包括兒童全體。我們如果承認所有的兒童無論貧富一律平等，或進一步要把人類平等的觀念灌輸到兒童們的腦海裏去，今後便得把全體兒童做運動的對象，至少在舉行兒童運動的時候，不要把大多數要飯的，擺攤上街的，以及貧兒院，孤兒院，育嬰堂裏的兒童們忘掉。他們也需要教養！他們也期求幸福！他們也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他們也是建設新中國的礎石！他們也是復興中華民族的生力軍！

第三，人們都知道教育上最重要的兩句話是「以身作則，感化輔導」。這兩句話對於缺乏常識而又衣食不足的人們自然無從說起，可是在豐衣足食的知識階級就得十分注意。如果本身卑鄙貪污，不知廉恥，不守法紀，要教子弟將來知禮守法，廉潔自持，勉為良善，誠然不可能，便是日常生活稍稍不守規律，也會影響到子弟的觀感，設或自己的言行不能一致，一方面不自約束檢點，一方面卻要責人向上，那只有使人失掉信仰，決不能獲得絲毫效果。說一句過分些的話，我們要兒童運動得到良好的成績，還得先來一個成人運動！在教各階級各社會已成年的人們眞能立志做人，纔能希望他們担負教養兒童的責任。

（錄四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川黔之政治與軍事　◇◇◇

川黔兩省人民不知有政治也久矣。自中央軍入黔而黔人始見中央之權威，自蔣委員長入川而川人始知政府有綱紀。然而兩三月來，軍事迭生變化，人民望治雖殷，猶未得實際之安慰，長此遷延，影響於人民信賴政府之心理者甚大，當軸者於此殊未可以忽視也。

夫剿匪區域，政治軍事，互為連環，非軍事解決不易革新政治，同時又非政治改良，難期結束軍事，其間本末後先，殊難明晰斷定，然比較言之，仍以早了軍事較為切要。方朱毛西竄之始，吾人即謂川黔兩軍，不堪重用，宜由政府多調勁旅，負起責任，以期剋日為澈底之剿治，乃截至最近，入黔軍隊，猶是薛周，入川精兵，似亦有限，討賊之效，大部責之兩省原有部隊，此中得力者固屬不乏，而疲敝怯懦者，要居多數。如此次田頌堯部五日之間，連失四縣，棄地之勇，駭人聽聞，王家烈部則三棄遵義，亦堪媲美，以致徐匪渡江而川西告警，朱毛再來而貴陽震動，外電紛傳，謠諑頓起，實則考察情勢，蓉筑兩地，殊無足慮。蓋鄧錫侯部在川軍中犧牲尚少，比較可用，且有中央軍胡宗南相與銜接，鄧方扼守三台綿陽，距成都猶有數百里，川西安全，當無問題。其在貴陽則蔣委員長坐鎮其間，躬策戰守，薛周兩軍，尚有數萬，桂粵援師，請纓已久，果予徵調，兩日即達，其無可慮，灼然自明。抑依吾人觀測，川北黔北之最近變化，或正可促進軍事之速決，何則？赤匪作戰，向以裹脅之衆，層層配備，眞正主力，大率居中，四面皆有掩護，從不輕於使用，官軍雖屢傳捷報，其實被創者多屬外層，匪之實力，素少犧牲，且極難發見其主力所在。今徐匪渡江，竟達萬人，朱毛犯筑，亦逾萬數，可知此即匪之主力，正可包圍聚殲，但使胡鄧劉諸部結集於川西，中央與黔桂粵軍聯絡於貴陽，則至少可予徐朱等主力以重創，此其一。黔省地小，難容多兵，本省已有王猶諸部，勢不能棄置不用，川省土地雖廣，而兵多且雜，解散既所不能，計惟有儘量使用，督其功過，此際中央縱有勁旅，勢難與程度不一之軍隊混合作戰中央調兵無多，或正為此。近來黔軍消滅不少，川軍優劣已見，今後於天然淘汰之餘，加以整理，或易與中央軍併力前驅，以收指臂之效，是則川黔軍之淘汰，正可便利軍事，此其二。有此二利，故川北黔北之事，殆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苟能乘機予共匪主力以痛擊，則其足以促戰事之速了，可斷言也。

雖然，於此有更宜注意者，即政治軍事，既有連帶關係，軍事一有進展，對於政治固應急進改良，萬一戰事依舊延長，揆之川黔地方情形，政府亦應盡可能之力，運用權威，從速策進地方政治，以期收拾人心，減少共匪之煽動力。查貴州政權，今已全入中央掌握，祇須約束各地軍隊，禁止騷擾，在無匪區域，努力撫循，已可稍慰劫餘之民。惟四川人民，在各軍統治之下，垂十七八年，不但軍長師長，權力偉大，下至團營長之流，在其防區以內，亦多儼然酋長，子女玉帛，隨意恣取。近雖省府成立，各軍歸政，號稱統一，復有中央之力，為之後援，然而積重難返，錮疾已深，不特軍師長難於言行相符，即其下之旅團營長亦未必能奉命惟謹，試觀楊川防地，仍在催糧，苛稅雜捐，所在多有，可知整理爬梳，還須努力，命令貫澈，難期速效，在此轉變期間，民衆劫運，猶自未艾，惟政府為樹立威信計，殊不容採取放任態度，謂宜由蔣委員長特下嚴令，授權劉湘對於各地方不遵命令擅自誅求之軍官，一經查實，立予撤辦，情節重大者，依照軍法，處以極刑；一方面四川省府對於各地方行政官吏，徵收人員，更宜責以廉潔，課其效能，苟有不職，從嚴懲究，凡此綱紀之肅立，乃為實際的需要，縱令軍事延長，此固輕簡易舉，而貪污之風既戢，實即為刷新政治基本工作之成功，劉湘但能矢誠矢信，進賢使能，則改變軍政界之風氣，決非困難，是則解決軍事固為改變政治之先決問題，而政治上此等程度之除舊布新，即在用兵期間，要非難於策進。吾人於此，竊願為迫切求治之川民泥首以請也。

（錄四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乙亥正月將移家沽上李萊孫索詩爲別賦贈一首　病樹

阿翁。文。章。阿。兄。詩。世間。公。器。君。家。私。一門。文。采。今。到。汝。束髮。弄。筆。追。黃。倪。前年。歲。朝。圖。贈。我。四坐。驚。歎。聖。小。兒。爾來。年。長。筆。愈。老。一水。一。石。無。俗。姿。便欲。相。從。索。異。物。藥我。蓬。葆。兒。子。癡。具少。於。車。孟。東。野。我今。去。住。皆。天。涯。臨行。索。詩。愧。汝。意。英少。安。用。苦。語。爲。墨池。倘。不。惜。餘。瀋。寫我。亞。老。童。子。師。

病樹移家沽上詩勗萊郎余與槃齋昆季交也萊囝猶子且有取爲己子之約槃齋督和依均紱成并邀同作　什公

文豪。文。郎。詩。伯。詩。吾兩。愛。之。非。阿。私。陳侯。多。才。友。誇。豔。李耳。生。子。屬。王。倪。踵太。邱。者。首。阿。紀。可謂定龍門。況。復。多。大。兒。謂彌厂芊厂諸昆仲鶴。羣。顧。盼。雞。獨。立。我眞。老。醜。羞。凡。姿。但以。公。卿。期。邁。過。堂堂。玉。局。毋。乃。癡。人生。百。年。快。意。耳。疇能。有。涯。逐。無。涯。具少。於。家。貧。非。病。籯金。纍。纍。將。何。爲。德鄰。不。孤。吾。豈。敢。今歸。沽。上。有。餘。師。

聖禪少萊招飲光祿吟臺　石遺

光祿。坊。邊。水。石。奇。官齋。高。敞。共。傾。巵。珊瑚。不。架。玉。臺。筆。聖禪多憂民之作書劍。應。題。人。日。詩。劉氏。糕。兼。吳。氏。餅。聖禪饋歲有年糕及牛乳餅徐家。肺。復。沈。家。脾。少萊洪飲又健啖開筵。餽。歲。匆。匆。過。後約。還。來。啖。荔。支。

哭陳弢庵先生　疑庵

衰年。有。淚。慳。難。出。今日。悲。公。慭。一。傾。蹐景。虞。淵。終。黯。淡。懸輝。滄。海。得。空。明。同時。耆。碩。推。前。輩。餘事。風。騷。亦。主。盟。此耗。春。來。最。創。楚。空山。坐。臥。不。勝。情。

六十。年。來。事。可。哀。憶從。隅。坐。侍。深。杯。寂寥。劫。後。論。人。怨。掩抑。聲。中。挽。夢。回。毀家。豈。堪。容。再。誤。改絃。已。分。厄。羣。猜。

儘通幾輩寃禽意。不爲揚塵惜羽摧。
爛熟螺江聽水樓。鬖鬖逃世別成幽。最憐戀岫孤雲出。
已見擎霜萬木秋。呵壁婆娑空獨憮。授經淹忽遂長留。
人生只有情難遣。遣難求安忍自謀。
盤曲哦詩取自怡。此生眞恨識公遲。亦知誘掖元逾分。
猶幸蹉跎晚得師。縛腳一慵穿我榻。刳肝今欲寫何詞。
淸癯梅叟應回首。（謂梅生）同是虛堂慟絕時。

弢庵先生挽詩　　秋岳

千丈松崩世所驚。九分人有史能評。遙聞對客數見憶。
回首謳詩何限情。先壟拜銘銜篤誼。遺臺侍飲念平生。
恨君晚不南皮識。此語重思涕淚傾。

纕蘅釋堪醇士同游郊外觀雪後桃花過靈谷寺　　不人

挈我郊遊一走車。路桃隨處布緋霞。定知春雪多溫意。
幻作寒林吐豔葩。峯頂曉猶餘白白。枝頭晚未褪些些。
何須更叩禪關問。聖解如斯儻不差。　　映庵

次均奉答覺謀同年見謝招飲之作　　纕蘅

舊侶慈恩牘。幾人興來貪詣敢辭頻。元知炳燭心逾壯。
肯信推枰局又新。活計惟詩堪自遣。淡交除子更誰親。
平生不作寒酸語。強爲哀時一嘅呻。

挽陳弢庵師　　衆異

一瞑茹千痛。難言是海桑。未聞相司馬。翻歎失歐陽。晝
寢人無迹。枝頭死抱香。霜花終澗谷。淒絕賦秋棠。（澗谷一生稀見□初花郤又值將霜公己酉還朝詠秋海棠句也）
舊執龍峯業。於今四十年。相知晚逾厚。過譽世爭傳。社
事留殘影。花時斷聖緣。待持河海淚。負土問新阡。

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　　散原

殺士之朝跡已陳。鳳姿曾列眼中人。此才頗繫興亡史。
魂氣留痕泣送春。（卷中有效韓致光體送春二律）

齊天樂　蔡雲匪雁村塡詞圖　　瞿庵

華髮塵劫。天如醉。相看故人無恙。雪苑琴尊。蓉湖風月。
消領宦游淸況。承平夢想。早一臥滄洲。銅仙移掌。可記
當時。莫愁單舸共雙槳。　江關詞賦最苦。暮年彈錦瑟。
孤調誰賞。落葉添薪。牽蘿補屋。往事不須惆悵。銀蟾乍
上。待自琢瓊思。小紅低唱。秋入蘆川。更聽空外響。

談朱洪章（二）

徐一士

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洪章云：

……同治三年夏，忠襄攻江寧城久不拔，提督李臣典建議於龍脖子山麓坚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環攻，積濕蘆沙草塡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議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爲恨，大言於公前曰：「若輩自命天下壯士，今趣臨大敵，便如鼠子却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爲也。」公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爲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某爲先登，有不蹈萬死以取洪酋生致闕下者，如皎日！」兩人爭論于營幕中。忠襄聞之，亟召諸將入，署名具軍令狀。於是公遂署弟一，武明良弟二，劉連捷弟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公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烟焰漲天，甎石雨下，賊復擁大衆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燒士死者四百餘人。公摧鋒務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爲圓陳，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爲三並馳，公趨中路，直攻僞天王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禽僞王次兄洪仁達以獻。江寧平，論功李臣典居首，公最四三閒。或代爲不平，說公往謝幕府。公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爲將者爭功相殺害，此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肯爲也。況吾由行伍擢至總兵，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恩飾實缺，已叨竊非分，又何求？」光緒十四年以雲南鶴麗鎮總兵入覲，道過金陵，謁見曾公，憑弔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爲之識曰：「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脖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甎石雨下，長勝煥字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餘名，同瘞於此。嗚呼慘矣！亟誌之以表忠藎云爾。」……

亦足參閱，而於洪仁達之擒乃亦屬之洪章，惟未言李秀成耳。（「別傳」中無蕭孚泗傳。）同治四

年洪章始簡授湖南永州鎭總兵，攻下金陵之歲，尙未「恩簡實缺」也。「淸史稿」洪章傳，亦嗇其先登之績，而於紀賞功之後，有云：

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決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衆爲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總鎭，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荷天寵錫，已明非分，又何求焉？』」

似即就「別傳」中語，略加點竄，以簡授在後，故刪「實缺」之句。（洪章部曲前隊四百人盡死於破城時，沈瑜慶詩序李岳瑞「野乘」所叙有誤。）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光緒二十一年爲洪章請邮之奏（據瑜慶所云，即彼代草），謂：

……金陵叙收復功，該故鎭因應第一，乃以李臣典積勞先歿，蕭孚泗名位居前，該故鎭抑而爲次。或諷其向幕府自陳，該故鎭夷然不屑也。有功不伐，時論尤多之。三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累次出力，遇有提鎭缺出請旨先前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罔替。欽此。』是該故鎭爲首功，已在先朝鑒照之中矣。……

所引上諭，竟一如洪章「從戎紀略」所書，蓋按統章字營記名提督譚會友等呈請奏邮，錄自「紀略」，之洞即漫焉據以入告，實笑柄也。疏中「臣念該故鎭天性忠勇，智略無倫。起家邊徼，無里閈援引之力。資性木彊，落落難合」等語，即瑜慶懷洪章詩及序之意。之洞疏上，洪章獲優邮，予謚武愼，爲「別傳」未及載入者。

「紀略」刊有曾國荃手書弁言云：

余伯兄太傅文正公雅號知人，於諸將中獨偉視煥文。煥文忠勇性成，戰績半天下。甲子金陵之役，於槍礮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城缺首先衝入，因而削平大難，焜耀史編，厥功偉矣哉！己丑冬，煥文京旋，余溯念金陵爲煥文立功之地，遂奏留兩江，權篆福山鎭。庚寅夏因公來寧，出視「從戎紀略」，歷述其生平艱苦，瞭如指掌，其文樸實，頗肖其人也。庚寅八月朔威毅伯曾國荃識於兩江節署。

庚寅爲光緒十六年，國荃即卒於是歲十月也。所

云「於鎗礮叢中搶挖地道」，當時奏報及上諭，以功屬李臣典，或洪章亦與有力歟。「紀略」謂：

……章曰：『……以沐恩愚意，明日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棑，用木滾推近城脚，上面厚堆土泥，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紮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遙。請大人派信字李營官同往，沐恩任三五日，必成功也。』九帥曰：『恐又多傷士卒。』章曰：『事已至此，不得愛惜。』九帥時還猶豫，忽一日報昆字營以搬草塡壕傷亡千餘，乃喚章曰：『還是閣下所議不錯，縱傷當亦不多。』章曰：『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沐恩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高立土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修好，再築一小礮臺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即可以成。』九帥仍以傷人爲慮。章素知九帥慈心體恤，見士卒傷必不忍，乃曰：『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惻然。沐恩以五日定奏功也。』語畢，九帥回營。章乃往視龍膊子前礮臺，有逆首帶數十隊前來，直列於挖壕紮壘上，忽然用火藥擲下，沿燒我先鋒營，幸木棑堆土甚厚，燒而不入。章忙令開放洋莊大礮，羣子如雨，賊站不住，乃收隊回。章即商祥雲曰：『我軍地道今夜定要挖成，久恐洩漏。』祥雲曰：『硐口業已開矣，請派隊益之。』章乃令每營以六踸隊去，限一夜成功。至四更時果已挖成。章復商祥雲曰：『地道雖成，地硐何日能就？』祥雲曰：『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章即將各情禀九帥。次日……九帥問地道成否，章曰：『再三日可以裝藥。』九帥驚曰：『何如此之速？』章禀曰：『自六月初八日迄今，已開挖七日，請大人分派，隊齊即日進兵。』……九帥因約往看龍膊子先鋒礮臺，旋轉至僞天保城，問曰：『昨夜礮聲不絕，至一夜不得安枕。貴營堵賊未知傷亡若干。』章禀曰：『賊分五路吊城來攻地道，被沐恩先令伏兵截擊，該賊亂逃至信字嚴字營壕邊幷山脚一帶躲避，天明出搜，盡殲之，我軍傷不過三十餘人。』九帥曰：『明日地硐可成，今夜弟即宿此，以便派調各營。』乃令軍裝局預備布袋六千個裝藥。信字營來請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硐口押條，乘夜將各物具送至。……

如所云，此次地道之開挖，洪章與臣典共任其事，也。至「紀略」中失實處，如上諭之杜撰，國荃何以未加糾正，非閱時並未諦審，即「紀略」印行時原稿復經改動耳。（吾所見「紀略」，署「光緒癸巳秋七月紫陽堂刊印」，國荃卒三年矣。）

洪章之籍貫，「紀略」自謂家於黎平府。「別傳」及「清史稿」均謂黎平人，是也。瑜慶詩序謂鎭遠人，岳瑞「野乘」如之，實誤。洪章初從胡林翼，在林翼官黎平知府時，而林翼又嘗官鎭遠知府，蓋誤傳洪章籍鎭遠之由。之洞請郵之奏謂黎平府開泰縣人，開泰即黎平府同城首邑。

記太常仙蝶事

藏園居士

太常寺仙蝶事迹。久著燕京。相傳自明嘉靖至今。數百年神物也。而見諸紀載。則自撰考功之際光亭雜識始。按考功言，「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常以夏至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輒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即去。不知所之。」及乾隆時。曾御製詩以紀其異。斌良抱沖齋詩集注云。「乾隆戊申冬。有黃蝶飛於太常寺中。樂工某以帚撲之。頃刻化黃蝶數百。飛繞庭宇。時太宗伯德明，管太常寺事。後一日召對。奏之高廟。命取蝶進呈。宗伯虔心致禱。倏有蝶降於寺。因以黃袱藉盤。進呈御覽。時値隆冬。忽覩肖翹仙質。上大悅。賜名吉祥仙蝶。並御製五律一首。刋諸寺壁。徧賜諸臣。命送蝶至方澤靜室。作香龕供奉。每逢上祀壇日。仙蝶輒至。」嗣後靈蹤時見。來往人家。若阮文達，英煦齋，麟見亭，馬秋藥，戴文節，許信臣，潘星齋，諸人。咸得目覩。播諸詩文。或寫爲圖畫。蓋流傳既久。燦然爲春明一掌故矣。余辛亥六月。奉旨派充中央教育會副長。會設於學部廣庭。開會之日。忽黃蝶一雙。穿門而入。飛集議事台上。余坐於唐尙書于侍郎之前。蝶忽臨冠上。翩躚飛舞。良久乃去。于侍郎語余曰。此仙蝶也。殆與君有夙緣耶。以數百人聚議一堂。衆口喧豗之際。乃鼓翅飛翔。了無驚怖。斯亦奇矣。其幻化之迹。見諸載籍。傳之人口者。尤不可勝數。茲徧檢前人志乘詩文之屬。臚舉異徵，凡得數事。蝶之形狀。與常蝶無殊。惟左翅有圓孔。四足有白毫。兩目赤如丹砂。鬚綴二小珠。入夜其光閃爍。其異一也。凡蟲豸入冬則蟄。此乃隆冬恒至。不畏風雪。其異二也。呼其名則下集。進以酒則盡飲。其異三也。所蒞之家。必有瑞徵。且能辨別忠邪。如德明祝之。則飛集御函。和神視之。則化爲朽蛻。具有知識。其異四也。久棲寺署而時出城郊。或遠至數千里外。如麟見亭見之於淮。許信臣見之於豫。許星叔俞曲園見之於浙。匡鶴泉見之於魯。徐叔鴻見之於湘。王勝之更見之於日本。度越山海。自在游翔。其異五也。惟考索仙源。傳說不一。許信臣以爲元季兩太常寺忠魂所化。吳仲甸以爲自嘉靖間。始見棲於大堂匾額內（養吉齋叢錄）陳鄦齋以爲明代忠義之魄所寄。然皆未指其爲何氏也。至光緒季葉。馮心蘭馮聯棠二太史。在京邸爲扶鸞之戲。乃言其神爲元季江南路洞庭同知僉事葉沆，及完顏都赤沙爾哈金[illegible]木耳千戶三人。初爲太常土地。永樂時隨遷入京。李端遇又有明初元臣周繼賢之說。夫忠烈之氣。歷久不渝。精爽所憑。幻茲靈怪。使後世慕其流風。藝林傳爲佳話。斯足尙矣。若欲矜奇弔詭。乞言鬼神。別搆姓氏以實之。則石言神降之流。宜明達所不屑道。馮李所言。亦姑存此說。未足爲典要也。宣統初元。官制既改。太常寺廢。署址在今大理院中。舊蹟漸就銷沈。二十年來。故邸名園。亦未重覩鳳子翩飛之影。意者莊夢重回。不免令威化鶴歸來之感耶。昔延子澄部郎。輯錄歷來故事詩文。都爲一帙。名曰蝶仙小史彙編。書凡六卷。刋於光緒己亥。其書博贍可觀。於蟲天志外。別開生面。試取而觀之。亦足資逸聞供談助。正不必惑於荒怪之譚。轉令日下舊聞。等於齊東野語也。乙亥二月春分後，沅叔記於藏園石齋。

月牙兒

（中）

老舍

十四

媽媽永不能相見了，愛死在我心裏，像被霜打了的春花。我用心的練字，爲是能帮助校長鈔寫些不要緊的東西。我必須有用，我是吃着別人的飯。我不像那些女同學，她們一天到晚注意別人，別人吃了什麽，穿了什麽，說了什麽；我老注意我自己，我的影子是我的朋友。『我』老在我的心上，因爲沒人愛我。我愛我自己，可憐我自己，鼓勵我自己，責備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彷彿我是另一個人似的。我身上有一點變化都使我害怕，使我歡喜，使我莫明其妙。我在我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嬌嫩的花。我只能顧目前，沒有將來，也不敢深想。嚼着人家的飯，我知道那是晌午或晚上了，要不然我簡直想不起時間來；沒有希望，沒有時間。我好像釘在個沒有日月的地方。想起媽媽，我曉得我曾經活了十幾年。對將來，我不像同學們那樣盼望放假，過節，過年；假期，節，年，跟我有什麽關係呢？可是我的身體是往大了長呢，我覺得出。覺出我又長大了一些，我更渺茫，我不放心我自己。我越往大了長，我越覺得自己好看，這是一點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分。可是我根本沒身分，安慰是先甜後苦的，苦到末了又使我自傲。窮，可是好看呢！這又使我怕：媽媽也是不難看的。

十五

我又老沒看月牙了，不敢去看，雖然想看。我已畢了業，還在學校裏住着。晚上，學校裏只有兩個老僕人，一男一女。他們不知怎樣對待我好，我既不是學生，也不是先生，又不是僕人，可有點像僕人。晚上，我一個人在院中走，常被月牙給趕進屋來，我沒有膽子去看牠。可是在屋裏，我會想像牠是什麽樣，特別是在有點小風的時候。微風彷彿會給那點微光吹到我的心上來，使我想起過去，更加重了眼前的悲哀。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雖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黑的東西，即使會飛，也還是黑的，我沒有希望。我可是不哭，我只常皺着眉。

十六

我有了點進欵：給學生織些東西，她們給我點工錢。校長允許我這麽辦。

可是還不了許多，因為她們也會織。不過她們急于要用，自己趕不來，或是給家中人打雙手套或襪子，纔來照顧我。雖然是這樣，我的心似乎活了一點，我甚至想到：假若媽媽不走那一步，我是可以養活她的。一數我那點錢，我就知道這是夢想，可是這麼想使我舒服一點。我很想看看媽媽。假若她看見我，她必能跟我來，我們能有方法活着，我想——不十分相信，可是。我想媽媽，她常到我的夢中來。有一天，我跟着學生們去到城外旅行，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為是快點回來，我們抄了個小道。我看見了媽媽！在個小胡同裏，有一家賣饅頭的，門口放着個元寶筐，筐上插着個頂大的白木頭饅頭。順着牆坐着媽媽，身兒一仰一彎的拉風箱呢。從老遠我就看見了那個大木饅頭與媽媽，我認識她的後影。我要過去抱住她。可是我不敢，我怕學生們笑話我，她們不許我有這樣的媽媽。越走越近了，我的頭低下去，從淚中看了她一眼，她沒看見我。我們一羣人擦着她的身子走過去，她好像是什麼也沒看見，專心的拉她的風箱。走出老遠，我回頭看了看，她還在那兒拉呢。我看不清她的臉，只看到她的頭髮在額上披散着點。我記住這個小胡同的名兒。

十七

像有個小虫在心中咬我似的，我想去看媽媽，非看見她我心中不能安靜。正在這個時候，學校換了校長。胖校長告訴我得打主意，她在這兒一天便有我一天的飯食與住處，可是她不能保險新校長也這麼辦。我數了數我的錢，一共是兩塊七毛零幾個銅子。這幾個錢不會叫我在最近的幾天中挨餓，可是我上哪兒呢？我不敢坐在那兒呆呆的發愁，我得想主意。找媽媽去是第一個念頭。可是她能收留我嗎？假若她不能收留我，而我找了她去，即使不能引起她與那個賣饅頭的吵鬧，她也必定很難過。我得為她想，她是我的媽媽，又不是我的媽媽，我們母女之間隔着一層用窮作成的障礙。想來想去，我不肯找她去了。我應當自己担着自己的苦處。可是怎麼擔着自己的苦處呢？我想不起。我覺得世界很小，沒有安置我與我的小舖蓋捲的地方。我還不如一條狗，狗有個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不准我躺着。是的，我是人，人可以不如狗，假若我扯着臉不走，焉知新校長不往外攆我呢？我不能等着人家往外推。這是個春天。我只看見花兒開了，葉兒綠了，而覺不到一點暖氣。紅的花只是紅的花，綠的葉只是綠的葉，我看見些不同的顏色，只是一點顏色；這些顏色沒有任何意義，春在我的心中是個涼的死的東西。我不肯哭，可是淚自己往下流。

十八

我出去找事了。不找媽媽，不依賴任何人，我要自己掙飯吃。走了整整兩天，抱着希望出去，帶着塵土與眼淚回來。沒有事情給我作。我這纔眞明白了媽媽，眞原諒了媽媽。媽媽還洗過臭襪子，我連這個都作不上。媽媽所走的路是唯一的。學校裏敎給我的本事與道德都是笑話，都是吃飽了沒事時的玩藝。同學們不准我有那樣的媽媽，她們笑話暗門子；是的，她們得這樣看，她們有飯吃。我差不多要決定了：只要有人給我飯吃，什麼我也肯幹；媽媽是可佩服的。我纔不去死，雖然想到過；不，我要活着。我年輕，我好看，我要活着。羞恥不是我造出來的。

十九

這麼一想，我好像已經找到了事似的。我敢在院中走了，一個春天的月牙在天上掛着。我看出牠的美來。天是暗藍的，沒有一點雲。那個月牙淸亮而溫柔，把一些軟光兒輕輕送到柳枝上。院中有點小風，帶着南邊的花香，把柳條的影子吹到墻角有光的地方來，又吹到無光的地方去；光不強，影兒不重，風微微的吹，都是溫柔，什麼都有點睡意，可又要輕軟的活動着。月牙下邊，柳梢上面，有一對星兒好像微笑的仙女的眼，逗着那歪歪的月牙和那輕擺的柳枝。墻那邊有顆什麼樹，開滿了白花，月的微光把這團雪照成一半兒白亮，一半兒略帶點灰影，顯出難以想到的純淨。這個月牙是希望的開始，我心裏說。

二十

我又找了胖校長去，她沒在家。一個少年的男子把我讓進去。他很體面，也很和氣。我平素很怕男人，但是這個少年不叫我怕他。他叫我說什麼，我便不好意不說；他那麼一笑，我心裏就軟了。我把找校長的意思對他說了，他很熱心，答應幫助我。當天晚上，他給我送了兩塊錢來，我不肯收，他說這是他嬸母——胖校長——給我的。他並且說他的嬸母已經給我找好了地方住，第二天就可以搬過去。我要懷疑，可是不敢。他的笑臉好像笑到我的心裏去。我覺得我要疑心便對不起人，他是那麼溫和可愛。

二十一

他的笑唇在我的臉上，從他的頭髮上我看着那也在微笑的月牙。春風像醉了，吹破了春雲，露出月牙與一兩對兒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輕擺，春蛙唱着戀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氣裏。我聽着水流，像給嫩蒲一些生力，我想像着蒲梗輕快的往高裏長。小蒲公英在潮暖

的地上似乎正往葉尖花瓣上灌着白漿。什麼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後放出一些香味，像花蕊頂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像四外的花草似的，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沒了自己，像化在了那點春風與月的微光中。月兒忽然被雲掩住，我想起來自己，我覺得他的熱力壓迫我。我失去那個月牙兒，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媽媽一樣了！

二十二

我後悔，我自慰，我要哭，我喜歡，我不知道怎樣好。我要跑開，永不再見他；我又想他，我寂寞。兩間小屋，只有我一個人，他每天晚上來。他永遠俊美，老那麼溫和。他供給我吃喝，還給我作了幾件新衣。穿上新衣，我自己看出我的美。可是我也恨這些衣服，又捨不得脫去。我不敢思想！也懶得思想，我迷迷糊糊的，腮上老有那麼兩塊紅。我懶得打扮，又不能不打扮，太閒在了，總得找點事作。打扮的時候，我憐愛自己；打扮完了，我恨自己。我的淚很容易下來，可是我設法不哭，眼終日老那麼濕潤潤的，可愛。我有時候瘋了似的吻他，然後把他推開，甚至于破口罵他；他老笑。

二十三

我早知道，我沒希望；一點雲便能把月牙遮住，我的將來是黑暗。果然，沒有多久，春便變成了夏，我的春夢作到了頭兒。有一天，也就是剛晌午吧，來了一個少婦。她很美，可是美得不玲瓏，像個磁人兒似的。她進到屋中就哭了。不用問，我已明白了。看她那個樣兒，她不想跟我吵鬧，我更沒預備着跟她衝突。她是個老實人。她哭，可是拉住我的手：『他騙了咱們倆！』她說。我以為她也只是個『愛人』。不，她是他的妻。她不跟我鬧，只口口聲聲的說：『你放了他吧！』我不知怎麼纔好，我可憐這個少婦。我答應了她。她笑了。看她這個樣兒，我以為她是缺個心眼，她似乎什麼也不懂，只知道要她的丈夫。

二十四

我在街上走了半天。很容易答應那個少婦呀，可是我怎麼辦呢？他給我的那些東西，我不願意要；既然要離開他，便一刀兩斷。可是，放下那點東西，我還有什麼呢？我上哪兒呢？我怎麼能當天就有飯吃呢？好吧，我得要那些東西，無法。我偷偷的搬了走。我不後悔，只覺得空虛，像一片雲那樣的無倚無靠。搬到一間小屋裏，我睡了一天。

二十五

我知道怎樣儉省，自幼就曉得錢是

好的。湊合着手裏還有那點錢，我想馬上去找個事。這樣，我雖然不希望什麼，或者也不會有危險了。事情可是並不因我長了一兩歲而容易找到。我很堅決，這並無濟于事，只覺得應當如此罷了。婦女掙錢怎這麼不容易呢！媽媽是對的，婦人只有一條路走，就是媽媽所走的路。我不肯馬上就往那麼走，可是知道牠在不很遠的地方等着我呢。我越掙扎，心中越害怕。我的希望是初月的光，一會兒就要消失。一兩個星期過去了，希望越來越小。最後，我去和一排年輕的姑娘們在個小飯館受選閱。很小的一個飯館，很大的一個老板；我們這羣都不難看，都是高小畢業的女子們，等皇賞似的，等着那個破塔似的老板挑選。他選了我。我不感謝他，可是當時確有點痛快。那羣女孩子們似乎很羨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淚走去，有的罵聲『媽的』！女子够多麼不值錢呢！

二十六

我成了小飯館的第三號女招待。擺菜，端菜，算賬，報菜名，我都不在行。我有點害怕。可是『第一號』告訴我不用着急，她也都不會。她說，小順管一切的事；我們當招待的只要給客人倒茶，遞手巾把，和拿賬條；別的不用管。奇怪！『第一號』的袖口捲起很高，袖口的白裏子上連一個污點也沒有。腕上放着一塊白絲手絹，繡着『妹妹我愛你』。她一天到晚往臉上拍粉，嘴唇抹得血瓢似的。給客人點烟的時候，她的膝往人家腿上倚；還給客人斟酒，有時候她自己也喝一口。對於客人，有的她伺候得非常的週到；有的她連理也不理，她會把眼皮一搭拉，假裝沒看見。她不招待的，我只好去。我怕男人。我那點經驗叫我明白了些，什麼愛不愛的，反正男人可怕。特別是在飯館吃飯的男人們，他們假裝義氣，打架似的讓座讓賬；他們拚命的猜拳，喝酒；他們野獸似的吞吃；他們不必要而故意的挑剔毛病，罵人。我低頭遞茶遞手巾，我的臉發燒。客人們故意的和我說東說西，招我笑；我沒心程說笑。晚上九點多鐘完了事，我非常的疲乏了。到了我的小屋，連衣裳沒脫，我一直的睡到天亮。醒來，我心中高興了一些，我現在是自食其力，用我的勞力自己掙飯吃。我很早的就去上工。

二十七

『第一號』九點多纔來，我已經去了兩點多鐘。她看不起我，可也並非完全惡意的教訓我：『甭那麼早來，誰八點來吃飯？告訴你，喪氣鬼，把臉別搭拉得那麼長；你是女跑堂的，沒讓你在這兒送殯玩。低着頭，沒人多給酒錢；你幹什麼來了？不為掙子兒嗎？你

的領子太矮，咱這行全得弄高領子，綢子手絹，人家認這個！」我知道她是好意，我也知道設若我不肯笑，她也得吃掛落，少分酒錢；小賬是大家平分的。我也並非看不起她，從一方面看，我實在佩服她，她是為掙錢。婦女掙錢就得這麼着，沒第二條路。但是，我不肯學她。我彷彿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還開通，纔能掙上飯吃。可是那得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萬不得已」老在那兒等我們女子，我只能叫牠多等幾天。這叫我咬牙切齒，叫我心中冒火，可是婦女的命運不在自己手裏。又幹了三天，那個大掌櫃的下了警告：再試我兩天，我要是願意往長了幹呢，得照「第一號」那麼辦。「第一號」一半嘲弄，一半勸告的說：「已經有人打聽你，幹嗎賣着乖的賣傻的呢？咱們誰不知道誰是怎着？女招待嫁銀行經理的，有的是；你當是咱們低搭呢？闊開臉兒幹呀，咱們也牠媽的坐幾天汽車！」這個，逼上我的氣來，我問她：「你什麼時候坐汽車？」她把紅嘴唇撇得要掉下去：「不用你要嘴皮子，幹什麼說什麼；天生下來的香屁服，還不會幹這個呢！」我幹不了，拿了一塊零五分錢，我回了家。

二十八

最後的黑影又向我邁了一步。為躲牠，就更走近了牠。我不後悔丟了那個事，可我也真怕那個黑影。把自己賣給一個人，我會。自從那回事兒，我很明白了些男女之間的關係。女子把自己放鬆一些，男人聞着味兒就來了。他所要的是肉，他所給的也是肉。他咬了你，壓着你，發散了獸力，你便暫時有吃有穿；然後他也許打你罵你，或者停止了你的供給。女子就這麼賣了自己，有時候還很得意，我曾經覺到得意。在得意的時候，說的淨是一些天上的話；過了一會兒，你覺得身上的疼痛與喪氣。不過，賣給一個男人，還可以說些天上的話；賣給大家，連這些也沒法說了，媽媽就沒說過這樣的話。怕的程度不同，使我沒法接收「第一號」的勸告；「一個」男人到底使我少怕一點。可是，我並不想賣我自己。我並不需要男人，我還不到二十歲。我當初以為跟男人在一塊兒必定有趣，誰知道到了一塊他就要求那個我所害怕的事。是的，那時候我像把自己交給了春風，任憑人家擺佈；過後一想，他是利用我的無知，暢快他自己。他的甜言蜜語使我走入夢裏；醒過來，不過是一個夢，一些空虛；我得到的是兩頓飯，幾件衣服。我不想再這樣掙飯吃，飯是實在的，實在的去掙好了。可是，實在掙不上飯吃，女子得承認自己是女子，得賣肉！一個多月，我找不到事作。

（未完）

清明節（續）

王西彥

四

便在高六叔被捕的那一天，永福伯上前想去解勸解勸，反而給大兵的鎗柄着了一下，跌在地上暈了過去。等到張麻子和大愚嫂子把他抬回家來的時候，永福伯已經受了傷，躺在床上起不來。大愚沒有回家，大愚嫂子只有陪着永福伯醒了一整夜。第二天，大兵便上門來收捐錢，大愚嫂子啼啼哭哭的講好話，結果是限她三天內設法繳清。把這話對永福伯講了，老頭子躺在床上，只是抖着聲音囈語着：

「兇年兇年…………七捐八捐，都是命…………大愚呢，咳，年紀輕輕的不安分…………」

大愚嫂子便只有渴望着大愚回家來，她不知道大愚到底幹什麼去的。「他幹什麼去的，他出去已經三天了。」她反覆地想着，想到那天晚上大愚對她說的兇話，想到那天一早大愚偷偷的出門去，眼前便好像蒙上一層黑暗，但她又不敢再和永福伯去說這些話，當永福伯問她的時候，她也只有這麼支吾地回答道：

「他就會回來的，他明天就回來…………」

當天晚上，永福伯神志不清，喊着大愚，又喊着小牛，沒有一刻停止。大愚嫂子守着床上的老頭子，淚珠子洗着臉孔，真不知道怎樣才好的時候，門外有人急促地敲着門。她怯生生地站起身來，問：

「誰——誰喲？」

開開門，進來的便是大愚。

大愚一走進門來，不聲不響的便跑進房裏去，大愚嫂子跟在他後面，看他神情不定的樣子，心裏便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恐怖。她慌慌地問道：

「你，你——」

「唔。」

大愚的臉孔繃得緊緊的，沒說話，顯示着一種極度不安的狀態。等她再追問下去的時候，他却勉勉強強地裝着微笑，說道：

「沒什麼，沒什麼，只是跑了幾天，還是白跑，還是沒有門路…………」

接着，又沒來沒由的，湊近了小牛，在小牛的額角上親了親，逗笑着說：

「還是我們小牛乖，額角闊闊的，有福氣！」

大愚從來沒有這麼對待小牛過，今

天給爸爸這麼一來，却嚇得哇哇地哭起來了。於是，大愚嫂子用着懷疑而且畏懼的眼光瞧了大愚一眼，輕輕地罵道：

「作孽的，作孽的……」

聽見小牛的哭聲，隔壁床上的永福伯便又喊了起來：

「唉，又哭了，又哭了……小孩子要哭傷的，你們做做好事啊……」

大愚嫂子正想把永福伯受傷的事情告訴他的時候，大愚已經轉過去了。大愚嫂子跟在他的後面，一邊說着：

「是那天……齊大爺家的章星帶兵下鄉來，收什麼捐的……高六叔給捕起來，公公要趕上去排解，便，便給傷了，傷了……」

大愚若無其事地聽着，在永福伯的床前站了一回兒，沒言沒語的，皺着眉頭，便又轉到自己房裏來。大愚嫂子跟着，一邊還是說着：

「三天了，沒有下過床……還有，還有什麼團丁捐……還有什麼路捐，限定三天繳清，是城裏下鄉來的……」

沒等她說下去，大愚便匆匆的跨出門限，要走出門去。大愚嫂子急急的追了出來，一把抓着他的肐膊，哭着說：

「你，你，你……你，你，你……」

手裏的小牛哇哇的哭着，大愚嫂子還是沒命的抓着他，喊着：

「公公……你，你……公公，他又，他……」

裏面的永福伯在床上坐了起來，大聲叫道：

「大愚，大愚，你，你，你……」

趁大愚默了一回的時候，大愚嫂子連忙把小牛擲到他的懷裏去，一面便用雙手抓着，哭喊着：

「你，你，你，要是……你，你再，你……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我，我……」

大愚只是沒言沒語的站着，抱住了小牛，小牛大聲地哭着。大愚嫂子雙手抓住了大愚，用整個身子把他纏了住，沒命地叫喊着：

「你竟這樣狠心，你……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我……你又要出去，你難道，你難道就不要小牛……」

大愚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默默地抱着小牛走回房裏來，坐在床上，不說半句話。大愚嫂子便坐在門限上，連哭連罵道：

「你到底怎麼啦，你竟會……我真不明白，你竟會這樣狠心……」

隔壁的永福伯，喊着痛，又叫着大愚的名字，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

「大愚，你……你去幹什麼喲……你，你難道……」

說着又嘆着氣，又咳嗽着。這時候，大愚默默地坐着，又站起身來，踱了

幾步，又重重地嘆着氣。小牛的哭聲漸漸地低下去了。大愚嫂子却還是重覆地說着那幾句話，眼珠子恨恨地盯着大愚的繃得緊緊的臉。

默沉着。

大愚站着，默默地不說半句話。

突然，大愚把小牛向床裏一丟，搶步就跑向門外去，在小牛半天哭不出聲音來的時候，大愚嫂子死命地抓住大愚，又大聲地哭喊起來：

「你，你你，你…………」

可是，大愚却有力把她摔了開去，一股勁兒的衝出去了。等她再爬起身來，追出門去的時候，門外黑黑的，已經看不見他的影子。而在西邊那條「火車路」上，却冒着煙火——

轆轆轆轆轆轆………

一行長長的列車，雄赳赳的在那上面飛快的爬過去了。

五

當天晚上，大愚嫂子啼啼哭哭的坐了大半夜。聽着隔壁永福伯迷迷胡胡地喊着痛，叫罵着大愚，又漸漸地靜下去了，這才上了床，但還是閉不上眼唇兒。

「他，他竟會這麼狠心啊！」

她知道大愚這一次出去一定不是好路道，於是，她便會連想到自己的阿金，想到城門上用竹竿子串着的頭顱——她又輕輕地哭起來了。

第二天一早，張麻子便跑來報告，說是三里外的十里牌樓子雲家也被土匪搶了，當塲就捉起了三個。原來樓子雲預先知道風信，昨天下午便到城裏去請來二十個大兵，把守着前後門。果然，三更時分，便來了五個土匪，臉上塗着墨的………

「十里牌？」沒等他說完，她問道。

「還不是，」張麻子回答道：「離我們只三里路，眞是愈鬧愈利害了！」

「昨天晚上？」她又接着問。

「三更時分，大家還以爲不會來了。後來，先是兩個，門路很熟的，隱在大樟樹下面，偷偷的挨近後門去——」

「這兩個便給捉住了？」

「先是，」張麻子說：「在大樟樹拍的響了一下拍手聲，裏面便知道了。二十個兵，外面就有七個，一聽見拍手聲便趕過來。聽說，當時土匪還開過槍，但是，還是給捉住了兩個。其餘三個，一聽見槍聲便逃走了。」

「現在呢，那兩個土匪？」

「聽說，解進城裏去了，星夜便解去的。說不定，現在是，抓到土匪便殺頭，說不定已經把頭顱掛出來了………」

聽到這個消息，大愚嫂子的心裏便像冰窨一樣冷。昨天晚上，大愚匆匆的進門來一轉，便又匆匆的出門去了，難保不會去幹這一回事的。幾天來，差不多沒有一天在家過，問他在外面幹什麼，總是像對誰生氣似的，默默地不作聲，脾氣也極不好。而昨天晚上的那模樣，更使她對自己的推測加上有力的肯定。

「一定是的，」她想：「他一定是

的，這個狠心的！』

『我已約定了王老四，』張麻子說道：『今天我們要上城去打聽打聽，那兩個被捉住的是誰？有沒有給結果掉？永福伯呢，有沒有好了點？』

張麻子走了，她也便走到永福伯的床前來。永福伯問她大愚回家來沒有，眼前就是清明節了，人家該已經準備做「秧田」，下種子，剩下來的那幾個田邊田角荒在那裏太可惜，插上幾顆秧苗說不定也可以收進幾斗的。這時候，她很想把張麻子告訴她的消息告訴他，但總於把已經爬上喉嚨來的話咽了住。

到了下午，村子下頭的允文伯，也僱了五個人，連憑據田票一起都搬到城裏去過清明節了。村子裏便更加不寧靜起來，好像土匪立刻就要來到似的，連吃素唸佛的雲寡婦也打着包裹躲到城裏去。大愚嫂子瞞住了永福伯，急急的跑到王四嫂家去打聽消息。剛剛走到王四嫂家的屋背後，從窗子裏聽見張麻子低低的說話聲，她便不能地站在窗子下面，靠着牆，聽着。

是王四嫂的聲音：

『誰料得到大愚也會是的！』

這句話像針似的直刺了她一下，她的心狂跳起來，想立刻奔進門去問個明白；但是她略一遲疑後，終於默默地在外面聽下去。

『人一到沒辦法，什麼路也得走！』

『昨天星夜解到城裏，今天一早便被判了大刑，吃中飯時掛出來的……』

『你親眼見着過？』

『還不是，一排四個，東門口……』

『眞是——一個生命，還有一家子！』

『……………………』

她的脚發起抖來，再也站不住了。但她好像還不肯相信似的，心裏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怎麼才好。她靠在牆上，又打算轉到前面，走進門去問一個清楚。她走了幾步，但很快的便向後轉，很快的便跑回自己的家裏來。

到了家裏，看見床上的小牛正安安穩穩地睡着，小鼻子裏發出小小的鼾聲，她透了一回兒，好久好久才流下眼淚來。

『他，他竟會這麼狠心啊……』

喃喃地自語着，心裏冷冷的，很想哭，但又不敢哭出聲音來。

獃坐了一回，她又想到非去找張麻子打聽過明白不可。於是，發瘋似的，她又急急地向外面跑去。

剛出家門，迎面走來的却是收糧銀的老奎。他微笑着對大愚嫂子點了點頭，問道：

『大愚，他在家嗎？』

看她半天答不出話來，便又改換了口氣：

『那麼，永福伯總該在家吧？』

一臉刁滑的微笑，他知道窮人脾氣，曉得討賬或是收糧銀的來到，便會故意出去避一避的。所以，一邊說着，一邊便走進茅屋門口去。大愚嫂子沒奈何地又走了進來。老奎却已經大聲喊道：

『永福伯，去年「下忙」的糧銀該借給我了吧，還有今年的！』

大愚嫂子默默地不做聲，永福伯在

裏面咳嗽着，問道：

「又是收糧銀的？」

「是的，」老奎大聲說：「永福伯，明天便是清明節，省得我再跑腿夠！」

提起糧銀，永福伯心裏便冒起火來。在頭幾年，幾畝田地的糧銀只有兩元三，過一年便加上一塊半塊的，到前年，竟加到四塊多。後來，永福伯把糧票給「蒙館」裏的孫二先生看，說是本糧還沒到兩塊，其餘的都是雜七雜八的附捐。便在那時候，「火車路」做掉了僅有的幾畝田，但糧銀却還是按期要給的。沒有田地要給粮，永福伯便氣憤憤地說道：

「田地已經給「火車路」做掉了，還要解糧，天下豈有這等事……」

「永福伯，」老奎笑着說：「這倒不干我的事，我是上司的命令，我是公事公辦的。去年的糧還沒清，我老奎已經給你永福伯出過力氣，今年却不成了！」

永福伯坐起身來，還是氣憤地說下去：

「我不肯的，我……沒有田地要解糧，我活上六七十歲了……我不肯的，我要到縣裏說理去，天下豈有這等事情……」

老奎看見永福伯這付強硬樣子，便又改換口氣問道：

「大愚呢，大愚？」

「他，」永福伯咳嗽着說：「他還心高，他要到上海杭州去發洋財，不聽我的話，明天便是清明啦，還沒回家來，整天在外面找門路，年紀輕輕的要這樣不安分！」又回頭向大愚嫂子：「他對你說過沒有，他幾時回來？」

「他，他明天就回來過清明節的！」她回答着，很快的便低下頭來了。

六

清明節的早晨，永福伯沒起身便掛念着大愚，一次兩次的問道：

「大愚爲什麼還沒回家來呢？」

直到太陽爬到天中心，門前大樟樹的影子正正地蹲在樹脚下的時候，大愚還不見回家來。於是，永福伯便吩咐大愚嫂子道：

「是中午時分了，大愚也沒回來，這個沒出息的兒子，把家裏拋開手，年紀輕輕的要這樣不安分！清明節，人家都忙着下種子，自家却青也沒有見，像個什麼樣的家！你去討幾枝楊柳來，門上插點青。過節不像過節，這點道理總是不可少的……」

大愚嫂子把小牛放在床上，自己便跑出門外來。一走到門外，遠遠的看見青塘山上很多的小孩子們在吹着楊柳笛子，田間星散着下種子的農人。在溫和的太陽光下，好像前一兩天的恐怖情狀已經全給忘記了。她緩緩地走過去，橫過「火車路」，在田塍上碰見了張麻子和老四，露着腿，肩上背着鋤頭，本來輕輕地哼着「孟姜女」的，一瞧見大愚嫂子，跌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那麼面對面的呆了一回，大愚嫂子正想開口的時候，他們却已經大脚步的過去了。一刻兒，便又尖着聲音哼起「正月裏來」來。

大愚嫂子嘆了一口氣，頹然的坐在

田塍上。

等她再站起身來的時候，看見「火車路」上長長短短的來了一羣人，慢慢地走向村子去。田間正在下着種子的人們都站着瞧，有的便怨埋着說道：

「又是「難民」，又是「難民」，一個清明節，這年頭…………」

「自己快要做「難民」啦，又來了「難民」…………」

聽見是什麼「難民」，大愚嫂子便有着異樣的感覺。自己是做過「難民」的，見着「難民」便會想起過往的事情來。這時候，那一羣人已經走到村子裏了，有的便在自己門前那株大樟樹下的石塊上坐下來。於是，她便急急走回家去。

橫過「火車路」，趕上了一個落在人羣後面的孩子。那孩子回過臉來瞧了她一眼，一雙大而黑的眼珠子在她的腦膜上一閃，她的心立刻跳動了起來，那個孩子活像自己的阿金。她記得阿金的臉蛋兒圓圓的，但這個孩子却是瘦削得只剩一張黃皮包着骨頭了，而且，兩年了，算起來阿金已經有七八歲，個子該不會只有眼前這麼高。——當她這麼想着的時候，那孩子又回頭來瞧了她一眼。

「是的，一定，那雙大眼睛……」

她想叫住他，問他是不是阿金的時候，那孩子已經快快地奔到屋背後去了。她悻悻地走到家裏，永福伯見她空着手回來，問道：

「怎麼，討不着楊柳枝嗎？」

她默默地不說半句話，轉進房子裏去。這時候，小牛已經醒了，張大着嘴巴哇哇地哭着。她抱起了小牛，把乾癟的奶頭塞進小牛的嘴，止住了哭。坐了一刻，放下小牛，自己便又走出門來。靠在門邊上，瞧着大樟樹下幾個小「難民」，默默地出神。

一會兒，屋背後一個怪熟悉的聲音喊着：

「你們大家不要亂走，現在已經有一位先生，他答應領我們向「財主」去討米，大家不要亂走，我們靠着地方上活命，出門來要規規矩矩的……」

聽着這聲音，她呆了一回，立刻便發瘋似的奔了過去。在人羣裏，她抓住了那個說話的黑臉漢子，驚惶地說着：

「你，你，你……」

那漢子怔了怔，隨即一把捏住她的手。

「哦！你阿金的娘——」

半晌半晌說不出話來，大愚嫂子的眼睛往人羣裏尋找阿金，那漢子已經大聲叫着那個站得遠遠的孩子：

「阿金，來，你的媽，你的媽……」

那孩子遠遠地站着，睜着黑黑的大眼睛，畏縮地不敢走近來。她立刻跑了過去，抱住了孩子，連聲叫着：

「阿金，阿金……你，你不認識媽媽了嗎？」

漢子也跑了過去，牽着孩子的手，對他說道：

「叫聲媽，阿金！」

孩子睜大了眼睛，畏縮地瞧着她，又低下頭來，不肯開口。大愚嫂子抖着聲音，急急地叫着：

「阿金，阿金，你，你不認識媽媽了嗎？」

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子滴下來了。

（完）

原文献残缺